niannianwusheng
念念无声
槐序小木
/作品
哎 我问你 你会想我么
2006/07/25 22:16

作者说明

本书主体源自作者于 2007 年 2 月写下的一部长篇青春回忆。

那时，许多情绪尚未远去，许多场景仍清晰可辨。那些文字并非出于写作计划，而是在一段剧烈而漫长的痛苦中，为了确认自己曾经历过什么、也为了赶在记忆褪色以前，尽可能保留那段往事。文中大量日记、短信、场景与当时心绪，均基本保存于那份原稿之中。

直到 2026 年初春，旧稿被重新整理，那些曾经封存在文字里的细节，才再次显现出来。此次整理，并非为了抹去当年的情绪，也不是把过去改写成一个平静、完整的故事。作者只是在尽量保留原始叙述气息的基础上，对时间线、文字错漏和部分表达作必要梳理，使这份曾经浸泡在痛苦、追问与沉默中的旧稿，更适合以书的形式呈现。

故事发生在北京一所大学。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书中主要人物姓名、学校名称、专业班级及部分可识别信息，均已作必要的化名与模糊处理。如有人认出自己，请知悉本书出于善意，无意冒犯或打扰任何人的现实生活。

也正因如此，书中保留了大量当年的判断与猜测。

二十年后再看，作者只能确认一件事：那时的自己，看到的很有限。那些被她当作“不再喜欢”的沉默，那些被她读成“终于放弃”的转身，也许是另一个意思，也许不是，她至今没有答案。

书里写下的，是一个年轻人当时如何感受、如何理解、又如何误读。它是一个人的视角，不是事情的全貌。至于全貌是什么样子，作者也不知道。

也许，这世上很多关系，都不会再有机会知道全貌。

目　录

作者说明 1

目　录 3

第一部 你从远处走来 7

1.隐秘的序幕 8

2.单身情歌与奇怪的短信 14

3.迟钝的“局外人”与你好奇怪 19

4.磁滞回线的实验和我会想你的 28

5.护士、导演与“黄瓜看绿豆” 32

6.天佑会堂表演与那一杯单独的可乐 37

7.校运会的风和一场密谋的表白 45

8.礼物、谎言与转专业前的疲惫 52

9.考场的“刺猬”与转专业考试 58

10.北戴河的“河”，与九州的梦 65

第二部 你看见了我 69

11.西单与一场名为“慈悲”的残忍 70

12.北戴河的石头与那条“像我”的鱼 75

13.白色夹克少年和毛主席像下 81

14.SD106 的酸奶，与五月八号的判决 85

15.脆弱的防线，与那些莫名的排比句 90

16.病痛的判决，与沉重的佛像 98

17.擦身而过的漫长，与对你的依恋 104

18.淋一场大雨与九教外的告白 113

19.喜讯、药单，与逃离的决心 122

20.月光下的跨频对谈与双标的甜 126

21.球场中央的晕眩与关于结婚的讨论 136

22.你用力的拥抱和耳畔的呼唤 142

23.明湖的泪水与“拒绝放弃”的告白 157

第三部　我们几乎拥有过彼此 167

24.你教我叠五角星，与三食堂的默契 168

25.月光下打牌与那份莫名的醋意 175

26.C 语言考试，与孙玮的霸道温柔 181

27.清晨的监督，与微积分背后的自尊 191

28.操场的星空与那场治愈的红霞 198

29.守护：从结防所到 309 医院 203

30.山上的“旅行”与那句一语成谶 212

31.错落的军训名单与那个未竟的拥抱 221

32.迷彩色的“搜索游戏” 230

33.戛然而止的军训与七月七日的深情 234

34.食指交错与“雨停了”的温柔 238

35.西站的那个转身，我曾去追过你 243

第四部 错过之后 254

36.郭旭朗的告白与我接不住的温柔 255

37.断联的真空期与自卑疯涨 261

38.痛苦的泪水与破碎的重逢 274

39.思西与思东：你在西，我在东 281

40.一封你此生大概不会看到的信 293

41.梦里集市：思念是我无法横渡的河 296

42.2006 年 12 月 30 日，西直门的初雪 305
43.借书的余温，与梦里那句“救救他” 312
44.后海的残荷与单车后的你 319
45.为自己出征，与最后的目送 326
第五部 回声 332
46.梦里，迟到的“我愿意” 333
47.时间长河里的刻舟求剑 336
48.无人知晓的麦田 341
49.关于你的日记，我终于停笔 344
番外一 如果那封信送到了 348
番外二 如果我们曾经拥有日常 357
附录： 362

第一部 你从远处走来

1.隐秘的序幕

2007 年二月，寒假，苏州。

苏州是个多雨的城市，可偏偏今天是晴天。我躲在阁楼里，看稀疏的阳光像碎金一样落在案头上。檐下几只鸟扑腾着，带起一阵细碎的喧嚣。楼下偶尔飘过几句吴侬软语，似有若无，反倒衬得阁楼里静得出奇。

我转过头，望向窗外那一点几乎捉不住的绿意。你好像就站在我身边，指尖触着同样的光，眼睛看着同一片风景。

只有隔着这样遥远的城市，躲进这一方安静的阁楼，我才敢承认：我喜欢着你。

也许这一切只是幻觉，但我不想忘记。写下这个故事，是此刻我唯一拥有的自由。

＊ ＊ ＊

2006 年三月，大一下学期。北京。

转专业考试的压力像一座山压着。那时我英语和微积分的成

绩刚够转专业的分数线，算是拿到了一张入场券。京大大一女生住东校区，很多课在主校区，我每天在两个校区之间机械地往返，路上大概十几分钟。

就在我为前途孤军奋战的时候，电力 5 班的关承磊闯进了我的生活。

他总骑着自行车，在下课点精准地出现在教学楼下，提议载我回东区。我一开始只觉得，他只是顺路或者想多了解莲莲。他们是老乡，我也是通过莲莲认识他的。我找理由推辞，他总能恰巧出现。

那时的我，恋爱大脑是一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根本接收不到空气里任何暧昧的震动。我心安理得地坐他后座，风声在耳边刮过，滔滔不绝讲着莲莲和校园的趣事。我以为我们谈论的是友情，却完全没意识到，他想的根本不是这回事。

出事是在三月的一个星期五。

那晚天气极差，北京特有的狂风卷着黄沙，空气里全是干燥的土腥味。他突然问我：“一个人应不应该遵守诺言？”

我回答得很理性：“应该尽力做到。但很多时候人们总许下

一些以后很难实现、或者不想再实现的诺言，最终成了自己的负担。”

我不懂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宿舍楼门口，他停下车。声音被风沙吹得有些支离破碎，他叫住我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上你了。”

那一瞬间，血液像是噌地冲到了头顶。虽然也收到过情书，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耳听到“我喜欢你”这四个字。它没有带来任何甜蜜，只有震惊。我很清楚：我不会喜欢他。

为了给这份表白一点起码的尊重，我没有立刻逃走。

我们在狂风里继续走着，沙砾直往脖子里钻。他开始诉说从小吃过的苦，噩梦般的高中，无奈的旧情，那些沉重得像枷锁一样的诺言。他咳得很厉害，那是他肺部的老毛病。我承认，那一刻我心里是有触动的，但不是爱情，而是因为我看见了另一个在苦难里挣扎的人。我很明确地告诉他：我不会喜欢他，永远不会。不是因为他的过去，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我就是知道，我对他没有那种感情。

他说大三还要再追我。我对着漫天黄沙苦笑：“请不要许诺。

我不需要你履行，也不希望你背着这个负担。”

那之后归于一种诡异的平静。他每晚发来一条哲理短信，试图隔空传递关怀。我一条也没回，继续投身于那些枯燥的公式里。我不知道，这场沙尘暴只是个序幕。

***

三月到四月之间，我活成了一个隐形人。

转专业的关键期，每天起得极早，深夜才回宿舍，整个人像长在了自习室里。一个人在那儿熬着的滋味不好受，想象着别人在逛街、在宿舍聊天，而我只能对着冷冰冰的桌面。开始，宿舍里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班里有意向的只有刘弈，但我跟他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他成绩极好。加上接触极少，那种独自努力的滋味，真的有点凄凉。

有一天十点多回宿舍，莲莲一见我就说：“灵枫，吓我一跳，你全脸刷着一层水泥灰。”

靖哥打趣地说：“你这灰头土脸的模样，别说，简直就是刚从工地收工。”

我嘟着嘴：“没办法，每天起早贪黑，能不一脸灰嘛。”拿镜子照了照，确实惨不忍睹。

李彦茗没抬头：“行了，别在那儿'呜呜'地自我感动了。也就是转个专业，真把自己当苦情戏女主角了？”

我没有理会她。心想，你其实也可以不说话的。

***

当年的京大，每天六点多就得挣扎起床去占座。抢不到前排，《微积分》《大学物理》《电路》这种硬课，只要一走神，整个人就掉进了断层里，再也找不回来。

微积分已经够让人头大了，谁能想到《电路》居然还要用微积分来解电流的波动问题。那些电感和电容，在我眼里就像是一个个拒绝沟通的小迷宫，我只能在复杂的网路里横冲直撞，怎么也绕不出出口。

那时候我忙于准备转专业，生活委员王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一直帮我占座。他看我每天早出晚归，总默契地给我留个位置。我上课极困，掐大腿、撑眼皮都没用，经常在公式面前就睡倒过去了。我叮嘱他一定要叫醒我，叫不醒就用笔戳，但他有时

也没办法——我睡得太死，他根本叫不醒。

2.单身情歌与奇怪的短信

我和孙玮的故事，大概就是在这段昏暗的日子里，隐约开始的。

追忆过往，我才依稀想起，在班级和学校的各种选举里，我曾不止一次默默填上那个名字。那时你明明只是个和我毫无交集的同学。

记忆里还藏着一个遥远的、模糊却发着光的初印象。

那时听说你要参加校文艺委员的选拔，我和靖哥便偷偷溜去了现场。我躲在人群里，从背后看你。

你开口唱《单身情歌》，嗓音穿透整个教室。我们班这个男生，不只长得好，原来唱歌也这么好听。心里有欣赏，有羡慕，还有一声细细的叹息。那一刻，你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人。

靖哥得意地说：“这小孩真优秀，也是我们甘肃的。”靖哥之所以为靖哥，就是因为她说话时永远把自己当大人，其他人都是小孩。

“他，是甘肃的？”

“甘肃兰州的。”

兰州。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赶去占自习室。

＊ ＊ ＊

有一次《微积分》课我迟到了，只能猫着腰从后门溜进去。王策帮我占的位置早被人填满，放眼望去，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从后往前一路搜寻，视线最后落在你旁边，那儿竟然有个空位。

天人交战了三秒，我屏住呼吸蹭过去，小声问：“我……可以坐这里吗？”

你没说话，只是轻轻把书往里挪了挪，给我留出了位置。

你周身自带一种清冷的结界，那方圆半米内的空气好像都比别处低几度。那种把阶梯教室坐成自己书屋的气场，确实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因为坐得太靠后，黑板上的字在我眼里是一团模糊的像素。我正眯着眼歪着头盲猜题目，你却突然低声开口：“你能抄到题吗？我看不太清。”

我愣了一下。你也看不清？那你天天坐后排干什么？

也许是某种鬼使神差，我神秘兮兮地使出了绝技，把手握成空心的拳头凑在眼前，当单筒望远镜用。透过那道细缝，模糊的字迹竟然真的聚了焦。

你看着我这副古灵精怪的样子，轻笑了一下。我得意地小声显摆："这是我的独门秘籍。其实……我也看不清。"

随后的半节课，你把书往我这边推了推，指着一道难题问我怎么做。我心里哭了，你看我像会做的人吗？

但折服于你那种不容拒绝的沉静气场，我就是甘愿当起了你的小长工。绞尽脑汁做了半天，最后还得压低嗓门给你讲解。如今回想，我当时大概已经有一点点不自知的偏心了。否则，怎么会在你那种沉静的气场里，忙得心甘情愿。

还有一个很早的场景，我后来想起来时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那天微积分课间，我要回宿舍取东西，小跑着经过教室。你靠在椅背上，周围坐满了同学，大家有说有笑。不知为何，我一眼就看见了你，其他人居然都失焦了。当我路过，你的目光穿过那片喧嚣落在我身上，开口只说了一句："我等你。"那本是一

句再寻常不过的话，可你的表情竟那样严肃认真。

就这三个字。那一瞬间，周围的声音好像远了。

我充满疑惑地看了你一眼，不敢多想，匆匆走了。

＊ ＊ ＊

还有一次，微积分课前，走廊里人挤人，你正站在我前面。我的声音越过你，大声叫着王策：“王策！给我留个位置！”

你突然回头，眉头微皱，用手堵住耳朵：“这么大声，吵死了。”

我抿着嘴低下头。被你这样嫌弃，竟让我失落得说不出话来。坐定之后还在反复想，小声问：“王策，我声音真的很大吗？”

不久后的一天，我上完微积分回宿舍，手机里躺着一条你发来的短信：

兄弟们不是我盖的，今天天气很好，是我刚听天气预报上说的……

发送时间，正好是第一节微积分下课。

我笑了笑，没有回复你。你真怪。

3.迟钝的“局外人”与你好奇怪

有一天，靖哥回宿舍，进门就嚷嚷着说我要“犯桃花”了。我正忙着翻书，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你瞎说什么呀。”

宿舍里的姐妹们都围了过来，非要我猜是谁。我一头雾水，试探着问：“是我们班的吗？”

靖哥坏笑着点头，任凭我胡乱猜了好几个名字，她都摇头。

李彦茗接话：“看来你读书把脑袋读傻了。不过你们还挺般配的。靖哥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没准儿灵枫心里正清高着呢。”

我没有理会她，问靖哥：“谁啊，我真猜不出来。”

靖哥神秘兮兮地笑我：“必须等你自己猜出来，否则没戏。”

我虽然茫然不知，也没当一回事。过了两天，莲莲却忍不住先问我：“你真的猜不出来吗？”

我无奈地回她：“听你语气，好像全班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似的。”

莲莲笑着说：“差不多就是这样。唯独你这个当事人置身事

外。”

我感觉好荒谬。但你们又神秘又不说，我日常和任何男生都没什么交集。算了，不损失脑细胞在这上面了。

万万没想到，是原君。这是什么乌龙剧情，我都要被气笑了。人可以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就直接喜欢上另一个人吗？我默默用双手接住了自己的下巴，未免也太随意了吧。

面对原君突如其来的喜欢，我感到无奈和不解。他根本不了解我，他喜欢我什么呀。我暗自心想，最好他一直不要让我知道，我就可以一直置之不理。

＊ ＊ ＊

那天我学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推门回宿舍，凌翠萍刚走，屋子里还残留着她们聊天的余温，和一种说不清楚的兴奋感。

李彦茗坐在床沿，语气散漫，像在随口点评天气：“哎，你们说孙玮是不是真的陷进去了？今天在自习室，正写着题呢，他突然像丢了魂似的念叨了一句：‘翠萍啊，这学习要是能像你的名字一样一马平川就好了。’啧啧，那语气，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靖哥凑过来：“你别说，咱们这个甘肃小孩眼光不错。”

莲莲一边洗脸一边搭腔：“孙玮那种性格，喜欢的要么是凌翠萍这种明艳的，要么就是彦茗你这种的。你天天跟他同进同出，你说呢。”

李彦茗低头摆弄着手里的东西：“他眼光挑剔得很。能入他眼的女生，哪肯定是既漂亮又拔尖的。他在自习室跟我聊起那些女生，语气还是很暧昧的。依我看，他八成早就有情况了，只是没带到大家面前来罢了。”

她看我不搭话，问：“灵枫，你觉得呢？你也是咱们院的，你说说他们般配吗？”

我困得眼皮打架：“我一个局外人，对孙玮和凌翠萍都不熟。要我看，才子佳人，确实挺般配的。”

莲莲感叹道：“才子佳人，说不定真有发展。”

“不行了，我好困，先不参与八卦了哈，晚安。”

我闭上眼睛，不再参与。

早睡早起身体好，八卦再精彩，也不能耽误我睡觉。

* * *

读书毕竟不是读小说，哪有那么容易。那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早出晚归，连平时的专业课都有些耽搁。学习上的事情越堆越多，我渐感力不从心。

我经常去咨询师兄师姐们，了解转专业考试的信息、考试范围。转专业考不上怎么办，这个问题在心里反复横跳。一会儿担心，一会儿赌气想换个系算了。但那不过是口头的抱怨，心里其实很明确：我就是要换这个专业。那种为了一个目标全力以赴的感觉，其实很好。

在这些焦灼里，还要想办法处理关承磊喜欢的事。

莲莲告诉我“灵枫，你知道关承磊一直在怨恨我，总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我吗？好像全是我的错似的，说是我夹在你和他之间，他要追你应该争取和我成为朋友的才对啊。”

莲莲的压迫感也传给了我。唯一庆幸的是和他不是一个班，不用天天见面。

莲莲还是对我说：“灵枫，如果你真的对关承磊有意思，请一定要自由地去做你想要做的。不用顾及我。”

我对她说：“和你没关系。他不知道我是真心对他没有那种感情，而且我很肯定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他的。他要把障碍说成是你，我觉得是他的错。”

＊ ＊ ＊

春天一到，感情的事就像影子一样甩不掉。连一起上 C 语言课的通信系同学包辰希，也发邮件到我新浪邮箱说喜欢我，喜欢我的阳光、天真和活泼开朗。

大家表白都这么随意，可是你们了解这个人吗？

我很佩服大家的勇气，能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直接表白。不过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任何一份真心。即便是短暂的、不切实际的喜欢，我也从那些追求者身上，悄悄学着爱的勇气。

只是相较于他们，那时的我才是那个更不会面对感情的人。

我如苦行僧般每天从早学到晚，根本没时间去理会这一团乱麻般的感情。可这些事情还是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怎么突然之间，身边的人都开始谈起“喜欢”了？

父母入学前叮嘱过我不要谈恋爱，虽然我很不认可这种管束，

但我的大脑确实没有给爱情留过任何空间，只要我不承认，爱情就永远不会真正到来。

＊ ＊ ＊

一个人闷头准备转专业，在忙乱与盲目中跌撞，那种一个人埋头往前走的日子，裹着很深的寂寞。我日常活动就是对着自习室窗外的树枝发呆。北方的天空很高很远，淡得像一张空白的纸，我望着飘零在树枝上那片冬天时还没掉落的梧桐叶，感觉那就是我。

有时会想起新余那家肯德基楼下的麻辣店，热气升腾，人声拥挤。和高中同学挤在一起吃串的傍晚，总带着一种模糊的安稳感。那种模糊的安稳感，成了我在北京这座过于宏大的城市里，一小块熟悉的慰藉。

日子慢慢往前，我们交集不多。我只知道班里有你这么一个同学，长得好看，个子很高，冷酷里带点可爱的温柔，整日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寂静的自习室里对着晦涩的公式走神，脑海中竟没由头地浮现出你的样子。在那层冷峻的结界里，我仿

佛看到有无数细碎而轻盈的黑色飞羽，正无声地围绕在你身边。我对着虚空轻声念叨：“你啊，还真是一个暗黑王子。”

这是我偷偷给你取的外号，除了我无人知晓。

＊ ＊ ＊

有次从主区回东区，刚上完《欧洲文化之旅》，收到你的短信：

同志们，谁在东区，有 A4 的纸没有啊？

你发的信息都好奇怪。我回你：“我不在东区呢，你可以到复印室那里买到。”

你问：“复印室在哪儿？”

“我可能解释不太清楚，你找下应该就知道了。”

虽然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莫名地有点担心你找不到。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回东区的步子。

等赶到东区，收到你的短信：“我已经找到了，谢谢。”

我竟有些失落，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其实我马上就要回

来了。”

按完发送键，我愣在那里。我为什么非要特意向你解释一下呢？

回到宿舍，见李彦茗在，才知道你要 A4 纸是开卷考试用的。

李彦茗是你的好朋友。她性子骄傲敏感，平日里对我也常有些尖锐，我不想无谓争执，因此对你们这些“王子公主”，一向敬而远之。

我脱口而出：“孙玮好像没有 A4 纸。”

话刚出口，心里就觉得不对。你有没有 A4 纸，我凭什么会知道。也许只是恰好问到我了吧，我平时遇到问题也是逮到谁都问的。

“他好像在东区呢。”我像个蹩脚的演员，努力维持着那道名为“陌生人”的防线。“如果你有 A4 纸，给他送点去吧，没有的话我这里还有。”

李彦茗说：“刘弈好像也没有 A4 纸，正好要去自习室，说不定孙玮也会在那里的，就一起带过去吧。”

刘弈、你，还有李彦茗，在我眼里都是和我绝缘的王子与公主。

原来李彦茗也不知道，难道这条信息真的是单独发给我的？

我对自己说：只是巧合，只是巧合。

4.磁滞回线的实验和我会想你的

那是一次物理实验。

我背着书包在实验楼里找做磁滞回线的地方，一进门，就撞见了你。那一刻你看见了我，一向酷酷的、不苟言笑的你，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藏不住笑意，我甚至想这不会是幻觉吧。你大概察觉到我看见你了，飞快地转过身背对着我。

我站在门口顿了一下。都是同班同学见面都不打个招呼嘛。我那天专门去看名单，只是为了偷偷确定你真的和我一个实验，名单上，我们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

我们班一起做这个实验的还有小强和王吉松。先站在一起听老师讲原理和过程，再回座位做实验。实验的过程极其艰难，示波器上的图像怎么也调不出来，我向你张望寻求帮助，你却一副嫌弃的样子，把我“赶”了回来。

你的实验预习报告都没有写。好懒啊你，那时你总给我一种懒懒的、对什么都不太上心的印象。可结果，我这个到处求援的人反而最先调出了图像。

我没有走，心里总觉得并不想那么早离开。磨蹭着帮小强看，帮王吉松看，最后就剩下我们电力的几个。那天我似乎在等什么。作业成山，复习迫切，可我收拾书包的速度却慢得可疑。直到你们被老师批评完、签了字，我才先一步下楼。

走出实验室，日光暗淡，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

一个人走着时，那些繁杂的琐事便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塞上 MP3 的耳机，试图短暂地逃离现实。

就在二楼拐角，我瞥见你也缓缓走下楼，目光好像一直追着我。我停下脚步，等了你一会儿。

你开口说：“听王策说你最近过得很不开心。今天看你做实验，好像不是。”

我自嘲地笑笑：“人多的地方，我起码会表现得开心点。”

小强和王吉松随后赶到，对话就此中断。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就抢先说了：“我去三食堂吃饭，你们是不是去一食堂，再见了。”

说完，转身往三食堂走。

在门口道别时，你冲我笑了一下。我没读懂那个表情。

走到三食堂的路上，手机震动。

你要转专业吧，你转走后我会很想你的，真的。

这是第一个认真和我告别的人吗？我心里一动。我回道：“不管我转没转走，我都会想你的，真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回。当时大概是想说，我会想全班所有同学的，你当然也在其中。明明可以说“大家以后常联系”，也可以说“我会想大家的”。可那一刻，我偏偏用了和你一样的句式。

发完以后，我自己也愣住了。

紧接着又来一条：

王策说你最近很不开心，今天看你做实验，好像很开心，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想太多。

就是最后那句话。我心里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慰，这么多人里，好像只有你看见了我。

人前的我像向日葵，吵吵闹闹，迎着光长；可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像含羞草，风一吹，叶子就合上了。

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我惊奇地看了你发来的这几个字很久。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你和身边其他同学都不一样。我心想，要是你是我的朋友就好了。更多的，我根本没敢想。

5.护士、导演与“黄瓜看绿豆”

变数出现在全班的思修课戏剧表演作业上。天天看着书江为了剧本忙得脚不沾地，我也不觉得我会在这件事里有什么贡献。后来听说交给了文艺委员孙玮来筹划。

稿子定下来，却通知我说，我有一个护士的角色。我诧异地以为肯定搞错了。虽然担心影响转专业复习，自己也没有任何表演基础，但也许会很好玩，在离开电力前，为班级做点事情吧。

晚上拿到稿子，确实有两个护士。

李泠说她也演护士，我说：“你演台词多的，我演少的哈。”

她说：“你真粗心，台词多的那个是你，已经定了。”

我再次疑惑：“怎么会，我不会演戏啊。”

“你仔细看，”那个护士的称呼写的是“刘护士”。看来不是我说了算的，人已经定好了。

看着“刘护士”那么多台词，我感叹，这演员选得也太不靠谱了。

早上八点的北京还带着一丝丝凉意。我们赶到操场门口，男生们已经在外面等了，我看到你正对着匆匆赶来的我们笑。你站在原君和小强中间，穿着黑条白外套，站在那里不说话，依然很有存在感。你刚剃过头不久，我不禁暗想，学校理发师的手艺果然一如既往地不怎么样。

毕竟第一次演戏还有点莫名的兴奋。我们围在一起商量每个角色怎么表演，讨论累了坐在草地上，我和金晓还有你坐在一起。

这个好笑的剧本竟是你写的。我问你："剧本挺有趣呢，但我不明白你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你侧过头看我："你真的看不懂？"

我语塞了。心想自己的剧本不被人理解，肯定不好受。我试探着问："是说反腐败的吗？"

你说："要怎么看都可以，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

说完就起身走了。

我想，这和没有主题有什么区别啊。

＊ ＊ ＊

第二天排练，我才意识到自己演的是女主角。可是我总是表演不太到位，本来演技就是很有限的嘛。书江过来耐心地和我讲解，我这才意识到她是话剧团的，表演天赋极好。放着这样现成的人选不用，让我来演，太诡异了。

我萌生退意，对你推荐到："李书江很会演，而且是话剧团的，你怎么能忘了她呢？正好，你让她演我这个角色吧。"

你没有回答，只是用沉默的态度告诉我，这个决定毋庸置疑。

书江赶紧圆场："我自己事情太多，真的没时间演。"

书江总是情商在线，你当然也知道她的水平。现在想想，这份坚持多少有点"以权谋私、夹带私货"的嫌疑。

第二天还是在操场上，风很大。

你开始展现导演才华，帮吴昊纠正语气，帮大家设计动作。你本身就很擅长演戏，我看得出来。

最搞笑的是，你竟然亲自示范，教我怎么"撒娇"。那副扭扭捏捏撒娇的样子，俨然你才是那个夺人心魄的美女，真是既好笑又妩媚。我的撒娇嘛，那就有点吓人了，猛汉柔情。

我笑着说：“你这么有天赋，你来演院长得了。”

你推辞说你是导演，不能演。

演戏其实很有趣。我的南方口音太不准了，那句“王八看绿豆”，我每次都说成“黄瓜看绿豆”，把大家笑得直不起腰。后来你提起这个梗，还在笑话我。

操场上的风沙刮过脸颊，大家笑作一团，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些沉重的转专业压力、那些孤独的自习室夜晚，似乎都离我很远。

夜晚我们去东区一栋练习。练得差不多了，大家聊起转专业，我问大一转和大二转有什么区别，还有奖学金的事。看来转专业我心意已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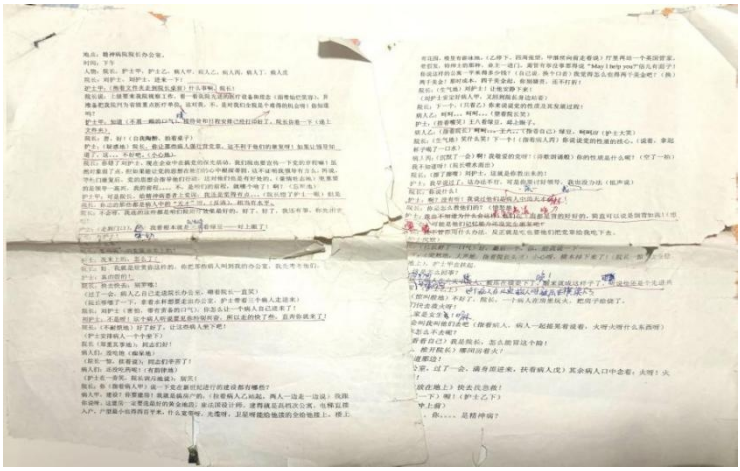
＊ ＊ ＊

很久之后，我无意间听李泠提起，大家问你为什么要选我演那个女护士，这对谁而言都很难理解。

你说：“我们班女生本来就少，拿得出去的就这么一个。”

你可真是很会无差别地得罪女生们啊！

但那一刻，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了某种被确定的存在感。原来，你有注意到我。



（20 年前你写的剧本）

6.天佑会堂表演与那一杯单独的可乐

表演前一天要去走场，我还是第一次真正知道表演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九点在主区操场排练。我依然兴奋又紧张，一遍一遍排也不觉得累，只是担心自己演不好。

我需要穿白色衣服演护士，自己没有，前一天晚上向莲莲借了一件。

排练时，你对我说："你表演的衣服要给我看一下合不合适，外套拉链能拉下来点吗？"

我站在你面前，忽然有些不自在，低着头，抿着嘴，只把拉链稍稍往下拉了一点。

莲莲走过来说："这样哪看得见？"

算了，我红着脸，抱着"豁出去"的心态，把里面的白色衣服给你看了。

你笑着看我："哪里像女护士，倒像个女领导。"

我哭笑不得。大家说衣服有点大，又顺势拿莲莲的身材开了几句玩笑。

休息时，你和李泠还有大家坐在操场的长凳上，听到你们在商量表演的一等奖是多少钱，说我们的戏很好。大家开始讨论怎么花这笔钱。我站在旁边，小声嘀咕了一句：“得到奖就可以了，我演得不好。”

声音很小，但我感觉你似乎听到了，那一刻大概有点打击你的积极性。

中午，赶去排练时在天佑会堂居然遇见了你，便顺道问你一句台词的语气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我和书江讨论了好久都没定论。

你却觉得怎么都可以。

我们走的是天佑会堂楼道后面一条幽静的小路，平时几乎没有人走，绕过路障和梯子，我们靠得很近，并肩而行。如此近距离和你单独走在这幽静狭窄的路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而在这之前，我们更像陌生人。

＊ ＊ ＊

中午大家决定回东区吃饭，女生们有说有笑地走着，有自行车的男生都骑车走了。

到马路拐角时，你骑车过来停在旁边，说：“反正有座位，能带就带过去了。”

书江推了我一把：“灵枫，去坐吧，你长得那么瘦。”我脸上一热，哪里肯一个人甩下大家坐上你的后座，

便说：“谢谢。不用了，我们正聊着呢，一起走有伴。”

你没有再说什么，骑上车走了。

后来想起，却会觉得奇怪：你明明说“能带就带”，可那一刻，你其实根本没有等其他女同学回答。

＊ ＊ ＊

第二天正式表演。

我问了你好几次：“要是我忘了台词怎么办？”，“要是紧张怎么办？”

你拿我没辙，认真地看着我，安慰道：“你真的紧张吗？没关系的。”

表演时，后台那个家伙一直不给我拿胸麦，直到快要上台了，他才把麦克风递过来，冷冷地说：“你自己戴。”我手忙脚乱地戴好，几乎是冲上了台。

好在一切顺利，只是小强那句关键台词，因为麦克风质量太差，没有传出声音。我们全班都为这个打抱不平。

演完后，我把道具文件夹还给你，穿上外套走出天佑会堂。

我们几个参演的都在外面聊着表演，大家怎么说都是很乐观的，说着金晓、原君他们演得有趣的地方，气氛很好。你从后面赶上来，走在我左边。我心里还因为没有达到演出效果而有点失落，剧本是你写的，你应该才是最难过的那个。

你突然对我说：“刚才那个人不给你戴麦克，当时我真想和他打一架。”

我有些惊讶，演出刚结束，大家还在讨论整出戏的效果，可你一开口，说的却是我戴麦克这件小事。其实也没有严重到要打架啦。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便说：“你真的很不错，居然能自己写剧本，而且剧本真的很好笑。”

然后，我们一起聊着天走到了三食堂。

四人一桌打好饭，男生说邀请大家喝可乐庆祝一下。

你买好了可乐，却只端了一杯，绕了个弯，稳稳地放在我面前。

我很诧异你的古怪行为，你打完这杯可乐，就什么都不理会地坐回了人群里。我偷偷往你那边看了一眼，你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和大家谈笑。

周围很热闹，大家说笑、吃饭、讨论表演。那杯可乐安静地放在我面前，气泡一点点浮上来。

＊ ＊ ＊

还有一个下午。

上完《欧洲文化之旅》，我一个人走在校园里，去送金晓的实验报告给杨卓。我一路从明湖到红果园宾馆，等了很久没等到杨卓。看来只能回东校区的路上见了，就向世纪钟方向走去。

细细的阳光从梧桐叶间落下来，在地面上晃动。草坪边的喷泉溅起细小的水珠，一颗一颗亮着光。我沿着石板路慢慢走，一

会儿抬头看光，一会儿低头去看路边的花。路过一丛不知名的植物时，会下意识停下研究一会。耳机里放着歌，世界变得很轻盈。学习和情绪的重量暂时被隔在外面，只剩下这一小段可以不用赶路的时间。

怎么解决关承磊的感情问题似乎没有头绪。那时我才隐约明白，被喜欢并不总是轻盈的事，甚至让我觉得紧张。

正信步走着，你突然在我右边刹车。

“去东区？”

我点了点头。

你说：“我刚起床”，你总是那么能睡，课堂上也经常看你趴着睡觉。然后你又补充道：“我也去东区上自习，很远就看见你了。”

“很远？”我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你。

我走的那条路弯弯绕绕，哪里看得到“很远”。我怀疑你跟踪我，但我没有证据。

不管什么时候骑车，你都是推着车和我一起走。我们似乎永

远不赶时间。

阳光细碎地落在我们身上，风也很温柔。

路上遇到杨卓，我把报告递过去，交代了几句。你静静站在一旁耐心等着，可明明你可以先走，却没有走。

等我们说完，你继续讲你高中时做化学实验的趣事，语气松弛得像在和一个老朋友聊天，好像那是我本来就应该知道的事情。

日常的你，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我从来不会“自讨没趣”的主动找你搭话。

我听着你讲那些事，心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

像是坐在一条安静的河边，看水流过去。

到了去东区的那条窄巷，里面堵得一个人都难钻进去。不到五十米的巷道，我们待了二十分钟才脱困。

风吹过来，我觉得我的头发一定乱透了，我不自觉地在意起来。

我先出来，在外面等你。你说让我先走，我还是等着，其实也就几分钟。到了小卖部，你说要去买本子，我们才分开。

回去后我拉上莲莲去理发店。理完出来，莲莲说：“我刚看见孙玮骑车回主校区了。”

我心里闪过一个疑问：难道你刚才来东区，真的只是顺路吗？可如果只是顺路，为什么我一走，你也很快回去了？

又一次，我不解。孙玮，你真的好奇怪啊。

7.校运会的风和一场密谋的表白

日子很快就到了运动会，转专业考试的日子也迫在眉睫。我还是报了几个项目。

我是学校权益部的，要负责协助标枪和铁饼比赛。这个权益部，简直是学校凑数社团之最。

社团招新那天，天气很好，我和金晓绕过人山人海的热门摊位，发现这个门庭冷落的摊位。社长推荐说：“我们社团平时没什么事，一点不忙。”我和金晓都觉得找到了梦中情团，毫不犹豫就报名了。报完才发现，就我们两个成员。

报对了。

社长很懒，几乎不开会，也不布置工作。偶尔为了开会而开会，他就坐在桌子上，和我们这两只小虾米侃侃而谈。这竟成了加入这个社团的额外惊喜。

＊ ＊ ＊

那天我穿了一件黄绿条纹的细针织毛线衣和牛仔裤，活力满满地去帮忙了。

早上收到你的短信：

我有事，可能会很晚才到，你可能开始见不到我了。

我很莫名，见不见面，为什么要特意和我说？难道按理说，我应该第一时间见到你？

我回你：“没关系，我也有事。”

九点，我和金晓在照看铁饼和标枪。

关承磊不知怎么出现在我们这边的赛区，硬说太危险了要替我。我好说歹说才说服他，可他非要替我保管书包，他朋友蒋乔竹还在一边帮腔。你们别闹了好不好。再争下去太累了，我只好放下书包，自己去赛场插旗。

他还专门买了两瓶绿茶，我真是斗不过他，只好傻气直冒地提着沉甸甸的绿茶站在风里，导致我什么也做不了，看金晓忙前忙后。那种感觉很别扭。

终于结束了，我要回书包，死也不让他送，对不起了。

我们跑到主赛场，班里的 4×100 米还没开始。球门那儿堆满了衣服和书包，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书包，你分明已经到了。

我不禁吐槽：什么见不到啊，你比我来得还早。

凑过去看跑步，没想到旁边就是你。你好像也察觉到我在旁边，看了会儿，避嫌般就走开了。发短信时像是熟人，现在又理都不理，连个招呼都不打的，你真是个怪人。

轮到我们的 4×100 米，我们简直是健步如飞。

接棒后，我觉得自己把阻挡前进的风都撕裂开了，从来没有跑那么快过。跑完那四百米，抬头看见你正在终点照顾我这一棒。

我看见你对我笑得很开心，说：“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我乖乖地点了点头。我们居然是小组第一。

关承磊跑过来说：“我在对面看见你跑了，真快！”

我很开心地说：“是嘛，我也觉得刚才我跑得很快呢。”

那天全班真的很开心、很团结。绑腿跑时，你站在中间指挥。我看着你忙前忙后，忽然觉得，你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陌生了。

凌翠萍时不时来帮我们班加油，那段时间，大家私下都觉得你和她有发展。我也难免跟着起哄，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我暗自也觉得你和她很般配，便赶紧拉着她过来给你加油。

我好心地替你考虑：你应该也很希望看到她给你加油吧。

可真把她带到你那里以后，我却没有留下来，很快又转身去给班里其他项目加油了。加油声真是淹没了一切，但我们还是总分第二，不过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班上从来没有那么团结过。

跳大绳的时候，你本来站在我前面，莲莲挤过来站到了我们中间。我看着你跳绳的样子，一下跳得老高，有点笨拙的认真，看起来挺好笑的。我忍不住觉得你有点傻傻的，但又有点可爱。不过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总踩绳子。

那天阳光温暖，天很蓝，风也温柔。大家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我第一次感受到集体的温馨。

莲莲对班长王吉松说：“运动会后全班一起去玩吧。”他很快应允了。

当我满心期待去领奖品，却被告知玩具娃娃发完了。我在领奖处徘徊了好久不愿离开，连选粉色还是绿色都想好了，结果成了泡影。王策陪我去找负责人，还是一样的结果。那种失落感，竟然盖过了得奖的喜悦。

午饭时间，原君、修远和李泠在打篮球。你明明很爱打篮球，

却只是安静地在旁边看着，没有参与。

我和王策路过，李泠叫我等她一起走。我让王策先走，然后我看见了你的书包，就顺手把我的书包也放在旁边。

李泠总是很有男孩气质，她提议和男生比赛投篮，我也被扯进去了，结果男生投的没有她好呢，不过我显然没有运动细胞，一个没进。

中午大家簇拥着一起去三食堂。说是原君请客，男生基本都是原君宿舍的，我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了。

食堂选座位，我想把书包放在你对面，李泠说那里她要坐，我把书包留在那就好，把我硬推向原君那边。我内心很抗拒，但也无力改变局势，我说要用自己的饭卡，她抢过去说是男生请的。

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大家都在那忙活着，我真想找个人来帮我可是没有啊，只能傻傻的等他们来安排我。

你坐在不远处的斜对面，可以看到我，我也可以看到你。在这场布局里，只有你疏离地看着这一切，没有参与其中。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很小的希望：要是你能把我从这里带走就好了。

我坐在原君对面，只能低头把脸埋在碗里，什么也吃不下。那种众目睽睽下的“被安排”，让我近乎窒息。

不知是怎么的，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这边。我不经意地抬头，正撞见你的目光。

我再次不解。

你的表情怎么会那么复杂，我说不清那里面是什么，也许是担忧，也许是无奈，也许只是我自己的错觉。

最后我剩了很多饭，端着盘子走到你那里取书包。你看了看我没吃完的饭，对我轻轻笑了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然后，你站起来陪我一起去放餐盘。

后来很久，李泠才告诉我，她终于明白那天你为什么吃着饭还要摇头叹气、无故苦笑。原来那场密谋里，难受的人不只我一个。

你虽然近在咫尺，可你能够做什么呢。

回去路上，我委屈地问李泠：“你为什么要帮原君，你怎么可以这样。”

她理所当然地说：“全班都知道原君的心思，大家当然要帮他。”

原来这是一场早就心照不宣的安排。站在她的位置，她也许确实没有别的选择。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无辜，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只有我在那场被推动的局里，不知所措。

8.礼物、谎言与转专业前的疲惫

班级里我真正说得上话的朋友不多，王策算一个。我们经常一起自习、上课、吃饭。

那天我和王策刚吃完晚饭，走在路上，我手里还端着没喝完的可乐，一路有说有笑的聊着一些趣事。

迎面遇见你。作为同班同学，我还是疏离又礼貌地冲你点了个头。擦肩而过时，你突然“哎”了一声叫住我们。

我们回过头。你定定站在那儿，问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是……今天是开班会吗？”

王策说是。我们便转身继续走，继续聊刚才的话题。

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

＊ ＊ ＊

第二天，我和王策在图书馆自习，备考物理期中。手机震动，是你发来的短信。

运动会上没领到奖品很扫兴，我想还是用班费买三个玩具，

我这儿正好也有一个大的，可以给你。

我愣了一下。买奖品这种事，不是应该和生活委员王策商量吗？

我顺口问王策：“孙玮说他自己有一个大娃娃，是真的吗？”

王策说：“是，挺大的。听说本来是给同学买的，后来没送成，就一直放着。”

原来是本要送给别人的礼物。我回你：“那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东西，你自己留着吧，没有奖品也没关系的。”

你很快回复：“一点都不重要。”

我盯着这几个字，没有再回。

＊ ＊ ＊

期中考临近，思修课也快结课了。我总是坐在你后面，和莲莲说笑，或者问允鹏转专业复习到哪里了。你总是戴着耳机睡觉。我说话声音那么大，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有一天回宿舍，李彦茗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今天文艺部那几个女生又来找孙玮了。个个都很漂亮。他最近

跟她们走得挺近的，说不定最后会喜欢上她们中的某一个。”

她转过头看我：“灵枫，你觉得呢？”

我垂下眼帘：“你问我，我哪里知道。他那样帅气优秀，身边有漂亮女生，不是很正常吗？”

“也是。”她轻笑一声。

莲莲在旁边搭话：“我猜他最后肯定要找个惊艳全场的大美女。”

靖哥撇撇嘴：“那可不一定。彦茗，你成天跟他腻在一起，说不定人家心里的人就是你呢。”

我低着头收拾桌面，没有说话。反正，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

＊ ＊ ＊

不久后的某天，宿舍熄灯，只有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李彦茗带着一种哭后的沙哑，在黑暗里开口：

“……我今天跟崔岳表白了。他说他一直把我当哥们儿。呵，真够讽刺的。”

靖哥：“啊？崔岳拒绝你了？”

李彦茗：“没事，我想开了。反倒是孙玮安慰了我好久。他那个人，平时冷冰冰的，安慰起人来倒真是一套一套的。他还说：‘别哭，你一哭，搞得我都没心思看书了。”

莲莲：“孙玮居然会说这种话？看不出来啊。”

靖哥：“是啊，没想到他还这么会安慰人，这小孩对你真是很特别啊。”

李彦茗：“有他陪着我，失恋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他对我真的挺好的。”

我躺在黑暗里，默默听着。只觉得你和她果然很好。

＊ ＊ ＊

那段时间，《大学物理》《微积分》和转专业考试全挤在一起，我忙得团团转，几乎所有时间都耗在复习上。

大家似乎都知道我要走了，对我格外照顾。李泠有一天对我说：“你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吗？原君、关承磊和王策都跑来找我，

说你最近太累了，让我替他们好好照顾你。”

那段时间，我是真的有些怕这种被称作‘幸福’的东西。

怕别人喜欢我，怕自己回应不了。我只是想安安静静考完试、转完专业，可那些突如其来的感情，总像一根根线，从四面八方缠过来。

我诧异地问：“王策也这么说？他没别的意思吧？”

李泠说：“哪会呢，他就是纯粹关心你。”

我笑着说：“我就知道！谁说大学里男女生没有纯友谊啊。”

说得很开心，是真心话。

那一刻，我是真的松了一口气。

李泠却突然低下声音：“他们都要我来照顾你，却没有人来照顾我。其实，我现在也很需要别人照顾啊。”

我停下来，认真看了她一眼。

那一刻才意识到，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撑不住的时候。莲莲、靖哥、李泠，她们都有。只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埋头往前冲，

忘了回头看一看。

好在五一假期快到了。等转专业考试结束，我们就可以一起好好玩了。

我很想念和莲莲一起在操场散步的时光。最近每次邀我，我都说没时间。她总是考我北方话，“什么是‘磕碜’？什么是‘埋汰’？”看我答不上来，就大声笑话我。

靖哥也是。我怀念她爬到我床上彻夜长谈的那些夜晚。靖哥总是酷酷的，日常很喜欢纠正我的普通话，总喜欢考我：“小枫，跟我念‘胡斐’，‘灰化肥会发黑，黑化肥会发挥’。”看我念不出来就笑得前仰后合。

还记得她第一次见到我时，睁大眼睛说：“这就是南方的女孩啊，皮肤好白好细腻啊。”

我愣了一下。那好像是我第一次被人这样夸。

我也想说：这就是北方女孩啊，说话真的很有趣。

9.考场的“刺猬”与转专业考试

运动会上说好的聚会，终于有了着落，考完微积分那天晚上，我们相约去“绿草青青”桌游甜品店。

傍晚我在主区，去三食堂时正好遇见关承磊。他骑着自行车，顺路，就一起去食堂吃了饭。感觉我们两个快要处成兄弟了，我不管他追我这件事，他也不在乎我拒绝被追这件事情，咱们各论各的。

他还是每天都要给我发一条名人名言或者大学生必知哲理，我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他从哪儿弄来的，只能由着他。只要他能无痛失恋，我也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等我赶到考场，《微积分》快要开始了。

李书江大声叫住我：“刚才和你一起吃饭的是谁啊？”

我差点晕倒，你也八卦？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大概在别人眼里，那个男生明显喜欢我，而我毫不避讳地和他一起吃饭，就成了“男女朋友”。可我早就表明过心意了，现在不过是在协助他好好失恋而已。

我说：“我同学，顺路吃个饭，没什么，你别瞎想。”

李书江对我挤眉弄眼：“是不是那个啊……”我知道她在问是不是关承磊。

我瞥见李彦茗正用一种说不清楚的目光盯着我，审视，又有点复杂。在那样的场合被大声起哄，就像是在众目睽睽下被贴上了某种标签，简直跳进黄河也说不清。

算了.....解释不清就不解释了，反正你们都不会信我，误会就误会吧，反正我也无所谓。

我真是迟到大王啊，等我到教室，教室里几乎没有空位了。

我其实很早就看见你旁边有个空位，可你平日里总带着一点拒人于外的冷淡，即便是同班同学，我也实在不敢贸然坐过去，只能下意识的掠过你那里，硬着头皮往后找别的座位。本想坐最后那个空位，一落座才发现椅子是坏的，只能硬着头皮回到你身边。

这可真不是男女主住酒店最后一间房间的戏码，天知道，《微积分》的课从来座无虚席，多坏掉一把椅子，来晚了都可能站着听课。

而你身边这个靠走廊的位置，我无法想象你是用怎样的气场守住的。我想来来往往觊觎这个座位的人肯定不少。

你低着头，周身散发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肃杀气场，真像个大大的刺猬，仿佛在空气里无声地写着：请勿靠近。

我小心翼翼走到你那里，低声问：“我……可不可以……坐这里？”

你没有任何反应，我站在那里短暂的犹豫着，再环顾了一下，偌大的阶梯教室真的几乎座无虚席。我也只能坐了下去，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当时要是我最后没有坐过去，你会不会用眼神再杀死我一遍。

考题很难。我时不时侧头瞄你，边考边想：“可怕的微积分啊，简直天书啊也太难了。”但你始终很镇定，总是一副表情——没有任何表情。

考完，我们去了“绿草青青”。

路上李书江问我白天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当时和孙玮、原君在一起吃饭，看见你了，大声叫你，你竟然什么都没听到，

只顾着和关承磊说说笑笑。”

她们还对原君开玩笑：“难怪她不要你，人家才是一对呢，一起吃饭，怎么叫都听不见。”

你们这是要杀人诛心啊，我只能对李书江说：“怎么可以在考试前说这些呢，被别人听到了多不好。”

但我知道，原君对我的那点心思应该已经缓和地结束了。真羡慕他能这么快无痛失恋。

可不知为什么，我那一刻真正介意的，并不是别人怎么误会我和关承磊。我心里真正担心是：“孙玮也在那张饭桌上，你听到了这些，会怎么想？”

今天考场里你突然冷若冰霜，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奇怪的是，一旦这样去想，之前那些让我想不明白的地方，竟忽然一一对上了。连你今天的反常，似乎都有了合理解释。

不对，不对。刘灵枫，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啊。

不过，就算不是亲眼见到，你大概也能从李彦茗那里听到不

少。这时，我才开始担心，那些关于关承磊的话传到你耳朵里，估计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这个误会，我没有办法再解释了。

到了“绿草青青”，我环顾四周，却没看见你，心里竟闪过一丝失落。直到我们女生十一点准备回宿舍，你才刚进来。我们擦肩而过，谁都没有开口打招呼，那一瞬间的空气比考场还要凝固。

我很诧异。

怎么又变成了陌生同学了？

＊ ＊ ＊

第二天我回东区，你从我身后走出来，说正好看见我了。

又这么正好。

你问：“昨天你们玩什么了？”

我说：“玩一只青蛙跳下水，扑通！两只青蛙跳下水，扑通扑通！说错了要唱歌。”

我们两个都被这股傻气逗笑了。昨天考场里那层冰，就这么化了。

我问：“你昨晚为什么没来？”

你说：“我去人大的一个同学那儿了。”

那么晚了还去走亲访友。哼。

＊ ＊ ＊

转专业考试那天很快就到了。

中午我按时起床，看了下表，还有二十分钟，就慢悠悠收拾了一会儿。可是女生的“一会儿”从来不是真实的时间，等我再看表，只剩十分钟了。

路上还要跑十多分钟，一路跑一路暗叹：“迟到大王啊，今天这种考试你也能迟到啊。”

我一路狂奔，但是龟速。后悔体能没有早点练起来。赶到考场时大家都已经在动笔了。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汗水浸透了衣服，不停地喘着气。那天，北京的春天闷热得反常，教室里弥漫着旧试卷的气味和压抑的呼吸声，像是盛夏提前降临。

缓了一会儿，开始答题。我会做的都做了，有四个大题没把握，但尽力了也就知足了。

走出考场，我惬意地伸了个懒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对着那些枯燥的数学书了，连空气里的微尘都变得轻盈了。

10.北戴河的“河”，与九州的梦

有天我和莲莲聊起朋友，说到王策，她问：“你真的相信王策对你只是普通朋友？他所做的一切……”

我气愤地打断她：“不许你这样怀疑我的朋友。怎么可以把什么都说成那种关系，太浅薄了。”

我们没有说下去。莲莲对我直摇头，我嘟着嘴叫她不要多想。

关于王策，我一直没有正面写过他。

后来，在西单那个下午，关承磊问了我同样的问题，那时我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

可偏偏对王策，我没办法用那种干净利落的方式处理。其他人的心意摆在明处，而他只是安静地在我身边，做着他能做的事。对王策，我始终有一份愧疚。

＊ ＊ ＊

转专业考完，日子一下子轻快了起来。五一假期就要到了。

有天白晓盈来找我，我不在宿舍，后来遇到她，她说：“左

峰要我通知你，五月八号去中心报告厅开会。”

我随口问：“是关于什么的会？”

她漫不经心地答：“好像是开学体检的事，说是有个指标有点小问题。不过都过去这么久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我听完，也没往心里去。

＊ ＊ ＊

有一天，我正百无聊赖地听《管理心理学》的课，手里捧着《九州》消遣。收到你的短信，问我在做什么。

我如实说：“在上课，但在看《九州》。课程很无聊。”

我心里悄悄猜测，你是不是也觉得无聊，才找我这个“书虫”打发时间。

你回道：“《九州》很好看，不知道你喜欢哪种？如果是美女英雄类的，我推荐你看《缥缈录》和《美人如玉剑如虹》。”

原来你也看《九州》，我只是客套地回了一句：“好，有空一定去看。”

接着你又发来一条：“我要去北戴河了，有什么想让我带给你的吗？”

你为我带东西？我不理解，只能礼貌地拒绝：“应该没什么需要的，谢谢你啦。”

那一刻，我贫瘠的地理知识闹了个小小的笑话。

家里人一向告诫我出门在外少提地理，说我会丢人的。我当时想的竟然是：孙玮竟然要专程去看一条河。

回到宿舍，我忍不住问金晓：“晓，你知道北戴河吗？”

金晓一脸诧异：“那是很知名的景点啊，虽然叫'河'，其实是海。”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片海。

李彦茗抬起头插了一句：“北戴河是海吗？我一直也以为是河。好像孙玮也要去那？我要他给我带点东西回来。”

关于你的事，她总是这么了解。

我愣了一下，没有接话。

＊ ＊ ＊

五一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安排。王策的姐姐结婚，我们都盼着他带喜糖回来，后来他真的带了个超级巨无霸喜糖。

那时，靖哥总爱神神叨叨地给人“算命”。她说我五月不宜远行，否则会遭逢一场“红心劫”，我笑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在一片嘈杂里，我忽然想起自己一直渴望的那种海边石头。姨妈在深圳，每次带回来的都是海边售卖的贝壳，从不带石头。

我想，既然你要去，顺便托你带几块应该不难。

我捏着手机，心绪忐忑。于我，你是很远的人，我自然不愿麻烦你。

我反复斟酌措辞，终于发出了那条信息：“原来北戴河是海呀。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带几块海边的石头？”

发完，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第二部 你看见了我

11.西单与一场名为“慈悲”的残忍

关承磊说他有快过期的西单图书大厦购书券，希望我帮忙一起用。我本能地抗拒，因为上次和他一起吃饭已经造成误会，我不想再和他走太近，便客气而疏离地拒绝了，让他找别人。

我知道这样的冷漠会让他难受。可我也隐约知道，如果我给了他一点希望，事情只会更糟。

他退而求其次，只求五一长假里换取我一天的陪伴。

我审视着自己冰冷的措辞，竟也生出一丝不忍。

我求助莲莲，她无奈地笑我：“你以为关承磊不了解你吗？他对你是真心的，是真的陷进去了。他每次见我都带着恨意，甚至发信息控诉是我毁了他一生的幸福。你说，你要我怎么办？”

我苦涩地说：“莲莲，你我都很清楚，我绝不会喜欢上他，再拖下去对他真的不好，可我下不了手，那些话太残忍了。”

莲莲叹了口气：“这是你自己的事。我想你还是陪他一天吧，一天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注定要那么痛苦，也挺可怜的。”

好吧。我答应了。

我特意把五一第一天给了他，像完成一项必须尽快处理的任务。

我没有让关承磊来接我，约好九点在西单图书大厦门口。

九点零一分，他气喘吁吁地冲到我面前，胸口剧烈起伏着。他局促地解释：“下楼才发现公交站拆了，怕你等急，跑了两站地过来，总算没迟到。”

我想起他曾说肺部动过手术，极易受损。交谈间才知道，他为了赴这一日的约，推掉了全家人去郊区出游的计划。

我低声说：“你可以事先和我商量的，没必要这样……”

他苦涩地摇头：“怎么可以呢？是我求你。我是在被动的，我有理由说不吗？”

我心痛了一下。我多希望自己能在那一刻喜欢上他，终结这份无谓的消耗。可理智很清楚，我连“喜欢”的可能性都从未有过。

每说出一句伤人的话，我自己也不好受。那些因我而起的亏

欠，我只能默默独自消化。我从不是慈悲泛滥，只是不愿站在高处去决定别人的情绪。

我们在书城消磨了一整天，讨论各自喜欢的书，看起来像极了很好的朋友。中午我坚持 AA 制，因为我和他之间不会有“我们”，更没有所谓的“以后”。

闲聊间，他始终不愿绕开那个话题。

他说本来想等大三更优秀了再追我，可他等不了，因为我身边的“危险”太多。

我问：“你是说……”

他说：“原君，还有王策。”

我说：“你怎么知道原君的？原君倒没什么，听说他现在喜欢别人了。至于王策，你不能乱说，他只是我的好朋友。”

我甚至补了一句：“大家都说大学男女没有纯友谊，可我和王策就是证明了那是错的。”

关承磊看着我：“原君是我老乡，他聊到你时我就感觉到了。王策，你真的相信他对你只是友谊吗？”

我愣住。为什么关承磊、李泠、莲莲，他们给出的结论竟如此一致？

我屏住呼吸，在心底祈祷：千万不要是真的。

那种“最好的朋友突然爱上你”的戏码，简直带有一种精神上的背叛感。如果这份基石竟然也是爱情的假象，那简直像船行至湖心，却突然失去平衡。

有些人，想到与他牵手都会下意识抗拒；有些人，仅仅是看他一眼，就会不由自主地想离他近一点，再近一点。

我曾惶恐地向各方讨教出路，李泠提议：“或许收他做个弟弟，也许是个办法。”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喜欢你的男生怎会接受这种拒绝的借口。

我试探着对关承磊说：“要不，你做我的弟弟得了？”

他低着头没有说话，沉默如死寂。再抬头时，我撞见了一双通红的眼，他声音沙哑而决绝：“不可能。”

那一刻我意识到，温水煮青蛙只会让他陷得更深。我下定决心，这次要说清楚。

我不断重复着“我永远不可能喜欢你”“我们不合适”。我已不忍回想具体内容，那些话一遍遍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残忍。我不敢看他，也知道每一句都在伤人。

他红着眼眶，微微垂首，任由泪水无声地坠落。那一刻，我恨不得连同那个残忍的自己也一并杀掉。

我说对不起，只要他不放弃，我便会一直这样决绝地推开他。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的心意，不会喜欢，就是不会喜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说奶奶一定等他很久了。我问他该如何交代这一日的去向，

他说：“我会告诉她，我去追女朋友了。”

我满心无力。

12.北戴河的石头与那条“像我”的鱼

五一的日程被我排得满满当当。处理完关于关承磊的那些沉重情绪后，我把自己投进了节日的忙碌里。我和老乡叶长青约好下午去北海，中午陪着莲莲忙前忙后了一阵，便匆匆出了门。

收到你的短信：“在干嘛呢？”

我反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回道：“五月四号左右。我回来后，可以去找你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可我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我只好赶在关机前回复：“当然可以呀。”

＊ ＊ ＊

北海边，微风拂柳，我与长青并肩坐在长凳上。听着久违的乡音，心里也慢慢安静下来。

假期步入尾声，转专业笔试的消息终于尘埃落定。我通过了，刘弈也是，只等着面试了。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 ＊ ＊

你后来发信息，说带回了贝壳：“这应该就是大海的石头了吧。”

我忍俊不禁，却又有些小小的失落。你和姨妈一样，没能读懂我对石头的执着。我回了句：“也许吧。”

那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喜欢石头。大概是觉得，相对于瞬息万变的人类，它近乎永恒。

五一假期的尾声，我们如约见面了。

晚自习后，你发来信息。我们漫步绕着东区走，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条路会成为我们未来走过次数最多的轨迹，只觉得那一圈路好短。

那晚，我们并肩走着，明明谈不上熟悉，却又不像陌生。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只是一直没有这样好好说过话。

我们在二栋后的长凳坐下，教学楼的灯影在树丛间影影绰绰。

你讲起北戴河的见闻，拿出了买来的贝壳。我对流水线上的旅游纪念品其实并不在意，却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希望得到你俯身亲手捡的东西。

你说其中一个贝壳是给李彦茗的。

然后你拿出了一个毛绒玩具鱼，递给我，说：“运动会你没得到奖品，我看你那么喜欢，就买来送你了，这条鱼很像你呢。”

那条鱼脸很长，我笑着调侃：“明明长得像你才对！”

你指着鱼身上黄绿相间的条纹，说这颜色和我运动会那天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我低头一看，还真是。

也不知道你怎么寻得这样一条小鱼。我们都笑了。我把它抱在怀里，没有拒绝，说了谢谢。

接着，你从裤兜里摸索了很久，掏出一把细碎的石头和残缺的贝壳。你有些惋惜地说，本来捡到了一块极圆润的石头，却被你爸爸当成玻璃碎片扔了。你像个孩子一样展示那些石头，我笑着听你讲述捡到它们的经过。

我很喜欢你为我捡的石头，因为是你亲手捡的。

这些石头，后来陪我走过了本科、硕士、甚至博士，随我南下广州。十几年里，我一直留着它们，直到去年一次搬家，意外

散失。

那一刻，我心疼了好久。你留给我的东西本来就少。

那天晚上你讲了很多很多，恨不能将你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的发展史都讲给我听。从你奶奶和爷爷讲起，讲到家族的来历，讲到家族与皇室的渊源，家人多么疼爱你，更讲到了你那位爱唠叨却也爱流泪的妈妈。

那些家族故事，我如今只记得大概，却还记得你说起妈妈时的样子。嘴上是“又烦又爱”的埋怨，神情却明显柔和下来。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平日里冷冷的你，还有这样孩子气的一面。

你说脖子上戴着一个很古老的传家玉石佛头，是不能见光的，说佛有点灵。说起信仰，我说自己小时候常和外婆去教堂听故事，虽然我也不算真的信。

昏暗的树影下，我轻声问：“那我可以摸一下吗？”

你竟然很自然地答应了。

我们站得极近，伸手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已经靠得这么近了。指尖触碰到玉石的那一秒，我感受到了你的体

温。那种微温的触感顺着指尖传遍全身，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我却不敢动，也不敢看你。

夜太深了，离别在即。你托我把那只贝壳转交给李彦茗。

我下意识推辞，我和她一直合不来，由我转交实在尴尬。我说：“既然是送给她的，你自己去把贝壳给她吧。”

你给了一个“没空”的理由。我有点犹豫，但终究心软应下了。

我们在宿舍楼前挥手作别。我紧紧抱着那条鱼，轻声说了谢谢。

目送你走远后，我开始发愁，要是室友看见我怀里多了个玩偶，准得审贼似地盘问个没完。还好它塞进书包正好。

李彦茗回寝后，我把那只大一点的贝壳递给她，支支吾吾地说：“那个……刚才碰巧遇见孙玮了，他顺路托我把这个带给你。”

她接过去看了一眼，皱起眉头：“这什么东西，这么难看。”说完随手扔到了一边，满脸嫌恶。

我看着那枚贝壳落在床上，心里替它疼了一下，小声说：“我

也有一只，没你的大也没你的好看，你要是真不喜欢，我跟你换？”

她没有理我，我也就没再理会。

我低下头翻书，心里腹诽：孙玮，这就是你不亲自送的后果。

等她不注意，我悄悄把自己那枚贝壳拿出来，放在书架上。

真漂亮。

那条鱼，我藏进了衣柜最里面。

知道我见你之后，得出了一个怎样荒唐得让我想叹气的结论么？我在日记里面写道：我终于明白了，孙玮一直对我怪怪的，都是因为他想把我当作好朋友。

一条鱼，一把石头，一个很长很长的夜晚，我都能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归进“友谊”里。

这样，世界就安全了。

13.白色夹克少年和毛主席像下

思修课划了考试重点，你后来发信息来：“能把你的思修书借我看看重点吗？”

我答应了，说明天下午在主校区，到时候给你。

可答应以后，一团疑云挥之不去，你怎么会问我借呢？刘弈和你一起上课，放着这个同宿舍学霸不借，偏要跨越校区来找我？

这太反常了。反常到连我这种迟钝大师，都无法再用“友谊”来强行解释。

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像闪电劈开了我荒芜的大脑：难道，你……喜欢我？

我第一次把这个可能性和你联系在一起，竟不是在你送我礼物的时候，也不是在某个瞬间，而是你借思修书的时候。

那天下午起了沙尘，天空很昏黄。

我们说好在世纪钟那里见面。其实那天正好是五月八号，我要去开那个体检的会，但我全然未将它放在心上。

后来，那里成了我很常去的地方。很多个清晨和傍晚，我都曾坐在那里想你。

那天等了你一会儿，收到你发来的信息：“我已经到了。”

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见你穿着白色夹克，从世纪钟后面缓缓走来，推着自行车。那一瞬间，我有点恍惚，你站得很随意，对我淡淡的笑着，在一片昏黄里，那件白色夹克显得格外醒目。

你说你是皇族后裔，我深信不疑。

现在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那幅画面：

一个穿粉色小马夹的女孩，低着头，手里抱着书，一步步走向你。你推着自行车站在不远处，看着她。我看见那女孩走到你面前才敢抬起脸，把书交给你，她对你轻轻地笑了一下。

有点腼腆，眼睛却是亮的。

她那时还不知道，这一幕后来竟会记那么多年。

你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东区。

我说不能和你走。

你眼睛里似乎有一瞬的失落。你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着问：“有事？”

我抿着嘴点了点头，没有和你解释。你骑上车走了。

我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一个人失落的走在路上，走过明湖。

你曾说你很喜欢槐花和茉莉。我沿着湖边走，去找你说的槐树。看见一棵很高大的树，牌子上写着“槐树”，我抚着它站了一会儿。细细的白色花朵落了满地，安静平实，确实有它的可爱之处。后来，我也常去看这棵槐树，一个人依在树旁，想着心事。

你说你也很喜欢茉莉，很安静，很高洁。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看过茉莉。

后来我去 SD106 上自习，给你发信息说：“我本来想要你今天领我去看槐花的。”

你回复：“我以为你不愿和我走。原来你是想看槐花，为什么不说？你在哪？我去找你。”

“我在上自习。”

“你不想说就算了，反正我也要回来吃饭的。”

我告诉你：“我在 SD106。”

你说：“你等着我。”

“嗯，我等你。”

14.SD106 的酸奶，与五月八号的判决

你很快就到了，真的很快。

我看见你从 SD106 门口走进来，一步一步朝我这边走。那几秒钟忽然显得特别长。你挨着我坐下，摊开《微积分》，指着一道题问我。那是宿舍姐妹们讨论了许久都未有定论的难题。但那一刻，我其实什么都看不进去了。

我转过头，撞见你趴在桌上看我。

不是偷看，是那种坦然的、毫不掩饰的凝视，你似乎下定某种决心，你好像不打算再像从前那样遮掩了。

我在你眼中读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坦然、炽热，几乎让我无处可逃。我慌忙垂下眼睫，心跳乱了半拍。等我再抬起头，你已经坐正了，若无其事地翻着书页。

“孙玮也许喜欢我”这个念头出现之后，一切开始失控。

我一直觉得你是离我很远的人。即便是在最荒诞的小说里，我也从不敢为自己编排这样一个男主来喜欢我。但现实比小说更疯狂。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将冷峻与温柔揉在同一个人身上。

你像一颗引力巨大的星球，而我似一条静静流淌的河。你一靠近，整条河都开始颤抖。我要如何处理这份突如其来的、足以毁灭我世界秩序的关系？

你察觉到了我的异样，轻声问：“你是怎么了，看上去不对劲。”

我愣了一下，甚至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可我又要怎么回答？难道要告诉你：因为我今天意识到你喜欢我了，所以无法自处？更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对你的感觉似乎不一样，这份变化已把我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我摇了摇头。

你无声无息地走进我的世界。等我终于意识到你可能喜欢我时，我的大脑已经彻底过载了。

我只是盯着《微积分》，脑子里一个字都没有进去。

你说出去一下，我点头。你回来时拿了几盒磁带，还有两瓶酸奶，说你爱喝酸奶，说给我买的。

我自己取下吸管准备插好，你却很自然地把你已经插好的那

瓶递到我手里。

我接住的一瞬间，心底轻轻震颤。只是这样一个微小、亲昵，又仿佛理所当然的小动作，却悄无声息跨过了我们之间的某一道边界。

你的目光始终落在我身上，认真得让我无法躲藏。我偶尔鼓起勇气回望过去，撞上的依旧是那坦荡又深邃的专注，只能仓促地低下头避开。

明明才刚刚靠近，可那一刻，我却错觉我们已经相识很久。你今天除了望着我，什么也没做。我翻涌的血液让我也无法假装在自习。我低声提议："我们出去走走吧。"

绕过思东楼，我随口聊起儿时"放火烧山、飞檐走壁、淘气爬树"的趣事。

你突然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那，我们一起去爬树，怎么样？"

我被这荒唐的念头逗乐了，笑话你："现在长大了，都变得很淑女了，哪里还能爬。"

你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地爬。”

你居然是认真的。怎么会有这样古怪又可爱的想法？平时那个冷峻的你，在这一刻傻得像个孩子。

望着明湖旁那些高大的槐树，我惊叹道：“原来这些也都是槐树呀。”我顺手把没喝完的牛奶递给你：“帮我拿一下，我戴下眼镜。”

我仰起头，看着那些细密的槐花在风里飘。

你说你们那里有很多槐树，花还可以吃。后来我从靖哥那里也得知，甘肃确实有很多，槐花可以吃，榆钱也可以吃。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大为震惊。那也是我第一次对你长大的地方有了一点具体的想象。

我们去三食堂吃晚饭，我没吃完。你就在我身边，我满脑子却还是你。

你说我不对劲，我没有回答。

出食堂时，你轻声说：“今天骑车去东校区时，我想了很多。”

我没有追问，你也没有继续往下说。

我仰头望向那片昏黄的天空，喃喃道：“这样的天气，注定是用来回忆的，让人想到很久很久以前。”

我说我要去开关于体检的会，你也该去上课了。路上我们并肩走着，你脱下那件白色夹克，随手拎在手里。

趁你不注意，我偷偷看你。我觉得你怎么穿都好看。不是刻意打扮出来的好看，只是很随意地走在我身边，连拎着外套的样子都让我心神不宁。

你大概以为，我今天的不安，是因为那个关于体检的会。其实我压根没有在意过那个会。

偏偏在这一天，我把书给了你。

偏偏在这一天，我后知后觉地看见了你。

也偏偏在这一天，我迎来了生命中的变数。

可命运为什么不能慢一点，哪怕只给我们两个留下一天普通的日常？

15.脆弱的防线，与那些莫名的排比句

我毫无准备地走进中心报告厅。

PPT 上那个陌生的词——肺结核。

我坐在三百多人的教室里，忽然觉得空气变得很重。侧过头小声问旁边的人：“是不是……我们得了肺结核？”

医生讲了很多，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我们签了单子，说要接受进一步检查，抽血，吃药，我们只是高危人群。

讲座结束得很快。

回到宿舍，室友们还没回来。我一个人躲在床上，对未来和感情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恐惧。

我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你送给我的那条鱼，抱在怀里。然后拿起手机，给你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你我可能会生病，要做进一步检查。

发完信息，我并没有再期待你会回复我。我难过的想：趁一切都没有开始，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你问我是不是今天就是因为这个那么地担心，担心以后没有人会理我了，你回复说：“不用担心，就算别人都不理你，我依然会理你的。”

我不可置信你的回答，孙玮，你怎么又这样。我们明明才认识没多久，但你一句一句，都不在我的预期里。

我知道你在上课，我知道不该打扰你。但那天我真的茫然和无助。那一刻，我第一个想到的人，竟不是父母，不是室友。

是你。

之后几天我们没有见面，我想，你从我世界消失不见再正常不过了，再见了“陌生同学”。

后来我和李泠一起走，我小心翼翼的提到，你也曾给过我一点点关心，不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说：“我们不会再联系了。因为我可能会得肺结核，我也告诉孙玮了，我和他本来就不是很熟，也只是普通同学的关心，所以没有什么的。”

李泠说：“你还是去和孙玮解释一下吧。”

我给自己打了 N 个问号，我不懂为什么要解释，以什么立场去开口解释？

＊ ＊ ＊

过了几天，你上晚自习时发信息叫我出来。

你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是开学时检查 PPD 呈强阳性，你问了很多，我却答不上来，那些医学术语我自己都没搞清楚。

你说：“你也该多关心一下自己。”

不知怎的，我心头一酸。这段时间的惶恐和担忧似乎找到了出口。是我不关心自己吗？我像受了委屈一样说：“我不要你管。”

话说出口的那一秒，我明显感到你受伤了。我看见你侧过头去，下颌绷紧，极力在克制。

待你回过头，语气恢复平静，甚至有些温柔：“看你现在什么都不懂，怎么能行。我不管，就没有人管了。”

如果没有你，我本可以一个人默默熬过这一切。

可你偏偏来了。我震惊于你不只是来安慰两句，而是真的想插手，想把我从那团混乱里拎出来。

我既想向你的关心靠过去，又害怕失去自己唯一坚硬的外壳，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连怎么独自撑着都忘记了，那该怎么办？

你的关心已经超过了我能理解的范围，我的心也负荷不了这份重量。我说：“每次和你说话，我都要动脑筋，一点都不轻松。”

你像是被我这句话难住了，你愣了一下，然后突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被问懵了。等我反应过来你在干什么，已经晚了。

你说：“这个你也要想？那我问你，我叫什么名字？”

这下我倒答得很快：“孙玮。”

你忍不住笑了。

你说了很多，说会陪我一起度过，明天还会来找我。

后来你也曾这样调侃我：“娃是好娃，就是脑子笨了点！”

那时我大概真的很笨。

回到宿舍，手机震动：“我就是要缠着你，等你病好了我就不缠着你了。”

我回复："我怎么能够习惯你缠着我，然后又不缠着我了呢。"我害怕的就是这份温暖，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的火柴，耀眼而短暂，许下的每个愿望都是幻觉。

如果你靠近后又忽然离开，那我一定会很痛很痛的吧。

＊ ＊ ＊

第二天你如约而至，耐心地给我讲肺结核的知识。你说 PPD 强阳性不等于确诊。那些原本让我害怕的医学术语，经你重新解释，仿佛带了安抚的温度。

我们依然相对而立在篮球场边，记忆里的画面已经褪色，只剩下一个清晰的剪影：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认真地讲着那些我听不太懂的医学知识；对面那个女孩低着头，乖乖听着，不敢看他。后来很多细节都模糊了，只剩下那个画面还很清楚。

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侧面得知了王策的心意。我对他心生抗拒，不想他被我过多牵动，后面再不主动和他分享我的心事。

那份心动，据说始于开学初的一场雪，我在雪中朝他跑来，隔着长街喊着他的名字。

可他偏偏是你同宿舍的兄弟。

我陷入了一道无解的方程，王策曾是我学习时光中最依赖的人，我宁愿从未拥有过爱情，也不愿折损这段纯粹的友谊。在那个春天，我找不到任何一种既能走向孙玮、又能护住王策的方法。

＊ ＊ ＊

转专业面试前，我给我叔叔打电话问要注意什么的时候，收到你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我下意识环顾四周，走廊空荡荡的，都没有你的影子。

你太怪了。总是丢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根本无从回复。记忆里，你总爱发些没头没脑的短信，让我对短信这种通讯手段充满了无力和厌恶。

而某天清晨开机，蹦出你深更半夜发来的一串消息，你仿佛在手机那边自导自演了一场荒诞剧：

“我的姐姐唉，你怎么就……”

“我的妈妈唉，你怎么就这么去了，丢下我可怎么活啊。”

“我的奶奶啊，你就这么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睡了，我可

怎么办啊。”

我盯着屏幕一头雾水，只觉得你实在怪得离谱。看看发送时间，深更半夜，你不睡觉在搞什么“辈分排比”？

最后一条是：“好，你睡了啊，我去水房看我的微积分了。”

这种戛然而止的自言自语，让我也只能无奈地对着屏幕苦笑。

转专业面试很顺利就结束了，后来我又收到你一条莫名的短信，让我不懂你想说什么，应该说我有点生气，我赌气回复了一条：“和你说话真的很累，不知道在听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以后不要这样了。”

下午，我和王策、莲莲在明湖边枯坐。莲莲和王策低声交谈，字里行间全是关于我的暗语，我听得懂，却只能装作不知道，心中对王策满是愧疚。

我百无聊赖地趴在长椅上，心思全在手机上。我在等你的解释，等了很久，屏幕一直是黑的。算了，我们也刚认识，本来就不太熟，我没有立场要你解释什么，我猜想你再也不会理我了吧。

直到短信铃声再次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那些话，

只是很想和你说话。让你觉得累，真是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看到“只是很想和你说话”这句话，我突然就明白了那些深夜的自言自语和没头没脑的短信。

那天夜里，熄灯后我仍然没有睡着。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脸上。心里有一个很轻的声音反复出现，不是疑问，也不是答案。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已经开始习惯想你了。

16.病痛的判决，与沉重的佛像

五月初，日子走得格外沉。

那段时间，每一天都长得像一个星期。只要和你在一起，时间仿佛进入了某种低速滑行的轨道。那些因我而起的变故，让我们的相处从未真正轻松过，却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好像已经共同走过了很久很久。

我猜你也有同样的错觉。

记得那次走在东区，我一边抱怨着北京的干燥与不适，一边又雀跃地向你分享转专业面试后的如释重负。

我们聊起为什么会来北京。

我告诉你，来这里其实是对父亲的“抵抗”，我本无意北上，更对京大心存抵触，不惜以高出一截的分数为代价，让他后悔。若非那场意气，我大概不会北上，也就不会认识你。

你也第一次对我说起，你本该去的是上海交大，只因当时选择压力太大才来了这里。你外表散漫，可在关乎人生走向的事上，你其实从未糊涂过。

＊ ＊ ＊

我去做了检查。

结果很让我伤心，我真的得了肺结核。

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学校和医院之间奔波。每次坐那辆混杂着汗水和焦虑公交去医院前，我都要先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回来时已经筋疲力尽。

晚上你来找我。我在宿舍床上累得睡着了，等你的短信把我叫醒，我很快就出来了。

我告诉你，我真的得病了。

我们坐在二教后面的长椅上，月色清冷。那晚我对你似乎多了一点信任。我已经知道，你没有因为我的病马上走开，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愿意留下来陪我。

我们刚坐下，你的手机就响了。

又是李彦茗打来的。你说：“我现在在东区……你怎么了……没有什么事，就不要浪费手机费……挂了。”

李彦茗看见我出了宿舍，大概猜到你来找我了。

你挂断电话，带着几分调侃对我笑：“她听上去比你还要伤心呢。”

我也笑了。想起她刚才回寝室时那副精神抖擞、开心泡面的样子，我说：“她现在正在开心吃面呢。”

那晚你穿着牛仔夹克，清爽帅气。

你神色凝重地说起，我们都还没开始赚钱，没有所谓的经济基础。因为我生病，你竟像是突然开始考虑起钱、治疗、责任这些遥远的问题。那一刻我甚至生出一种错觉：如果你已经工作赚钱了，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掏钱替我治病。

可那时我们都还只是学生。你的凝重，让我震惊，也让我于心不忍，我开始觉得，自己对你的亏欠越来越多了。

你让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其实前一天已经打过电话了，只说了“我很好”。我不想让父母担心，也清楚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叫我听医生的话。我想，我一个人也能熬过去。

但那天在你面前，我还是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一直没人接，你没有再勉强，只叮嘱我，明天一定要告诉他们实情。

你鼓励我不要害怕。为了安慰我，你说你自己也得了很重的病，说有可能永远也治不好。我问你是什么，你没有告诉我，说以后再说。

我没有再问。

那时我隐约察觉，你的成长里也有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辛苦。你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无所不能，也有脆弱。

我望着黑夜里常常伴着我们两个人的，那盏孤单昏暗的路灯，感叹道："以前羡慕电视剧里的女主角，总有那么多人保护。现在才明白，背负和辜负那么多人的感情，心里该有多内疚啊。"

你敏感地问："说的是你现在的感情吗？"

我否认了，只说是突然想到的。

随后，你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玉石雕刻的东西，说是个佛头，能保佑我。

一眼我就看出，它和你脖子上随身佩戴的玉佛是一对，只是你那个像白色的翡翠，我这个像绿色的翡翠。后来我才知道，你家只有三个这样的佛头：你父亲一个，你一个，最后一个，给了

我。

那时我本不想收任何贵重的东西，怕承受不起。但你说那是你奶奶求来的，现在借它保佑我一下，很灵的。

不知怎的，我收下了。

佛像是圆圆的一个，颜色是淡淡又浑厚的浅绿色。那佛头刻工极其简练，仅用三四刀粗犷的刀法就勾勒出了十足的佛性，一看便知不一般。

你叮嘱我要用“无根之水”来洗涤它。我记下了，把它妥帖地收在小布袋里。

有时想起你，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看。有时看着它，我就想起你了。

起初还好。渐渐地，我愈发觉得，这佛头理应属于你未来的人生伴侣。你把这样带着宿命感的东西交给我，我觉得你好草率啊。而我却连自己的心意还很迷茫，更不知道我们会走向哪里。

盯着它时，那些问题便如影随形，仿佛它也在替你逼问我：我会是你的未来吗？我能给你未来吗？

这种无声的质询似潮水般来的又急又重，将我淹没。可那时的我，根本给不出答案。

＊ ＊ ＊

2007 年 2 月 13 日 21:36。苏州。

窗外一直下着春雨。南方的冬末湿漉漉的，这是北京少有的天气。

我在雨声里一笔笔写着我们的过往。写到这里，我停下了打字的手。

我想起了好多事情，我反复思索，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才让我们最终走散。

可答案总是散在太多细节里，像雨一样，落得到处都是。

17.擦身而过的漫长，与对你的依恋

第二天我告诉了爸爸生病的事。和我想的一样，爸爸说听医生的话。

＊ ＊ ＊

思修考试在即。那段日子本没什么特别可记录的，唯独记得那天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我们擦身而过。我向下，你向上。

远远看着你走近，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是该像陌生人一样低头走过，还是该点个头？我们都在走向彼此，却又都刻意避开视线。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样紧张。

擦肩而过的瞬间极其安静，我们微微侧身避让。那短短一刹那的交会，在感官里被拉长，像几分钟那样漫长。

你明明离我那么近，我们却谁也没有开口。这种心照不宣的“视而不见”，渐渐成了我们之间默契的日常。

那时你陪我一起面对肺结核，帮我查资料，安慰我不要怕。我忍不住总对你说：“你真像个妈妈。”

你笑着反问：“怎么会是妈妈呢？”

我固执地坚持：“就是像！”

说得多了，你也由着我，无奈地应道：“像妈妈就像妈妈吧。”那段时间，你似乎真的像个‘妈妈’一样管着我。

＊ ＊ ＊

那天晚上，手机又坏了，没办法联系你。外面下着小雨，我不想让室友知道我们的事，就独自出去找公用电话。附近的电话亭都有人占着，我一路走到五号楼前，还是有人在打，只能站在雨里等。

我急切地想让你知道我的手机坏了，怕你联系不到我会担心。

那个正在打电话的人见我一直站在雨里，有些不好意思，很快挂断了。

拨通电话时，我心里其实有点紧张。为什么手机一坏就非要马上告诉你呢？明明没有什么必须开口的理由。

听筒里传来你的声音，很沉，像是心情不好。我没敢多问，怕显得太越界，但心一直悬着。

我说：“我手机坏了，送去修了，以后不要给我发信息，我收不到的。”

你低沉地回了一句：“嗯，知道了。”

我大费周折冒雨等了这么久，就为了说这一句话。我忽然有点后悔，那一刻，我像做了一件多余的事。

我挂了电话，一个人走回宿舍，雨丝微凉。

你那时正因为家里的事独自扛着压力，至于为什么什么都没告诉我，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到一种距离，你关心我、照顾我，但你却从不让我靠近你、照顾你。

我后悔那晚没有问你。哪怕我安慰人的水平很差，至少也该试一试。

可每当我想再靠近你一点，李彦茗曾说过一些话又会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起初我并不在意，但当我越来越在乎你，我也开始被刺伤。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那些话可能是真的，而我只是一个误入你世界的人，你本就是我不能企及的人。

莲莲后来也问我：“灵枫，孙玮如果真的喜欢你，怎么会和李彦茗那种人走得那么近？”莲莲善意地劝我不要轻易相信你，你对我并非真心。

面对这种质疑，我只能低头沉默，我竟没有一点反驳的底气。

我何德何能，会成为你真正放在心上的那个人呢。

＊ ＊ ＊

通信学院的转专业名单也出来了，刘弈居然没有通过。

虽然我和刘弈平时话不多，但我一直把他看作转专业路上唯一的战友和同盟。我看着那名单，感觉很受委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哭，就好像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一样。

我给王策打电话，急切地告诉他这件事。王策说刘弈在操场上打了很久的球，也很伤心。

我生了很久通信学院的气，甚至想给院长写信，还让王策等刘弈平静下来，去给他一个拥抱。

＊ ＊ ＊

手机送修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蹭莲莲的手机查你的短信。

莲莲一看到你的名字，就会大声喊出来：“是孙玮的短信！”我每次都紧张得要命，忙不迭地叫她收声。

这样我们只有晚上才能见面。

有次从主区回东区，黄昏那点倦怠的光洒下来，我满心疲惫地走着，有些失神。东区路边正开着红色的槐花，是那种长得矮矮的品种。我盯着那些花走着，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你的样子。我在心里默念：是槐花啊……

忽然身后传来你的声音：“哎。”

我转过头，你穿着水蓝色T恤，皮肤被晒得黑黑的，刚打完篮球的样子。原来我们刚才迎面错过了。我只顾想着你，竟然完全没看见你。你已经走过去，又回过身来叫我。

你问：“面试结果出来了没有？”

我低着头说：“还没有，我可能过不了了。”

“为什么？那天你不是说感觉很好吗？”

“可是连刘弈都没通过，他那么优秀的人都落选了，我怎么会过呢。”

你叮嘱我不要瞎想。我顺从地点点头。你说要去买水，我们就这样分开了。

＊ ＊ ＊

还有一次，我从主区回来，在巷子里撞见你骑着单车。我下意识向你笑了笑，你骑在车上发着呆，完全没有看见我。

我看着你，满心怜惜，心想这些天你操心着我的事一定累坏了。我也看着你发呆，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就在你身边、正对着我微笑的原君。等你们擦身而过，我转过头，才发现原君正用一种极其怪异的眼神盯着我。

在那条窄窄的巷子里，我的世界好像剧烈地坍缩了，坍缩到只剩下一个孙玮。

那天巷口，你始终没看到我，而我也始终没看到原君。多年后原君告诉我，那天你们是并肩而行的。他在巷子里无论如何试图和我打招呼，我的目光都钉在你身上。原君就是在那一刻，彻底明白了我不喜欢他，我喜欢的人是你。

我暗自笑话自己，一种怪异的感觉占据了我的心。我不自觉地快步跑了起来，嘴里喃喃自语：“我是个傻子。”身旁路过的

女孩投来奇怪的目光。顾虑着那么多人的感受好累好累，可其实，我自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 ＊ ＊

晚上你来找我，说你特意托妈妈咨询了名医，说 PPD 强阳性并不代表什么，没那么严重。我这病没有传染性，只要去做个痰培养就能确定，你不希望我每天疑神疑鬼地吓唬自己。你连北京哪几家结核病医院最好都打听清楚了，说要亲自带我去检查。

我深知你为我付出了太多，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分担。那时候我总是对你说谢谢。你只能无奈地回我：“不许说谢”，可我偏偏学不会。

我一边渴求你的保护，一边又害怕自己太依赖你。如果我最后没能如你期待般回应你，现在的依赖，会不会成为对你更深的伤害？这些顾虑像绳子一样缚住我，让我动弹不得。

你这一颗引力巨大的星球，在我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之上施展潮汐之力。我看着渐渐积高的海浪，害怕极了，我怕这潮水将我淹没，怕我从此再也不是我自己。

孙玮，救救我。

往后的日子，我们每晚都会见面。回宿舍收到你“半小时后见”的短信，我们照例在篮球场汇合。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算得这么准？”

你笑着说：“晚上十点你下自习，回宿舍取手机卡换卡，时间刚好够我从主区骑车过来。”

我也笑了。

其实我们在一起并不只聊我的病情，那时的我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总觉得学校随时可能下令让我休学，那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烟消云散。我繁重的学业也是一团乱麻，压得喘不过气。

可不知怎的，只要见到你，那些压着的重负就能暂时放下。

我们相守的日子，都努力守护着这份和谐，你驱散了那些对未来的恐惧和无枝可依的荒凉感。那一刻，我的心可以在你身边休息。

你说和我在一起，内心深处很安静、很放松、很舒服。我偷偷发现，你和我在一起时，脸上挂着淡淡的笑，仿佛一杯黑咖啡，都能变成卡布奇诺。

可我体会更多的，是慌乱。

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可“互相喜欢”的体验怎么会如此不公平？

你表现出来的是笃定和安静；我这边却是大脑宕机，是手足无措，是偷偷问自己一千遍：你喜欢我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你看上去那么确认又那么深情，而我对你的感情为什么如处迷雾中？

我始终找不到答案。

我们像两个明显不对等的数字，你却坚定地在中间划了一个“=”。而我，非要去寻找等号成立的逻辑。

18.淋一场大雨与九教外的告白

靖哥喜欢一个叫丛蔚的男生，可对方并不喜欢她。她主动去表白，还是被拒绝了。

靖是我们宿舍里对感情用情最深、也受伤最深的。

有天下雨了。那个学期的北京总是下雨，她说她想去淋雨，我怕她感冒，便带着伞跟她一起出去。雨越下越大，我想起了你说的“无根之水”，我回去取出了你送的佛头。我想，应该把那枚佛头洗一洗，再还给你。

我把伞放下，陪着靖哥一起淋雨，那天我们都淋透了，却都笑了。一切并没有因此消散，但笑完之后，好像轻了一点点。

我们都在各自的心事里，慢慢变得不像从前了。

＊ ＊ ＊

那是 5 月 17 号，星期三晚上。

我们去上形势教育课，进教室时，我看见你依然坐在后排，旁边空着位子。徐群和她的同学坐在你附近，互相推搡着，谁都

不敢坐过去。我走过时暗想：谁敢轻易坐在“暗黑王子”身边，换我我也不敢。

上完课，我和莲莲她们一起回。路上莲莲说手机欠费停机了，我说借我的卡用吧。一开机，收到了你的短信：

“快回来，一起照相。”

我想，正好去见你，把那个佛头还给你。

我跑回教室，看见李泠和你在一起，她似乎正摆弄着你的手机。我问你短信是怎么回事，你说一时习惯发错了。李泠起来说正好一起走，她挽着我往外走，我推开她的手：“我还有些事要找孙玮，你先走吧。”

你依旧坐在椅子上。徐群她们也在旁边。我猜测那天是你们文艺部开会来着。

“我要把那个佛头还给你，它在我那太累。”

“不要，就是给你的。”

“我不信佛，让它回到你那吧。”

“我不要，不要还给我。”

我从包里翻出佛头，一直把它随身带着，就是为了随时能还给你。我把它递过去，你却不接，一个劲地往后退，避开我。可是我要是现在不能还，以后机会就更少了。

我们就这样推搡着，谁都没有说服谁。

你似乎也很无奈，站起来说：“我们出去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压力。这样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里，像是在逼我立刻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可我真的需要一个暂停键，需要先喘口气，再去想清楚这一切。

＊ ＊ ＊

九教后面有一棵大树，夜色沉静，我们在树下停住了。那晚你似乎有很多事，你要走大家似要阻止但是没有，大家问了你一通别人的联系方式，我暗想我不应该现在来的。

你的电话一直响，你只能关机。

“我要还给你。”

“难道你真的要我说，为什么要给你？”

“……”我其实很害怕你说出什么的，面对你突然的发问我一时哑然。

那时我已经有点慌了。我只是一个劲地说服你，要还给你，我伸手要给你，你却是一个劲地向后退，避开我。

“还给你。”

“给你的，为什么不要？”

“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在我身边，好累啊，求求你快点拿回去吧。”

“为什么？”

“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我想它一定是你很重要的东西，每一次看见它我就会想到你，真的很难承受，求求你快点把它收回去。”

我几乎要哭了。我们就那么站着，我真的无计可施了，不论我说什么似乎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不要给我，给别人。我收下是很不对的……”

“我喜欢你。”你忽然打断我。

整个夜晚安静了一秒。

我其实早就猜到了，可没想到你会在这一刻说出口。

“我喜欢你，我不敢确定说第二层。”

我呆呆地看着你，抿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不必现在回答我，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你说：“我是从磁滞回线的实验那次开始的。当我看见你走进来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地开心，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感觉自己不对劲的。”

你继续解释道：“本来上学期，那时我也说不清对你的感情。那时我问你一道题，你想了一小时，然后告诉我。再后来我给你发信息，可你的手机坏了。”

“上学期？可是我都不记得了，真的。”

“嗯，我只知道，你手机坏的那天，我去问了王策你的手机号。”

我愣住了。你一句一句说下去，竟把故事一路讲回了上学期。又一次，我跟不上你。

你看着我，似乎在尽力地解释，而我好似什么也听不进去。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吃醋的感觉。”

“你是指王策？”

你笑着，眼睛在说是。“我们都是心胸很宽广的人，不会怎么计较，虽然住在一个宿舍。”

你把一切都说明白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接。我们真正的接触其实才刚开始，我单方面觉得你也像其他表白的男生一样，还不够了解我就说喜欢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这一次真的不同。

“对不起，不要对我这么好，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我什么也不能为你做。”

“你什么也不用做，这是心甘情愿。我希望你身边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照顾你，对你好，不要在乎我吃醋。就像他们对你好，也是心甘情愿的。我很理解王策的心情，不能为你做什么，才是很伤心的。你给他机会帮你他是很开心的。”

“心甘情愿！……”

我问你：“那你明白爱的感觉吗？我觉得爱可能是……恨不能立即朝他狂奔而去。希望多看一眼也好，只要是他待过的地方，都会有强烈的吸引力。”

你说：“我明白的，就像后来我经常去 SD106 自习一样。”

“我后来也去 SD106 好几次，可是没有见到你呢。”我泄气的说。

原来，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我们原来都曾怀着微茫的希望，去过对方待过的地方。

“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啊。我们就像是刚认识的一样，天天都见不到面。”

“我们天天见不到面，那我天天来找你怎么样？”

我吃惊至极。

“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不过我还是要把佛头还给你，真的很累，你收回去吧。”

“不。”

你很坚定。我们说了这么久，谁也没有说服谁。只能先收着

了。

你送我回东区。

走到宿舍门口，月亮斜斜地挂在树梢。你停下步子，眼神清亮地看着我：“以后我每天来找你好么？”

我摇了摇头。

你没有流露出受挫的样子，只是耐心地降了一档：“那……两天找你一次？”

“不行。”

“那三天找你一次？”

你还没有放弃。像是在实验室里调试精密仪器，认认真真地和我商量情感的频率。

我低着头，不敢看你那双诚恳的眼睛。

我内心深处何尝不想依赖你，却又害怕这种渴望。如果我交付了，就会变成一个幼儿园放学、苦苦等人来接的小朋友。我更怕……这只是你的一时冲动。

我们说了再见。

我佯装回去，悄悄藏进路边繁茂的树丛里。

我屏住呼吸，从树缝里探出半个脑袋，看着你的背影渐渐远去。你稍稍走远，我就跑到道路中央，看你骑车经过食堂、转弯、消失。

视线里只剩下空荡荡的灯影。

我才慢慢回到宿舍。

这一幕，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重现。

＊ ＊ ＊

2007 年 2 月 16 日，清晨 6:47。苏州。

寒假快到尽头了。清晨的水气慢慢打湿窗棂，我独自坐在阁楼里，试图向时间抢夺最后一点宁静。

我知道，自己早已没有了站在你身边的身份。可落笔这一刻，我还是想见你。

19.喜讯、药单，与逃离的决心

5 月 19 号，周五。

我算好了时间，下午去医院领检查结果，这样不用逃课。那天王策把手机借给我用了。刚出门，就听李佳说，经管转专业的名单已经贴出来了。

我急忙赶到机房。那天排队的人格外多，我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担心赶不上医院开诊，一边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名单上有没有我的名字。

终于轮到我了。

我盯着那个亮得刺眼的 Word 文档，手指僵在鼠标上，既不敢往下拉，又恨不得它下一秒就跳出结果。直到我的名字跳进眼帘，我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长舒了一口气。

为了赶下一场，我一溜小跑冲向校门口的公交站牌。

站在初夏的微风里，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心里只有一个声音：一定要第一个告诉你。

我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孙玮！我转专业成功了呢！”

你一如既往地沉静：“你挺棒的。”

明明还想多说几句，可车来了，我说：“我不跟你说了，公交车来啦！”

你说的这四个字，我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因为是你表扬我，我便生出了一丝小小的骄傲。

＊ ＊ ＊

那天我还是去晚了，只能看着冷冰冰关上的医院大门。

算了，我这个迟到大王，似乎总是在关键时刻慢一步。

周一起，我又得开启“逃课领药”模式。医生给我开了六个月的药，每十天领一次，每月拍片加肝功能检查。我那点本就不多的精力，全用来和医院周旋了。

回来后，我第一个向你“汇报情况”。因为有你，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

从医院回来，我也给王策打电话分享喜讯，还特意嘱咐他先别告诉刘弈。就在那一刻，我不经意瞥见了王策手机里的一条短

信，那是他发给莲莲的，说的是我。

他说，他并不在乎我会如何对他，他只想守在我身边，知道我好就行。那短短几行字，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浇灭了我刚刚转专业成功的喜悦。

有几天给你发的信息，用的都是他的手机。我以为只要按了删除键，那些秘密就会随风而逝。直到很多年后，王策才苦笑着告诉我，那部手机的逻辑我根本没玩明白，那些信息一直静静地躺在某个文件夹里。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我用一个爱慕我的人的手机，去联系另一个我爱慕的人。

王策，对不起。

＊ ＊ ＊

晚上，我告诉宿舍我要转走了。

每个人都在用温和的语言挽留，建议我申请留宿。这间房里有我舍不得的人，也有太多奚落、流言、审视与自我怀疑。它早已令我疲惫。

我需要一个能让灵魂彻底卸甲的地方。既然机会来了，我必须离开。

只是离开之后，我和你之间，少了一个共同的场域。

没有中间人，没有那个班级，没有每天自然相遇的理由，我们的错过，也变得无声无息。

我心里始终横亘着一个无法释怀的“如果”：

如果那次我没有离开那个宿舍，我们会不会多一点自然相见的机会？

可人生就是这样。

助我的那条路，也把我带离了你。

20.月光下的跨频对谈与双标的甜

我其实并不怕生病，我本可以是个乖乖治病的模范生。

可学校给我的压力，远比病菌更让我窒息，我怕被开除。虽然我一直没有传染性，但是医生还是建议我不要继续待在集体中。一千个“不知道”在脑子里疯狂盘旋：不知道转专业是不是白费力气，在这个说留就留、说走就走的规则里，我的命运究竟在哪里。

有次回到宿舍，房里暗沉沉的。我像只脱水的木偶一样瘫在床上。趁大家不在，心里的悲伤似乎找到了出口，眼泪很不争气地涌出来，我甚至想就这样永远哭下去。

目光触碰到那尊佛像。

我赌气地给你发信息，叫你再也别理我了。

你回复：“如果你真的累了，我就再也不缠着你了。”

看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被巨大的恐惧包围，我推开了你，却又怕真的弄丢你。你打电话问我怎么了，我死命止住哭声，瓮声瓮气地说“没什么”。你说要过来看我，我连声说不要。

后来你还是固执地过来了，我躲在宿舍不肯出去。

其实最现实的理由是：我刚才哭得眼睛又红又肿，整张脸像个发皱的烂番茄，太丑了，不想让你看见。

＊ ＊ ＊

月季花盛开的时候，你说要带我去见你提到过的医生。我们约在清晨，远远地，我就看见你站在篮球场边等我。清晨的阳光为你镀了一层金边，你看起来英俊得无可救药，活脱脱一个满怀赤诚的“护花使者”。

你平日里惜字如金、冷若冰霜。可那天站在清晨的光里，却笑得像个孩子，柔软又明亮。

可我怎么舍得让你冒险陪我去医院。我经常觉得对你亏欠，成为了你的麻烦和负担。但是你却对我说：“不要说谢谢，你总是这么客气，要是再狠点就好了。”

我站在花坛边，固执地不肯挪步，掏出那尊佛像挡在身前：“它会保佑我的。我现在帮你保管，等我病好了就还你。”

你盯着我，语气不容拒绝：“不要还给我，它是属于你的。

就算你不要了，把它扔了，也别想再还给我。”

我抬头望进你的眼睛，心里漫过一阵暖流。这哪里是佛像，这分明是你递给我的、不容退还的信物。

＊ ＊ ＊

五月二十七号，运动会。我这种“水泥灰”体质自然只有加油的份。

那天你带了相机，李泠张罗着给我们拍照。我坐在看台最高处，你在下方往上看。我看着你在操场上奔跑，隐入喧闹的人群，又独自扶着栏杆远眺。

我的视线追随着你，却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我到底对你是怎样的感情？

我也曾和王策假装无意地提起你，只记得他说：“孙玮，他是一个很擅长和女生沟通，会哄女生的人，所以很讨女生喜欢。”

我沉默着，没有接话。

这个学期太混乱了，世界像一个疯狂旋转的万花筒，所有事情都让我措手不及，没有给我一次喘息的机会，让我能静下来想

清楚对你的心意。

后来手机修好了，我第一个发信息告诉你。你只回了一个“好”字。

＊ ＊ ＊

我说不让你每三天见我，可自那以后，我们的见面频率极其不科学地变成了“每日必修”。

只要你问一句“能不能出来一下”，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赴约。我就像那只等待小王子的狐狸。如果你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起，我就开始感到快乐。那些平淡如水的日子，因此有了闪闪发光的质感。

那晚我们背靠着操场上的双杠，月光清淡得像一层薄纱，为你勾勒出一个好看得极不真实的剪影。

你开始向我袒露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事，带着一种急于被我了解的迫切。你一本正经地跟我聊起哲学，从唯心主义的边界扯到物质与意识的虚实，你低声说：“若意识不复存在，那么物质对于那个意识而言就是不存在。”

我努力跟上你的节奏，显然，我对这种烧脑的哲学观毫无抵抗力。你见我一脸茫然，便耐心的打比喻：“你看，你现在看得见我，却控制不了我。我要如何行动，是不随你的意志而转移的。”

我听着，会心一笑。我只知道，那是你在试图让我读懂你的灵魂，我心想：你这家伙，不仅外貌出众，连内心的世界都如此充盈，好像真的和我认识的很多男生都不一样，我暗自为你感到骄傲。

说实话，你正一本正经地讲哲学，这恰好给了我一个可以光明正大看你的绝佳机会，你身材挺拔，面容高贵冷峻，偏偏月色落进眼睛里，又温柔得要命。

你还在那里絮絮叨叨，我却已经看着你走神了。就那一秒，一个大胆且越界的念头掠过心头，我好想踮起脚尖，偷偷亲你一下。

救命啊。打住，打住。

为了回应你的哲学，我也分享了二个我高中时看到的“哲学”故事。我问你：“孙玮，你这一生，想做一只快乐的猪，还是想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

你笑着看我，那眼神分明在说：“刘灵枫，你这是哪门子野路子哲学。”

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这可是人生的终极命题！苏格拉底肯定选哲学家，毕竟他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猪八戒肯定选快乐的猪，他在俗世里混得风生水起，他才是生活家！”

你饶有兴致地问我想做哪个。

我大言不惭地回答：“我选快乐的猪！”

你扑哧一声笑了。我赶紧补了一句诡辩：“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单脚跨进'痛苦哲学家'的门槛了。”

我又给你讲了个冷笑话：一个哲学家在船上嘲笑船夫什么都不懂，结果船行至湖心遭遇漏水，船夫问：“你会游泳吗？”哲学家说不会，船夫说：“那很遗憾，我不懂哲学，但我懂游泳。”

就这样，你讲阳春白雪，我讲下里巴人。抱歉了，孙同学，让你的哲学跌入了尘世。

我转头看到你带着笑意认真地听着。平日里惜字如金、冷冷清清的人，你笑起来的时候，竟会露出一种近乎少年气的单纯。

在我眼里，你真的很可爱。我总是偷偷看着，也偷偷把这些笑容一一收藏起来。

＊ ＊ ＊

那段时间，你急于向我摊开你整个的世界。

你讲爸爸妈妈，讲奶奶和爷爷，讲那些满溢的宠爱，也讲那些不为人知的辛苦。我安静地听着，感受着我们生长轨迹的截然不同。

你像是在热烈的期待里长大的，活得鲜明而夺目。

而我的世界，我没有跟你说。我只是家里那个平凡的“乖小孩”，得到的爱总是淡淡的，像温吞的水。这种差距，不是贫富，是一种更难说清楚的东西，你习惯被热烈地爱着，而我习惯把自己放得很轻。

我们聊到“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认真地说：“要把心事像种子一样埋在心底，不露声色，等它在对方心里破土。”

我其实也好奇着，我们一起种下的这颗种子的命运。

你追问我要怎么实施，我脸一红，小声嘟囔：“不知道，这种实验……我还没做过呢。”

谈到未来，我对未来的期待其实很简单：靠学习养活自己。至于另一半，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我都会引以为傲，就算他最后去蹬三轮车，只要是我爱的人，我也会义无反顾的追随他。

说这话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知不觉代入了你。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别的男生这样讲过。

你听完，很认真的感叹了一句：“要是别的男生听到了，一定很想娶你。”

我低下头，心里那只小鹿又开始乱撞。忍不住腹诽：“孙同学，你口中那个‘别的男生’，到底指谁呀？”

我看着你像个孩子一样陷入了某种认真的沉思。

说来也怪，每当你露出那种呆呆的神情，或是不设防的笑容时，我心里都会泛起一种温温热热的柔软。那里面有欣赏，有怜惜，也有一点连我自己都陌生的呵护。

可转过头，你又像个顶天立地的小小男子汉，认真地挡在我

前面。

＊ ＊ ＊

你说你不是那么好接触的，有些人说你温和，有些人说你脾气坏，你两者都是，要看是对谁。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你是“暗黑王子”了。

你跟我说，有同学发信息试探你，问你如果遇到喜欢的女孩，会不会主动表白。你回复冷淡得像个断码的路由器：“如果你是替别人打听，我没兴趣管；如果你是为自己问的，那是你的私事，问我更没用。”

看着你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我忍不住在内心惊呼：“哇，这也太凶了吧！”那个发信息试探的人，真是个倒霉的小姑娘。又忍不住在心里犯起了嘀咕：孙玮同学，你是在当着我的面“斩断桃花”吗？

你越是这样，我心里的愧疚就越深。我甚至会荒唐地想：你是不是突然双目失明了？在这个到处是优秀女孩的坐标系里，到底看上我哪一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想来也是有趣，在处理追求者这件事上，我们简直南辕北辙。我总是小心翼翼，总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让对方无痛失恋”的道德责任；而你，直接大砍一刀，干脆利落，一劳永逸。

那一刻，我像是无意间窥见了“暗黑王子”真正的锋芒。我看着你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心里除了对你处理感情时成熟果敢的钦佩，竟还生出一丝隐隐的庆幸——还好，被你温柔以待的人，是我。

我故意俏皮地试探了一句：“哎呀，我也很爱问这样的问题呢。”

你收起锋芒，笑着凝视我说：“我希望你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愣住：好家伙，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居然掩饰都省了，向我正大光明地展示你的“双标”。

对全世界都斩钉截铁，唯独对我，你从来没舍得大声说一个字。这种只对我一人开放的“双标”，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21.球场中央的晕眩与关于结婚的讨论

和你在一起时，空气总是很安静，我们经常并肩走在东区的小路上，夜风吹过树梢，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偶尔看彼此一眼，相视一笑，也觉得很惬意。路并不宽，走着走着，肩膀有时会轻轻碰到一下，也会让我觉得很甜。

我对你的了解，正在一点点增加。可我还是问过自己千万遍：我们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种程度？我们经历得太少，了解得太浅，甚至在你开口说“喜欢”之前，我们对彼此都还只是一知半解。

你就像把比赛决胜的关键球递给了我，我站在球场中央，仿佛被一个倒计时逼着，必须尽快给出答案。脑海里反复推演的，全是失败后的后果。灯光刺得我眼晕，周围的一切都在高速旋转。

这一切，你毫不知情。

我也没有让你知道，我其实已经快要承受不住了。孙玮，你能感受到我的恐慌吗？我总是跟不上你，我多想喊你一声：孙玮，快来救救我。

如果那时你能再霸道一点，对我说：“你可以慢慢想，但不

要逃。”

也许，我真的会乖乖听你的话，再也不离开你。

＊ ＊ ＊

从你说喜欢我后，我每天都在考虑我们的未来。

等你的短信、等你叫我出门，成了我每天的固定课表。我们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夜游神，在东区的路灯下漫步，在二栋后的长椅上吹风，在操场的草坪上数星星。

天天见面，谈病痛，谈感情，谈那些说不完的琐碎，我却完全没意识到这种频率有多惊人。我们之间的时间流速很怪，不是“欢愉嫌夜短”的飞逝，而是一种古老的、舒缓的慢节奏，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

我说：“真奇怪，时间仿佛停滞了。我们才在一起一个月，我却觉得认识你好久好久了。”

你愣了一下，也有些吃惊：“想想确实才一个月，怎么感觉过了大半辈子？”

你感慨道：“没想到每天叫你出来，你居然一次都没拒绝过。”

我心里一动。是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拒绝？为什么我会理所当然地走向你？我被自己这种“不假思索”的本能吓了一跳。

你突然认真地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被你问住了，我说：“那应该是很遥远的事情吧，你呢？”我想你心里难道已经有了答案，不会是一毕业就结婚吧。

我感受到你因我的回答竟有一丝失落。你自嘲似的笑着说：“你也说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接着，你在那层薄薄的月色下，慢慢铺开了一个关于未来的设想。你聊起甘肃，聊起西部的机遇，说要先考研，然后去开疆拓土。你意气风发，眼睛里有光：“你不知道，现在西部发展得很好，甘肃有很多机会。我打算以后去那边，等我有能力了，就去发展。我考完研就去那里……我出来会比北大清华出来的都好的。”

然后你说：“我打算以后到青岛去办一个企业，还要有一个有大大落地窗的房子。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你毕业后留在北京，我们不在一起。”

“你担心这个？还很遥远。”我有些措手不及，你怎么已经

想到那么远了？那时我甚至还不敢确定自己的喜欢，你却已经开始担心我们会不会天各一方。

“是很遥远。”你低声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和你在一起，我自然愿意和你天涯海角。你不用担心分离，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哪怕去荒原大漠，只要是你，又怎么算是苦呢。

那时我甚至在日记里因你而抄过一句近乎誓言的话：“妾自抚琴，随君沉浮。”这句话真是笨拙又热烈，那时，我已经偷偷幻想过一种与你共赴远方的可能。

但，我不是愿意跟随谁，我只是愿意跟随你。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答案，无论如何，我都会义无反顾的追随我爱的人，你担心的那些，在我看来根本不是问题。

倒是你自己，从小被家人热烈地爱着，我反而怕你一个人去创业，会很辛苦。

这些话写在我的日记里，我后悔没有告诉过你。

“创业会很辛苦的。”我只说了这一句。

你点点头，操心起我来：“我知道。女生找工作也是很难的，物流虽然比电力好找一点。”

“才不难找呢，我会找到的。”我不希望你们男生瞧不起女生，至少我当时就是那么想。我想你应该是因为我才第一次知道我们学校各个专业情况吧。

谁能想到，最后我们竟然都读了研，又读了博，都成为了老师。

那次长谈之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减少和你见面的次数。面对你，我变得慎之又慎，连做回自己都不再轻松。

我的每一寸时间，都被“孙玮”两个字给占满了。

我问：“那天你不表白，也许会更好。”

你却坚持说：“你就要去经管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应该向你表白的。”

你说把什么都憋在心里很难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迟迟没有承认你，带给你多少委屈的时刻。

你说，你其实很想让你的朋友、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关

系。可白天见面时，我们却还是常常装作陌生人。那时的我太怕别人看出来，总在下意识往后退，只能让这份感情变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22.你用力的拥抱和耳畔的呼唤

时间像只蜗牛，慢吞吞地爬到了六月五号。

那天是经管学院转专业的迎新会，就在东区二栋。偏偏那天晚上，我也和你说好了要见面，没想到两件事就这样撞在了一起。

经管的气息和我原来的班级截然不同。那晚大家闹腾得厉害，大口啃着西瓜，空气里满是活跃而张扬的生命力。这种久违的、热气腾腾的氛围，让我这个“灰头土脸”了许久的人，突然嗅到了新生活的味道。

还好时间正好，没有让你久等。出来时我和大家一路，经过我们相约的地点，我知道你一定早就在阴影里看着我了。

我故意磨蹭着，目送同伴们的背影走远，才小跑着向你奔去。

我手里还攥着块西瓜，一边啃一边笑嘻嘻地说：“本来想给你带一块的，可你看，我嘴里正嚼着，手里还拿着，实在不太好，就没有给你带了，索性就自己独吞啦！”

你只是看着我笑。

我一路上兴奋得像只麻雀，叽叽喳喳地跟你描述经管那些有趣的聚会，说着我感受到的氛围。你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天天来找你，你会觉得很烦？”

我脱口而出：“不是烦，是很频繁。”

话一出口，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其实我不是不想见你。恰恰相反，我已经开始习惯每天等你来。

可我当时说不出来。

那天，我们第一次真正触碰到了“未来”这个话题。

你追问着我的答案。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浆糊：能不能晚点再问我？我意识到你喜欢我，也才一个月啊。

可一刹那，很多东西全都涌了上来，我的病、王策、你和李彦茗那些说不清的关系，还有你交到我手里的、重如千钧的感情。我心疼那个在晚风中等待答案的你，也恨那个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爱的自己。

我们走到留学生楼的院子，我站定，问你：“你真的要知道答案？”

你看着我，沉默地默认。

我比你需要我，更需要你。这种需要让我上瘾，也让我害怕，我不敢想万一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可你已急切地需要一个答案，而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承认一段关系，我还需要一点空间，一点时间。我又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你继续等我，继续为我付出和牺牲，继续把一颗心悬在我这里。

那一刻，我像是替自己做了一个很残忍的决定。

看着你，我止住心痛，尽力不使视线模糊，我说：“不行。”

你俯视着我，眼神沉重。

“真的？”

“真的。”

“真的？”

“嗯……”

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泪光在眼眶里晃。再多一个“真的”，我就会心碎。

“我受不了了，不要再问了！”

你看着我，握住我的双手，什么也没有说。

我轻轻挣脱着，只是一遍遍低声说：“不要，不要。”

听到我说不要，你把手松开了。

“我把佛像还给你。”我解下书包，你却一把抢过书包。

“不要还，不要还，求求你不要还。”那是你第一次用恳求的语气。

你像个孩子一样躲闪着，不让我接近书包。

等我把书包抢回来，把佛像递给你，你还是闪躲。你抓着我的手，把佛像重新塞回我掌心。我张开手，你又把它握紧；我再张开，你再握紧。

我们在挣扎，心也在碎裂。

“你收下吧，如果你不要，就把它扔了，不要还给我。”

“这对你是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要这么草率就给别人了。”

“你觉得我是个草率的人吗？我已经想给你很久了，只是不知道怎么给你。本来想等你转成专业时给你的，还好你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给你了。你是第一个，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人。”

我听着，心里却一阵慌乱。

我们明明才刚刚靠近，你为什么就这么笃定呢？

那些关于“第一个”和“第一次”的话，太重了。我的心意才刚刚露出一点芽，而你的喜欢却像早已长成的参天大树。

“我不要做第一个，你把它送给别人吧，不要给我。我好累。我不想心里一直放着你，不想时时刻刻在乎你，不想总是想着你。我想到你，就觉得自己好不自由，好像自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所以，给'第二个'吧。”

“你不要就把它扔了，没有第二个人。”

“它是佛，怎么能随便扔的，要不然会得罪佛祖的。”

“既然你觉得累，这么不想要，那我就替你保管。”

“不用了，我们没有未来。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好难过、好累，我们都好辛苦，不要再进行下去了。趁我们的感情还很浅，早些结束吧。”

你站在那里，没有回应。

良久，你望着我，认真的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是浅的了。”

“不是浅的？”我愣住了，可我们才认识多久，真正靠近又才多久，怎么就已经不是浅的了？你为什么总能那么确定？

你很认真地对我点头。

“……”

要如何结束呢。

我不知道了。

我混乱得想逃，想从你身边跑过。

在我要离开的一瞬间，你抓住了我的左手。

那一秒，我还没看清你，就被你一把拉过去，紧紧地搂在怀里。你搂着我，把头依在我肩上，我傻呆呆地任你抱着，失去了思考。

你 182 的身高对我而言太高了。我的呼吸撞在你的肩上，急促而困难，心狂跳不止。

我第一次体会到血液沸腾的感觉，那不是甜蜜，不是幸福，是火焰！那一刻，我几乎失去了听力，你在我耳边说着什么，但是我完全听不清，我只知道我要爆炸了，我找不到空气，你抱得那么紧，我全身的力气像被卸掉了一样，我只能抓住你的衣角。任你那样用力的抱着我。

到最后，我终于渐渐恢复了听觉。我听到你一遍遍重复着我的名字，述说着你的真心：

“刘灵枫，刘灵枫……我是真心的。”

不知过了多久，你终于松开了我。

你看着我大口呼吸，满是无可奈何。

我和你说：“孙玮，不要说了，我快失去意识了”，听你说每一句话，我都觉得很晕眩。其实，我脑袋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世界在旋转着，我快要站不稳了。

我看着你，可你不知道我不是骗你，是真的第一次这样失去听力失去意识，我好害怕。

你离我远远的，对我喊：“再抱我一下我就走！”

我心痛回应：“抱你，你就会离开吗？”

你没有回答，绕到更远的地方喊：“我走，可是我要你知道三件事。第一是：刘灵枫，我爱你！”

听着你说爱我，我心痛得再也支撑不了了。麻痹感开始从手和脚一路延伸到心脏。

我再也站不住了，弯下腰，最后只能蹲着了，我大口喘气。

我几乎是在哀求你："我受不了了，求你不要再说了！"

我的心在剧烈的疼痛，真的喘不过气。你继续说："你记住，我不会放弃你，除非你结婚了。最后，你要是有喜欢的人了，请告诉我。"

此时，我的身体已经被这种麻痹的感觉全面接管了，我的双手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我艰难地发出求救："孙玮，救我！"

你终于发现我的异常，着急地跑过来，蹲下来扶着我："怎么了？"

"我的手动不了了，帮我揉揉。"我害怕极了，眼睛里都是泪水。

你扶起我，你手忙脚乱地帮我揉着手，说："不要紧张，想想轻松开心的事，在心里哼首歌都可以的。"

你很着急地要带我去医院，说你爸中风时就是这样的，后来嘴巴就歪了些。我不想去医院，可你已经不容反抗地牵着我往校门口走去。

我们在校门口打车。门口的保安一直在看着我们，你拉着要哭的我上了车，他们连问都没问。保安，你们不怕我遇到拐卖女大学生嘛？不过看到那么帅的人牵着我，如果真是被拐，大概也是拐孙玮你。

车上你一直帮我揉着手，问我现在好些没有。我说：“我早说过的……”其实我想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抱着我我呼吸很困难的。可想到司机在，就没有说。

你一路和我说着话，我觉得舒缓了很多。

等我们到医院，我觉得已经好了很多，不想再进去了。可你硬是要进去，说要知道我不会再那样了。你说我可能是心脏不好，你要我检查。

我反驳道：“我才不会心脏不好呢，我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怎么了。”

你看着我，停止了争论，只是认真地说：“以后一定要去检查。”

我轻声应道：“嗯。”

我们在医院里看着人们走来走去，想到这一天的慌乱和紧张，竟然都莫名笑了。

“我现在好多了，我们回去吧。”

走出医院时，你要我把手给你，你要给我看看心跳是怎样的。我伸手，你胡乱地握着我的手，按着我的脉搏。

“怎么样了？”

你笑着：“没有什么，和刚才一样。”

“没有慢点啊？”

你摇头。

我们都笑了。

这一晚的伤心，仿佛在那一刻被荒诞地消解了。

夜晚的路上很清冷，没有车。我们沿着医院的路走着，你说要我去做检查，我说我心脏没有事。

你看我敷衍你，就说：“把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给我，我跟他们说。”

你和我爸爸妈妈说？我笑着问：“怎么可以和他们说呢？你怎么解释啊？”

“就说我是你同学。”

我笑你真是傻乎乎的，心想你怎么不直接说你是我男朋友啊。

路上有辆车经过，问人民医院怎么走，我指给他路。

你笑着说：“现在我们还能为别人指路了。”

我们最后还是打车回去的。你说你妈妈能报销，不让我出钱。我知道你又在骗我。

车上你搂着我的手臂，问：“怎么会这么凉啊？”我也摸摸，是有点凉，不过应该没有事的。因为司机在，我们没有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下车后已经过了十二点，宿管阿姨关门了。

我担心宿管阿姨会说你的，你说：“阿姨已经认识我了，我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就混过去了，没有关系的。”你每天来东校区找我“夜游”，再回去都好晚，估计基本都是因为这个吧。

我想你倒是经验丰富，我说：“那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和阿姨说了。”

没想到你的脸皮已经进化到了新的阶段，你说：“我陪你去和阿姨说。”你是嫌事情不够大吧，一会要去和我爸妈说，一会要和阿姨说。

“不要，那是更说不清了，还不如我一个人呢。”

我们俩心情倒还好。

“佛我就给你保管了。”

“以后我可能还是会说伤你的话的，我觉得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接受你。”

“今天就算什么也没有发生吧，我不逼你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我第一次拥抱被你占去了。”

“我也是，你怪我吗？”

我摇着头：“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你了，永远不会再忘记你了。”

可某个念头还是轻轻刺了我一下：李彦茗曾说过，你也许连亲吻都有过，又怎么会没有抱过别人呢。

我该相信谁呢。

“不过我不知道李彦茗哭时，我揽了她一下，不知道算不算。”

“当然不算的，不一样的。”你真的怕我知道什么吗？你真的在我面前，也会自卑吗？

“你今天很累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早上我给你发信息，问你怎么样了。”

“嗯。”

我回到宿舍，向阿姨胡乱地解释着身体很弱去了医院，才没有被记晚归。

回到宿舍，大家都问我怎么这么晚，我支支吾吾说去医院了，问我一个人去的吗，我撒谎说是。我知道大家未必相信，可我不想解释。

洗漱后，我抱着你送的鱼儿睡下，还偷偷吻了它一下。

那天晚上，鱼儿知道我爱你，佛像知道我爱你，连深夜打车的司机大概都看出来了。

唯独你，以为我真的想推开你。

23.明湖的泪水与“拒绝放弃”的告白

那段日子，我总觉得脚下的地壳在微微震动。

脑子里像开了个多线运行的坏程序：一会儿是你，一会儿是挥之不去的病痛，一会儿又恍惚觉得自己还在电力 11 班，可我分明什么也没做，却已经筋疲力尽。

我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头背满了稻草的驴，生活正不怀好意地往我背上添最后那根。哪怕是去盖个转专业的公章，其重量都无异于翻越喜马拉雅山。

我开始极力躲避一切，不是因为懒，是因为真的只要再多一根稻草，我这头驴就会当场散架。

＊ ＊ ＊

六月六日，北京下雨了。

我对你说：鸟儿希望拥有自由，她好累好辛苦。如果你爱她，就请你给她自由吧，让她自由地去飞吧。

说完，我就哭了。

心知道我又在撒谎，所以它先痛哭了，可我却不知道。

那时候的北京简直反常到了极点，明明是个干渴的北方城市，却在那几天变得像江南一样阴雨绵绵。天空似乎装了我的泪水感应器，只要我一哭，云层就准时放水。

那么不爱下雨的北京，那么爱笑的我，都变得那么反常。

你总能笃定地拆穿我："天空在下雨，那么肯定是你哭了。"

我嘴硬地反击："少来，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和我没有关系啦！"

可那时确实诡异的准确，我连在人群中都不爱笑了，心想，这北京的雨，估计都是我脑子进的水。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你刚从西站回来，独自走在雨中。崔岳在雨中撞见了你，你抓着他倾诉，就像当初李彦茗抓着我倾诉她对崔岳的感情一样。

你发给我的短信，至今还躺在那个泛黄的日记本里：

"I refuse to give up, I refuse to give in. You are my everything. I don't wanna give up, I don't wanna give in. So I have the rain."

2006/06/06 23:04

三天后，你又发来一段：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今天真的感受到你的心情了。很累，真真正正地感觉心已经萎缩了，甚至呼吸都会感觉酸。真想休息，但我不会像你一样逃避，因为我明确了一件事：我爱你。所以我不会做出放弃的决定。我们老师说'Just do it'，我期待甜蜜的爱情。”2006/06/09 23:17

那几天我们处于“断联”状态，可你给我的短信就像见面一样，时间都是在晚上我们经常约见的时候。

虽然被“拒绝”的人看起来是你，可在我心里，真正配不上的人一直是我。而接受你，几乎需要不怕死的勇气。

我心里很空，什么也不管了，就那么活着。

我把自己撕成了两半：一半在疯狂地想念你，另一半在拼命地推开你。

＊ ＊ ＊

六月九日，星期五。

我带着海淀区结防所的诊断证明回到主校区。那张纸已经在书包里压了很久，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无传染性”。

可我迟迟不愿把它拿到学校。那段时间，我已经被一次次通知、检查和判定弄怕了，仿佛每见一个医生，就会多得到一个伤害我的消息。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证明了这一点，我就能像个普通学生一样留下来。我太怕去校医院了，怕那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更怕它会剥夺我读书的权利。

初夏的清晨明亮而妩媚，阳光细碎地洒在树上。当我走进传染科，报上名字时，医生的眼神里没有一丝寒暄。

“你得马上离开学校，我给你开休学证明，赶快去教务处办休学手续。”他一边低头写字，一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我无力反驳。

我从医院出来，蹲在路边，无助地望着那条来时的路。心里空荡荡的，却又如此压抑。我面无表情，好想好想哭啊。

我小声地念着你的名字。

那一刻，我已经无法一个人扛过去了。我需要你，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我拨通了你的电话。

“喂？”

“孙玮，我想见到你，你现在在哪？”

“你在哪？我现在在东区上自习。”

“我在明湖那。”

“好，我马上就到。”

后来你告诉我，那天你骑车飞奔而来时，满是担心，怕我又是要找你谈“分开”或是说那些拒绝的话。

当你发现不是时，竟然松了一口气。

我走到明湖边，杨柳依依，随风飘舞。

我心中酸楚：杨柳啊杨柳，你可知道我就要离开北京了，没有书读了？杨柳啊杨柳，像你那么无忧无虑多好啊，我连过上正常的生活都成了奢望。

那天，天空很蓝，飘着几朵淡淡的白云。明湖的喷泉水雾被风吹着，像朦胧的白纱巾。我真的好舍不得离开这里，我已经爱上了这里。难道这里快要不属于我了吗？

我伸手去抚那杨柳，却望见你，从台阶上一步步缓缓走下来。

原本快要崩塌的心，在见到你的那一瞬间，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我回答说："我要离开北京了，医生给我开了休学证明。"

我正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平静，突然间，眼泪就肆无忌惮地涌了出来，一滴不等一滴地砸在小路上。

"我们坐在那吧。"我瞬间成为了一个泪人。

你坐在我身边，沉默地陪着我。

我只是语无伦次地哭着，说的全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我妈说要等我回家，给我做好吃的……她说要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市中心的肯德基下面的烤串，真的很好吃……"

感觉越想着家里，我哭得越伤心，泣不成声。当时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痛哭中，没有看清你的表情。

你紧紧握着我的左手，十指相扣，又一次次用手挡在我的面

前，挡住被风吹来的喷泉水幕。

我整整在明湖边哭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听到下课铃声，我极力止住哭，想到你应该去上物理课了。我说：“我们走吧，要上课了。你一个人回东区上课吧，我没有心思上课，我就在学校走走，你走吧。”

你说：“我们已经没有物理课了，我和你一起吧。”

你还陪着我。

后来你跟我说，你当时想的是：都怪我现在能力太小了，看着你难过，却没能帮上你。

我心里五味杂陈，你明明只是想靠近我的，却总是被我带进眼泪、病痛和不确定里。那时的你，本不该这么辛苦。

＊ ＊ ＊

止住了明湖边那场瓢泼大泪后，我像是把这半年的委屈都排干净了，心情竟然莫名地轻盈起来。

我们开始在校园里没脸没肺地游荡，煞有介事地研究路边的花花草草，仿佛两个逃课的中学生。走到操场，你总是惦记着篮

球，可惜那时没人在打。

我们站在铁护栏那，你神神秘秘地翻开手机，说等哪天有空，一定要我把发给你的每条短信时的心情都告诉你。

我凑过去，歪着头问：“你居然还存着？”

你低头在手机上改了些什么，才把屏幕递给我。我猜，你大概是改了我的备注名。我发给你的短信全都被加了锁，联系人那里端端正正地写着三个字：刘灵枫。

你说手机存储不够，为了留住这些短信，还删掉了不少别的内容。看着那些只有寥寥几个字的废话，也被你当作宝贝一样保存着，我忽然有些无措。

面对你，我的“精神内存”也总是告急。短信中一句话要在心里改上许多遍，打出来，删掉，再打，最后发出去的，可能只有几个字。对我这种更喜欢当面叽叽喳喳的人来说，打字简直是种酷刑。

可当你认真问起，我反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竟说了个很不合适的话：“我都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

说完就后悔了。是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以为只有你在“加锁”，其实，我早就把你的每一条短信，一个字、一个标点、发送的每一分每一秒，全都郑重地誊抄在了我的日记本里。我总觉得那些跳动在屏幕上的字符太不可靠，生怕它们随时会消失。

只是在那时，我没有告诉你。

我们走到西门，看见冶金制造总公司，你说：“我爷爷以前就在这里工作呢……”你也讲到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后来知道你家和冶金系统有很深的渊源。

太阳很大，我一溜烟跑回树荫里，留你一个人在太阳底下。

你愣了一下。

我站在树荫里笑着说：“好晒哦，我不要去那里。”

因为吃药导致色素沉淀，我变黑了很多，脸上还长了痘痘，那段时间我都丑得不敢多照镜子。

你笑着走向我：“不是你要出来走走的吗？”

你一定觉得我很赖皮吧。

你说：“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哭完了当然要笑啦！”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微笑。

（杨柳依依，明湖旁我们一起坐过的椅子）

第三部

我们几乎拥有过彼此

24.你教我叠五角星，与三食堂的默契

时间还早，你说：“我们去找辅导员左峰吧，说不定他能帮上忙。”

“不要，我怕。”我怕让更多的人知道，怕被他们伤害。

你看着我，没有急着说服我。可我知道你是对的，医院会给学校压力的。

“好，我们去找左峰。”

可是那天左峰不在办公室，我们失望地走在电力学院的楼下。

你想了想，又说：“那我们找班主任吧。”

我拨通了班主任的电话，“刘老师，我是刘灵枫，电力 11 班的。老师您现在有空吗？我有点事想找您……好，知道了。”

约好了时间。转头问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问题：“孙玮，我的眼睛有没有哭得肿肿的啊？”

你笑着看我：“没有”

我将信将疑地对你笑了。

你说：“我陪你一起去。”

我说：“你不要去，老师会说的。瓜田李下，我没有理由和你在一起。”

“那好吧，都 11 点了，我在三食堂那等你。”

“嗯。”

我看见你往三食堂走去，我转身跑着，照着教学楼门口的镜子，果然眼睛没有哭肿。

为什么我刚才哭了那么久，只流眼泪却不流鼻涕呢？难道我的悲伤也自带“洁癖”？想到这，我居然自己笑出了声。

我进门就往洗手间跑，泪痕在我脸上干得很紧。还没冲出几步，就听到你“哎！”的一声叫住我。

我猜，你大概一直在后面看着我，发现我不是照镜子傻笑，就是跑向洗手间，奇奇怪怪，净不干正事。

“我要去洗下脸。”我心虚地说。

你一把拉住我的衣袖：“不要去了，我不放心。我们一起上去吧。我也有事要问老师，我也有'病'的。”

我一头雾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要是学校也开除你怎么办？”

你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们来到了八楼。

班主任刘老师很温柔，一直在安慰我，说会帮我处理，会去医院了解情况。

我心里还是有无数问号：我现在是转专业的，会不会受影响？我是不是要像医院说的那样，连考试都得隔离？老师叫我放下心里的负担，好好养病最重要。

你也顺便说了你的情况。老师大概见惯了学校的情侣们，我们两个站在那里，嘴上说是同班同学，样子却怎么看都不像只是同班同学。

我们出来时，你说：“你好好听老师的话，等老师答复就可以了。”

我认真的点头，你的话我一向都是很听的。

＊ ＊ ＊

我们一起在三食堂吃饭。

聊天很细碎，你说到你不喜欢系鞋带，说那动作很复杂，怎么都没有简单的。我正好知道一种简单的系法，本来想教你，可低头一看，我们两个的鞋子居然都没有鞋带。

我比划来比划去还是没教会你。

真希望你能学会啊，这样我就能和你“兑换”你教我的五角星了。

你问现在我可以收下你的佛像了吗？我还是推辞，说收了它会很累。你没有再勉强我。

你说要送我回东区，但我看出你似乎有事情要做，就说不用了，你说晚上再找我。

我们坐在齐秀园外面的凳子上，你教我叠五角星。

我很快就学会了。你说当年你妈妈教你的时候，你学了两个小时，感叹“女生就是女生，手就是巧。”十分钟不到就学会了。虽然我的手又粗又笨，但听到你这样夸我，我还是很开心。

＊ ＊ ＊

黄昏的时候你来找我了，我们在东区食堂吃面。

你是甘肃人，爱吃面。那天我们似乎暂时忘记了白天的伤心，聊起你家乡兰州，你说那里连早饭都是超大碗的面，也聊起我家乡的朋友们。然后你居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用手擦嘴，再用餐巾纸擦手，其实更卫生。

“我妈说，手比纸干净。”

我听得目瞪口呆。

回到宿舍后，莲莲告诉我，她看见我们一起吃面了。

她笑着说：“我看到你和孙玮坐在那里，说说笑笑的，那个画面特别和谐，也特别美好。你们真的很般配。”

我装作若无其事：“和谁吃饭不都差不多嘛。”

莲莲却没有像往常那样顺着我的玩笑说下去。她看着我，又认真解释了一遍：“不是的。你们在一起，真的特别像一家人，又温馨，又默契。真的。”

我很少见莲莲这样认真。

那句“很般配”和“像一家人”，我嘴上没接，心里却悄悄

重复了很多遍，真想让你也听见。

你问我：“现在好些了吗？”

我笑着说：“现在很好，不要担心了。你放心回去吧，今天还是世界杯的开幕式呢。”

你说：“我不喜欢足球，我只喜欢篮球。”

不过你还是回去了。

你离开后，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汽水，爬上了体育场最高一级的观众席。

站到高处，四周忽然空了下来。墨蓝色的天空一点点低垂，远处的高楼只剩下深浅不一的剪影。操场上有人在踢球，球鞋摩擦塑胶跑道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下面练排球的朋友们还在说笑，笑声一阵阵飘上来。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像被留在了热闹之外，黑暗笼罩着我，如果学校真的要我离开，我还能去哪里？

我真羡慕她们，就算我不爱北京，我也不舍得离开啊。

手机屏幕忽然亮了起来，是你的信息：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待着，那样会很难受。我还是很想去打乒乓球或者出去转转。周末嘛。 2006/06/09 20:45

你在我身边装监控了吗，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

25.月光下打牌与那份莫名的醋意

夜色慢慢笼罩了体育场的每一个角落。我从最高那级台阶起身，走了下来。

接到你的电话时，你已经在来东校区的路上了。你说动物园广场那边有人在跳舞：“我们一起去好吗？”

我这人最爱看热闹，去哪里吹吹风肯定很舒服。可天色太暗，不知道会不会下雨，我回宿舍取了伞。你来的时候，我正拿着伞从宿舍出来。我说我怕广场会下雨，你说那我们一起打牌吧。

我其实更想和你去那个热闹的广场。

“可是我除了‘五十K’之外就不会打别的。”我小声抗议。

你愣了一下，笑着问：“什么是‘五十K’？”

“是个炸弹呀！”我说得一本正经，你却在那儿忍俊不禁。

我害怕大家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出主意说：“你先去邀请书江她们，再由她们顺带叫上我。这样大家就不会怀疑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会在一起了。”

我们开始在第二宿舍楼的小桌子那打“升级”，路灯照着。

我和你是一家，江江和白晓盈是一家。

我以前不知道打这个牌是以“家”来算的，所以当江江说“玮哥和灵枫你们是一家”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异样。

我看见你轻轻地笑了一下。

我那天傻傻的穿着校服，牌也打得一塌糊涂。江江总在旁边打圆场，说可以慢慢学，估计她也有点无奈。白晓盈却很实诚，恨铁不成钢地说我真的是不会打。

你倒一直没急，只在旁边耐心地提醒我：“你看见我没那种花色的牌了，就出那种牌。”

可我哪里一下学得会，还是常常胡乱出牌。你也不催我，我出什么，你就接什么，照着自己的节奏继续往下打。好像不管我把牌打得多乱，到了你那里，总还能接得下去。

我都打成这样了，你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地陪我继续玩。

我出着牌，白晓盈突然说：“灵枫，你的牙齿好白啊。”

我很莫名其妙，江江替我解释说是晚上的灯光效果。

但我瞥见你低头，带着一丝小骄傲的笑了。

估计只有我发现了。

打了几轮牌后，李泠刚好从路边那头回来。她放了东西就过来了，只说要看着我们玩。

因为没地方坐了，你后面正好是花圃的水泥护栏，她说："那我就坐在'玮哥'这里了哦。"

说完，她就那样挨着你坐了下来，低头靠向你那边，看你手里的牌。

哼，你都没有躲开一点。

我也说不清自己怎么了，心里突然一阵阵酸楚，赌气地觉得你们两个坐在一起很般配。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吃醋，也第一次确切地意识到：刘灵枫，你一定是疯了，疯了般在乎孙玮。

只是李泠挨着你坐下来这么普通的一件事，就让我心里翻江倒海。我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不受控制的占有欲感到吃惊。可我怎么能因为这种事情吃醋呢？

但在那个路灯下的夜晚，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的心已经拧成一团。

我知道你攒这个局只是为了哄我开心，我也确实很开心。

但看着这帮高手陪我“过家家”，我总觉得不忍心，没我在场你们会玩得更尽兴。

我还是坚持让李泠顶替了我。因为你在场，我舍不得走，便心安理得地靠在旁边当个看客。

有人发信息我就看看，随口和大家讲讲话。我记得那天我记错了日期，以为是父亲节，慌慌张张地跑回宿舍打电话，出来才发现日子算错了。那副冒失的样子，现在想来都觉得好笑。

你因为我退出了牌局，似乎也显得有些兴致缺缺。

这时，我的手机在掌心轻微一震，划开一看，竟然是你。

你在桌子对面，借着月色和灯光发来一句：“我们出去转转吧？”

我心想大家都打得正欢，你要是走了多扫兴啊。我赶紧回道：“不用了，你继续打吧，跟大家在一起挺好的，我就站着看会儿。”

我看见你的手机在石桌上嗡嗡振动，你没有立刻去拿，稳稳地打了一会儿，才不露声色地拿起来。

很快手机又震了，你回：“也行。但我也不想打很久。”

然后问我：“你在这冷不冷？”

我回：“我不冷，但是我有点累了，要回去睡觉了，也很晚了，等下我就和大家说哦。”

你看了看那条短信，停住犹豫了一会儿，回了：“好。”

回到宿舍，我并没有很快睡着。

关承磊的短信照例发了过来，他每天都坚持发，我都是不回的，心里对他满是心疼和歉疚。可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真正在等的，还是你的信息。

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聊了什么，只记得互道晚安后，我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听李泠说，我走后没多久，你也说累了不想打了，牌局也就此散了。

写下这段文字时，距离那个夜晚已经过去很久远了。很多细

节的心绪已经像风化的碎片，难以严丝合缝地拼接了。

但我依然记得那晚的月色真美，皎洁得有些不真实。

至于接下来的日子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出现了一大段空白。

26.C 语言考试，与孙玮的霸道温柔

眼看着就要考 C 语言了。六月的校园，空气里全是实验报告和期末复习的焦灼味。

我们宿舍密谋起“考试互助”的大计。

我平时的 C 语言作业全靠通信专业的同学远程驰援，一到实战，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

大家出的主意五花八门：有的说用 QQ 联络校外高手，有的说要把程序塞进优盘偷偷带进去。王策怂恿我带个优盘，我笑着摇摇头，就我这胆子，带了也不会用。他退而求其次，说考试那天在楼下自习，随时潜上来接应。关承磊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的考试安排，不管情况如何，硬是要在 QQ 上给我“指点迷津”，我很无奈。

三个人围着我这一门考试转，让我觉得既安全，又不安。

而你只是简简单单说了一句：“我就在四栋楼下等你，有困难我随时上去。”

其实我的水平也没差到完全得靠作弊。

那天运气不错，副监考竟然是我的好朋友王嘉木，他是计算机系研一新生，也是我 Dreamweaver 课的助教。因为这层关系，我经常逃他的课，作业也是他帮忙做帮忙批改，想想真是罪过。

考试那天，我身边坐的是个工科大二的男生，我们私下商量好互相照应。第一题简单，秒杀；第二题他碰上了矩阵，我碰上了字符串处理。

我正盯着题目发愣，王策竟然真的溜了进来，低声嘀咕了几句，给了个大概方向就不得不走了。旁边的同学问我矩阵怎么表示，我还记得，就告诉了他。

虽然最后的程序没能完全调试成功，但后面的代码补齐了。嘉木作为监考，非要等主考老师帮我看完答案、确认稳过了才放我走。于是我这个本想提前交卷的人，愣是拖到了最后才提交。

考完出来，我正打算在校园里透透气，班主任刘老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在办公室里，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和左峰老师谈过了，经管学院也知道了我的情况，但目前还没人正式处理我“休学”的事。

我说：“我没有传染性，要是我想留下来，我待在北京，照

样进出所有的教学楼，谁也管不到啊，为什么要让我走？就要学期结束了，让我考完所有的试吧。”

刘老师还是心疼我的，说：“那你先不用休学，就这么学着，要是学校非要你走再说。”

谈话间，你打来电话。我说我在刘老师这，你说你在旗杆下等我。

四五点的阳光铺在旗杆周围，显得很温暖。

远远看见你迎着我笑，和阳光一样明媚，你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情况怎么样？”

“通过应该问题不大。”

你说：“我说的是你的病。”

我轻轻笑着告诉你：“刘老师让我先留在学校，等学校赶我再说。”

你说：“嗯，我送你回去吧。”

“好。”

那一刻的对话和片段，很多都随着时间风化了。人的大脑容量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细碎的言语，却意外地记住了那个阳光温暖的下午，和你等我时明媚的样子。

＊ ＊ ＊

接下来的那十几天，整座校园都陷入了期末考的热浪中。电路、工程制图、大学物理……科目像大山一样压过来。

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但那只手机里的短信，从未断过。

有时候是最深层的恐惧：

我和莲莲在一间教室上自习，今天主区考试多，我就过来了，然后就碰上了，你呀多关心自己就好了，我现在很怕死怕被休学。因为怕失去你。

2006/06/13 22:00

有时候是跨越时空的相望：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好久没见了，在梦里见一下吧。

2006/06/14 23:43

什么时候我要亲口跟你说 晚安。

2006/06/14 23:55

＊ ＊ ＊

你那时候简直像个管头管脚的“家长”，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大堆藿香正气水和创可贴塞给我，叮嘱我防暑。那正气水的味道怪异得让人想皱眉。

不要把我说的像兔子似的，我其实很听话。我要走到哪都带上水，你要是感觉头晕无力就喝药。藿香水清凉防暑，多吃水果，要是不吃，我给你送过去看你吃呵。

2006/06/16 14:21

你时而成熟得像个大人，时而又像个需要疼爱的孩子：

你怎么看我都行，但不要小看我。也许你是为了摆脱纠缠。

2006/06/16 22:12

我已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轻视你了。因为在我心里，谁都比不上你，所以我从未意识到，在感情里，你也有脆弱。

我想是你生气了吧 生我没懂你意思的气是吧。其实我没生气只是后悔 后悔的事情是关于我三姨夫的。你不要生气才好

2006/06/16　22:59

傻丫头，我为什么要骂你。我只是有点怪你不理解我罢了。

2006/06/16 23:05

其实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你喜欢我这件事。我内心像有个设定一样：你值得更好的女孩，我随时会失去你。

＊ ＊ ＊

你的幽默细胞其实很丰富，只是平时藏着。有次你神神叨叨地发来：

告诉你一个十分抱歉的事，从昨天开始我已经被五个女的亲了五口，真郁闷死我了。搞得我腿上五个包，痒死我了。

2006/06/17 23:12

我忍着笑回你：没关系，那五个都是已婚孕妇，亲你也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我要给你发短信，我要跟你说话，再忍我会疯的——吃了没？

2006/06/21 20:49

* * *

渐渐地，你的短信里带上了一种笃定，甚至有泰戈尔的诗意：

好不容易这么多 我要把他们存到硬盘里 泰戈尔说绿叶恋爱时便成了花朵是吧

2006/06/17 23:45

你不用再多为我想了 因为你甩不掉我的。我呢就把种子埋起来等了 这样也好 可以安心学习了 因为事情很简单 我很明确我喜欢你 这是我的权利 即使你不喜欢我。冲动最害怕时间了

2006/06/20 11:27

我说甩不掉我 不是要困住你 我说过我希望有很多人去关心你 让你过的好一些 我的意思是你无法改变我喜欢你这个事实去自由的过吧 其实我会很自由过的也 因为不用担心谁会喜欢上我我会伤谁的心 我会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2006/06/20 11:45

时间会证明我的一切的。发太多了噢 不用担心我难过 我很快乐的 因为我很坚决很明确

2006/06/20 11:57

* * *

你甚至开始规划下学期：

我一定要让你养成爱运动的习惯 下学期我把网球拍拿来 从他开始怎样 有很多运动的。

2006/06/23 20:43

你在说下学期，而我会有下学期吗？

我不懂网球，可我在心里暗自惊叹：孙玮，你怎么什么都会啊，你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你这般好，我又如何与你相配啊。

你甚至把我的梦想也写进了你的理想里：

葡萄美酒夜光杯 扶叶泣露美人泪。为什么说打扰真不对呀你

2006/06/23 22:52

好吧。我会陪你的 如果你感受到风的话 不想见就关窗就行了。

2006/06/23 22:52

好 我会有成就的 你不是要环游世界么 我希望能陪你 所以努力学习 我会成功的相信我

2006/06/24 20:15

也难怪你不相信 凭我现在的水平谁都不会信的 不过我尽力为了理想为了妈妈为了刘灵枫 我会尽力的

2006/06/24 20:26

看到“也难怪你不相信”时，我有些茫然。

孙玮，我从来没有哪怕一刻不相信你。

我记得，你也曾在日常聊天里说过，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提不起精神，真正认真在意的只有很少几件事。其中有妈妈，有理想，也有我。

孙玮，你究竟是什么时候，把我放到这样重要的位置？

为了理想，为了妈妈，为了刘灵枫。

27.清晨的监督，与微积分背后的自尊

看到你发来要我加强锻炼的短信，还附上了晨跑计划，我心里其实是“拒绝”的。

我生来就没有运动细胞，哪像你，只要摸到篮球就像换了个人。你常说，虽然医生嘱咐不能剧烈运动，但球照打、汗照流，身体依然棒得像头小牛。

你这种运动达人，对我这个“资深懒猫”来说，简直难以理解。

那天早上，电话铃声像惊雷一样炸响。

我闭着眼迷迷糊糊接起来，是你那沉静的声音，催我起床跑步，还说你已经在路上了。我眯着眼看了下表，不到六点。我困得灵魂都要出窍了，但还是挣扎着从被窝里爬了起来。

等你的短信再次跳进手机时，我已经洗漱完毕。你骑着车出现在东区体操馆门口，带着清晨特有的露水气。

我原以为你会跟我并肩慢跑，没成想你往球门框边一坐，云淡风轻地扔下一句：“你跑，我看着。”

我愣了一下，只能闷闷地应声：“哦。”

我一边迈开腿，一边在心里犯嘀咕：孙玮，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大清早把我折腾起来，你自己倒在那儿当起“监工”来了？

你斜靠在足球门的立柱旁，偶尔抬眼看我，我跑得气喘吁吁，心里却在想：盯着我这个运动废柴跑圈，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勉强坚持了两圈就停下来，耍赖说累了。你倒也没逼我，点点头说：“行，那就先跑两圈吧。”

你凑近看了看我的脸，皱着眉嘟囔：“脸色还是有点发黄，等有空了，我还是得带你去大医院复查一次。”我摇摇头，心里清楚这都是长期服药留下的色素沉淀，医生说停药后自然会白回来的。

看着你认真的样子，我突然又开始胡思乱想。现在的我这么黑这么丑，你却偏偏喜欢；你长得那么高那么帅还那么聪明，到底看上我什么了？这道逻辑题，我至今都没解出来。

你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神游，笑着说：“那我们就回去吧。”

那时候天还没全亮，校园里刚刚有了人烟。你说要回去补个

回笼觉，我打着哈欠附和说我也困得不行。你看着我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

我也跟着笑，然后保证说：“好了好了，以后我会自觉锻炼的，不需要监督啦！”

当然，我是骗你的。事实上，我后来依然是一只无可救药的懒猫。

＊ ＊ ＊

六月底，考试渐渐少了，见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那天晚上，你把我约到东区那个破旧的篮球场旁。

你跨在自行车上，一言不发。

周围的空气粘稠而压抑，我心里紧了一下。直觉告诉我你出事了。我脑子飞快地转着：难道是家里出事了？还是……你突然清醒了，觉得不再喜欢我，要和我说清楚？

一想到这，我手心都开始冒汗。

你支支吾吾，完全没了平时那种云淡风轻的酷劲。我急了，放软了语气：“你说吧，没关系的，什么事都能解决的。”

你憋了半天，才闷声闷气地吐出一句：“我的微积分，才考了 60 多分。”

我愣在原地。就这事？难道不是过了就可以了吗？

我的成绩比你好一些，可能正因为如此，我起初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难过。直到你低声说：“可是，这学期我很努力地学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有些动容。前阵子复习时你确实“人间蒸发”了很久，原来真的是天天泡在自习室里。

我从没想过，平时看起来什么都不太在乎的你，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感到委屈。

我温柔地看着你，认真地说：“我觉得你已经很优秀了。大学里成绩也不是最重要的。我喜欢一个人，也绝不会是因为他的成绩。”

看你似乎并不相信，我连着保证了好几遍“我不在乎分数”，你的眉心才终于舒展开来。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李彦茗带来了一条关于你的“情报”

——你的物理应该是考了 100 分还是第一名。

她说这句话时语气轻巧，像是随口一提，却看了我一眼。

我还听说，江江在考 C 语言时抓耳挠腮，也是你从旁点拨才解了围。你是个深藏不露的“单科战神”，学习上的进步远超我的想象。

因为物理不在一个班，我没能亲眼见到你在物理经验分享会上的“狂妄”。

听说你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面无表情地说：“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物理。要是大家也跟我一样，半夜睡不着就搬个凳子在水房等蚊子，估计都能考 100 分。”

我听完瞳孔都要地震了。

我想起你发给我的那条短信：“从昨天开始我已经被五个女的亲了五口，搞得我腿上五个包。”

那是你一个人在熄灯后的水房，借着昏黄的灯光和物理死磕。

你这人啊，冷得够呛，也酷得彻底。

＊ ＊ ＊

翻看那时的病历，6 月 12、16、22、26 日，这些密集的日期记录了我往返于结核防治中心的忐忑。

那天，我鼓起勇气对医生说：“学校现在管得很严，能否开一个证明，汇报现在的情况，否则他们不让我待下去了。”

不知是哪一句话触动了她，那位平日里严肃的医生突然变得格外仁慈，点了点头，拨通了校医院的电话。

我屏住呼吸，听着她对着话筒清晰地交代：“这个学生可以留校继续读书，目前的身体状况待在学校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留下来读书”，我到底等了这句话多久啊。

在那一刻，它比任何情书都要动人。

我趁机问能不能参加接下来的军训，医生的语气瞬间变得坚定：“绝对不行！”

回程的拥挤公交车上，窗外的风似乎都带上了甜味。

我迫不及待地给你发短信，告诉你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积压在心头许久的巨石终于落地，那些关于退学、关于离别的阴霾散去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让你为我担惊受怕了。

回到宿舍，我如释重负地宣布：7 月份的军训我不参加了。

室友们投来羡慕的目光。你听说了也只说不去也好，正好趁机彻底休息。

那几天，看着大家忙前忙后地准备迷彩服、胶鞋和防晒霜，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旁边看着，心里出奇地平静。

只是有一丝，说不清楚的，舍不得。

因为军训一开始，我们就要分开了。

28.操场的星空与那场治愈的红霞

离分别的日子，真的近在咫尺了。

期末考试彻底画上了句号。那天傍晚，你发来信息说：“我们一起出来走走吧。”

我们哪儿也没去，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并肩坐在东区操场的草坪上。

操场上影影绰绰的，有成群结队的打闹声，也有相拥私语的情侣。在渐渐浓郁的夜色里，谁也看不清谁。

我们仰头看天，那是六月特有的、深邃得化不开的蓝。

操场的一角，有些情侣表现过于亲昵。你戴着眼镜，看得很真切；我没戴眼镜，眼里只有模糊晃动的重影。

你突然有些局促地拉了拉我，说：“咱们转个身吧，这边……看着不太方便。”

我好奇地回头瞄了一眼，只见两个重影紧紧拥抱在一起，确实亲密得有些过分。我们便默契地换了个方向坐着。

话题不知不觉绕到了那个最敏感的词上——“怎样做别人的女朋友。”

我抱着膝盖，有些茫然地说：“我觉得做一个人的女朋友，就要能为对方做很多很多事。但我好像还没准备好，我怕自己做不好。”

你摇了摇头，声音在夜风里格外温柔。你说你的理解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就是简简单单相处，并不需要承载那么重的压力。

我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差点脱口而出：要不我做你几天女朋友，试试难不难，好不好？

这个念头来得太快，快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脸上微烫，低下头咬着嘴唇，心里却又浮起一点甜。

幸好你读不了我脑袋里面的想法，夜色也给了我掩护。

其实，我心里的防线一直在摇晃。

我就像得到一块本不属于我的稀世珍宝，贪念渐起，却越来越害怕无法长久拥有。

把我的心交出去，我能做到吗？我向你倾诉着内心的惶恐。我怕自己没法像你喜欢我那样深切地喜欢你，怕我单薄的回应，承接不起你沉甸甸的感情。

那一晚，我们对着天空聊了很久。具体的言语早已模糊，但那种轻松、通透的感觉却一直刻在心里。你话依旧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沉思。

时光走到这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我清晰地看到我的心开始动摇：也许，最后我真的会成为你的女朋友吧。

我们一直待到操场清场。看着人群三三两两地从那个狭窄的小门挤出去，天色已经很晚。

后来，你曾一脸无奈地跟我提起，李彦茗跑去质问你是不是向我表白了。你和我感叹说“她疯了”。

我其实理解不了你们那种关系，也懒得去想了。她所讲的关于你的八卦和对我的针对，莲莲也经常看不惯，为我打抱不平，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也许男生和女生的逻辑，真的隔着银河系吧。

＊ ＊ ＊

有天傍晚，窗外大雨磅礴。我正窝在宿舍看书，手机却突然震动。是你发的短消息：

“快点出来，看天空中有很漂亮的太阳雨，很美。”

我几乎是瞬间跳下床，抓起伞就往外冲。

舍友诧异地问我去干吗，我支支吾吾解释不清，心里只揣着一个念头：我要去看你看到的雨。

我以为你在东区，结果你说你在主校区。

雨势渐小，地上满是深浅不一的积水。那场太阳雨我没有赶上。

可当我抬头，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的说不出话。那是雨后漫天的红霞，绯红、橘金交织在一起，映透了整片苍穹。

我慢慢收起伞，任由清凉的空气包裹着我。整个东区空无一人，我就那样独自伫立在这一场盛大的美丽中，一直以来压在心头的沉重感，在这一瞬间消散了大半。

回去的路上，我给你发信息说：“我没赶上太阳雨，但我看见了满天的红霞。”

我问你：“你是不是也正和我一起看着它？”

你回：“我在宿舍里看。”

我握着手机，轻轻地笑了。不知道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是否也像这连绵的天空一样，正在某个高处悄悄相连。

回到宿舍，面对大家疑惑的目光，我只能胡乱糊弄过去。她们哪里知道，我刚刚去见证了一场只属于我们两个的、绯红色的奇迹。

青春里因为一个人，连一场雨、一抹霞光，都变得有了灵魂。

29.守护：从结防所到 309 医院

这样的日子，既痛苦又透着一丝隐秘的快乐，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很累很累了。

白天要上课、复习、考试，要处理转专业后的各种手续；身体被药物和副作用拖着往下沉，有些时候因为大把的吃药，会生理性地恶心到想吐；还要隔三岔五逃课，挤公交去医院，面对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窗口和医生。

可当时我只能自己去问、自己去跑、自己去害怕。

直到你出现，我才第一次觉得，那些路好像没有那么长了，我竟然奇迹般地轻松穿过了那段最阴霾的时光。

＊ ＊ ＊

此刻的我，陷入了一种尴尬的“身份迷失”中。

关于军训不去的申请，到底该向谁开口？我去找了经管辅导员李刚老师，他也支支吾吾给不出准话，校医院只给了“不予军

训”的医嘱，却没告诉我这道程序该如何落地。

你看着我这副糊涂样子，眉头紧锁。

你终于拿出了你的霸气，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糊涂下去不行。既然军训不去了，我一定要陪你再去一趟海淀结核防治中心。”

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

我不愿意让你陪我挤那趟永远人满为患的 26 路公交车，不愿意让你看到我为了生活奔波时的狼狈，不愿你因我而变得同样劳累，更不忍心让你也陷入那个破破烂烂、透着几分凄凉的防治中心。

可你坚持要陪我再去一趟。在你的坚持下，我终于点头了。

那天是 6 月 26 号。清晨，阳光已经带了火辣的苗头。

我特意挑了一件粉绿色的上衣，搭配简单的牛仔裤，斜挎着那个淡绿色的小包。你穿着件最普通的 T 恤，背着日常那个大书包。

过马路时，你特意站在我外侧，护着我。

我们站在站牌下，像一对最寻常的大学生。

盛夏的 26 路永远挤得像个沙罐。以前我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总得偷偷逃课。北京的公交司机像脾气很急的小孩，最爱在拥挤的路口猛地一刹，让整车人猝不及防地往前一倾，发出一阵惊呼。在摇晃的车厢里，我唯一的奢望就是能抓到一个牢固的扶手，不至于一个刹车一个踉跄。每次下车，都有一种如释重负却又筋疲力尽的虚脱感。

我先挤上车，你紧跟在后。人潮把我推向车厢深处，我个子不高，够车顶的横杠有些吃力，手臂伸得生疼。

你站在稍微靠外的地方，隔着人海看了看我，我示意我没事，你就转头看向窗外。我们像陌生人一样保持着沉默。直到快到站，车厢终于松动了一些，你才穿过人群走到我身边。

虽然依然没有座位，但那一刻，我的呼吸顺畅了许多。

到了地震局站，我领着你走向那个我跑了无数次的结核防治中心。热浪扑面而来。

以前每次独自走这条路，总觉得长得没有尽头，还要担心着医生今天又要说什么。

那些医生总是很不耐烦，多问一句都像是在讨饭。有时一个

问题要分好几次、自己跑来跑去，才能把想问的话问完。回想起来，满心都是酸涩。

但今天有你在身边，那些冰冷的恐惧，好像都被阳光晒化了。

你感叹了一句："这地方怎么这么绕啊？"

我笑着说："是啊，第一次来幸好遇到一个京大的同学带路，她之前已经探过路，要不然我自己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找到呢。"

讲到这些小幸运，我不自觉地开心起来了，你看到后，眉眼也跟着温柔地舒展开来。

穿梭在北京巷弄那些陌生的风景里，我有一瞬的恍惚，仿佛回到了童年长大的外婆家，那里也有长长的巷弄，有风中哗哗作响的乌桕树，有河堤两岸在季风里起伏的庄稼，还有湿润的空气。

那种奇妙的重叠，让我生出一个近乎奢侈的念头：要是能带你回我的外婆家，该多好。

可我终究保持了缄默。那些想带你去看的念头，最终都悄悄沉入了那一年的夏日地底。

在一楼楼道领了病历，我像往常一样，心惊肉跳地走向二楼

诊室。

轮到我们时，我让你站在身后不远处。那位平日里横眉冷对的大夫，在看到你的时候，表情竟瞬间变得平和起来。

你无声地宣告着：这个女孩，也是有人撑腰、有人心疼的。何况撑腰的还是个超级大帅哥。那一刻，我心底生出了一丝微小的骄傲。

给医生看了新的肝功能检查，我问我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得到的还是一句“按医生的话吃药就行了”。我站起来朝你走来，你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是一样。其实你看得出来，我还是说不清楚。

你看着我支支吾吾的样子，没再追问，径直朝着医生的位置走去。你走在前面，背影清瘦而挺拔。我低头跟在你身后，活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你从容地坐下，淡定地向医生说明了我们的关系，声音沉稳，不容置疑。

那一刻，你俨然成了我的“家长”。平日里咄咄逼人的大夫，此刻出奇地耐心，与你交谈起来。你们一来一往，聊得自然而周

全。我完全听不清你们在聊些什么，那些医学术语成了模糊的背景音。因为你挡在我身前，我便再也不必独自面对恐惧了。

直到你起身礼貌地道谢，我才如梦初醒，慌忙跟着吐出一句谢谢，小跑着追上你从容的脚步。

走下楼梯时，阳光穿过走廊的窗格。

我由衷地对你说：“谢谢你，孙玮。”

你脚步微顿，有些诧异地侧过头：“谢什么？”

“你不知道这个大夫以前有多凶。每次来这里，我都像独自在面对一只随时会扑过来的老虎，连呼吸都要屏住。但是又不得不来。你居然能和她聊得这么顺畅，真的……很厉害。”

你淡淡一笑，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述说别人的故事：“我自己也一直生着病，见医生早就习以为常了，没什么特别的。”

我的心忽然疼了一下。哪有什么天生的淡定从容，不过是那些无人知晓的辛苦，早已被你过成了寻常。

从小巷出来，迎面撞见一家燕皮馄饨店。木质楼梯窄窄的，每走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们挑了二楼靠窗的角落坐下，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热气氤氲了视线，我看着你忙前忙后拿碗筷的身影，鼻腔深处突然泛起一阵微酸，竟脱口出一句荒唐至极的话："孙玮，你真的好像个妈妈。要不，你做我的妈妈吧？"

你毫无愠色，只是云淡风轻地应道："做妈妈就做妈妈好了。"

你身上总有一种奇妙的重叠——既像威严的家长，又像赤诚的孩子。

你同我商量着病情，字句间又好似一对相依为命的"少年夫妻"，共同处理生活里的琐屑。

付钱时，我执拗地抢先买了单，刚好挂号剩下的零钱攥在手里，而你身上只有整钞。你大约是洞悉了我那点敏锐又倔强的自尊心，便没再坚持，顺着我的意让我付了账。

走出店门，天色尚早。你告诉我，你问过北京的亲戚，治结核最权威的是 309 医院。

你看着我："反正今天还早，我也没什么事，我带你去 309 医院吧。"

“嗯，好。”

你给朋友打电话核实地址，结果对方居然把地址发到了 QQ 上，那时候的手机可是收不到 QQ 信息的。你气得低骂了一句：“我靠，这哥们儿居然发到 QQ 上了！”随即直接拨通电话确认。

公交站旁有个花坛，里面种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树后是一排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你立在树影下打着电话，我无事可做，便顺着花坛的水泥围栏走来走去，绕着大树，看着马路上往来如织的车流。阳光透过叶缝碎了一地，细细密密地洒在我脸上。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谢命运：在荒芜的岁月里，它竟也曾对我如此温柔厚待。

你挂了电话，转过头说：“离得不远，我们打车过去。”

出租车带着我们一路向郊外驶去。喧嚣的市中心渐行渐远，窗外的景色随之变得荒凉而悠远。路两旁是一排排挺拔的白桦树，枝干洁白，直插云霄，如同一列沉默的仪仗队，延伸向地平线尽头的群山。

医院门前尚未铺就的泥土地和小土坡透着原始的质朴，309 医院的标志，就在这片荒凉的底色中赫然出现。

这是一所军医院。

下车付钱时，你抢在我前面把钱递了出去，还找了个无从考证的借口：“我妈能报销。”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你妈妈，但她已经默默为我付出过了。

谢谢。

我们就这样并肩，走进了那家权威医院的大门。

30.山上的“旅行”与那句一语成谶

309 医院的设施感觉挺好，建筑亮堂而正规。导医小姐指了指后方，告诉我们结核科不在主楼，而在后面的山上。

我们道谢后，开始往山上进发。

我不禁暗想，把传染科建在山顶，大概是为了让病毒在林间散尽吧。

山路寂静。我再次劝你：“孙玮，等下你别上去了，这边的结核患者都是好多年的，这样对你不好。”

你还是那副执拗的样子，丢下那句老话：“大不了一起休学。”

走了很久，终于在山路的右手边看到一户小院子，那里有个大门，我们就过去问。

结果发现，结核科还在山的更上面。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

我撑开伞，想为你遮一点阴凉，你躲了出去，说不用撑，我也就没有勉强。时近正午，烈日当空。山路两旁竟然有人开辟了菜园，满眼青翠，倒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郊游。

我兴奋地跳进菜园边，突发奇想考你：“孙玮，你知道这是什么菜吗？”

你摇头。

“那这个呢？”

你还是摇头。

我只能暗自感叹，王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终于让我抓到了一个缺点：你不认识蔬菜。

“那是西红柿，那是长豆角，还有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些，我笑得特别开心，那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松弛感，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个病号。

你站在马路右边的树荫下，看着我这里一下那里一下活蹦乱跳的样子。

你说：“很少看到你这么开心。”

我笑着说：“是啊，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你看着我，突然很认真的说了一句：“我明白了你对我的感

情。”

我愣在当场，有些愕然。怎么会突然说这种话，我自己都还不明白，你又怎么明白的。

我们在转弯处发现了一排长长的房子。我惊呼：“这房子真像我初中时住的地方！”

你打趣道：“你家住这么多房子啊？”

“是啊，以前是敬老院改建的，半夜上个厕所都要穿过长长的走廊呢。”

我似乎很少向你提起我的成长。

那段并不丰盈的岁月里，这世上最早给过我无条件爱的，是我的太婆。她总叮嘱我背熟家里的地址，教我如果走散了，就对路人念出那一串字符，像一句能回家的咒语。每逢家里吃鸡，她总是把那对鸡翅膀夹进我碗里，笑着念叨：“我家细仔，吃了这对翅膀，将来要飞到北京去看毛主席。”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善良与慈悲的爱过。我想，我也愿意一生善良，一生纯粹。

你说你也有对你很好很好的奶奶和妈妈，以后我也对她们很好很好，好不好？

你话不多，我们沿着山路走到了目的地。你对我温柔地笑了笑：“进去吧。”

挂号时，我随口拉住一个人问路。你立刻警觉地叮嘱我：“在这里不要随便问路人，要问就问带口罩的工作人员。”

你找了一位保洁阿姨问清了诊室。

医生询问后，开了 X 光片的单子。拍片时，医生说我的内衣可能不适合拍，给了我一件白大褂。

我把淡绿色的包包和换下的衣服一股脑儿塞进包里，交给你保管。包包不大，衣服的边缘若隐若现。

当我穿着宽大的白大褂走出来，正撞见你守在门口。你看着我，调侃道：“还挺像个小护士。不过，你脸红了。”

那一刻我们站的很近，我的脸烫得惊人，却还是嘴硬反驳：“才没有，是天太热了！”

说完，我逃也似地冲进了拍片室。

在 309 医院，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医生。诊室里的患者大多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老大夫却出奇地淡定，口罩都没有戴，面无遮拦地坐在一堆 X 光片后面。

他对着我的片子端详了许久，缓缓开口：“发现大概有五六个月了吧？”

我有些木然地回答：“是入学时查出来的。”

我带着一丝侥幸问他，这算不算发现得早。

他摇了摇头，语气平静：“不算了。”

他却是个极有耐心的长者，有问必答，并让我安心治病就好。知道我已经服药后，他没有再开新药。你守在旁边，神色也放松了不少，大概觉得既然专家都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我提起接下来的军训，老先生的反应竟和之前的医生一样坚定：“绝对不行。”

我问他能不能开个证明。最后大夫说不知道行不行，反正还是给我开了个假条。

很可爱的一个老大夫。

走出医院大门，我们回到了山下的马路边等公交车。

那是一段极其僻静的荒郊，等了好久也不见车辆经过。北方的夏日阳光透过高大的树冠直射下来，光影在地面上跳跃，明媚得有些晃眼。

我们并肩站在简陋的站牌下，中间却莫名其妙地隔了约莫两米的距离。

我偶尔偷看一下你的侧脸，再看看远方苍翠的山。那一刻很安静，很惬意，像是整个北京都忽然退远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站在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路边。

路两旁的白桦树被风轻轻吹着，树叶在风中翻飞，那一刻的安心，让我觉得即便在这个荒郊野岭站上一辈子，也是件极开心的事。

突然，一辆公交车晃晃悠悠地驶来。

我犹豫了一下，拿不准是不是这趟，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车门一关，它便冒着黑烟绝尘而去。你转身确认了一下站牌，有些懊恼地说：“这趟车其实可以坐的。”

荒郊的午后再次归于寂静，下一趟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尽头，突然没头没脑地感叹了一句：“很多事情，就像这趟车，如果不好好把握，它就开走了。而下一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

我心里怅然，低声问：“你是说你自己吗？”

你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看着远方。

很多年后，我依然无法忘记和你等车的那个午后。

这句话竟成了一语成谶的预言。

下一趟公交车终于晃悠着靠了站。

上车后，我们坐了一前一后的位子，我恰好就在你身后。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角度，想看你就可以一直看你。我偷偷伸出手，在空气里顺着你的剪影比划着。

你大概是真的累坏了。陪着我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奔波、排队、交涉，此刻你靠着窗户，神色里透着一丝倦意。

我一会儿看看窗外飞驰的街景，一会儿偷偷瞄一眼你的背影，心里像塞进了一团刚晒过太阳的棉花，暖暖的。

回到学校，我们在食堂胡乱塞了几口晚饭，你便拉着我去见左峰老师。

我依旧战战兢兢地跟在你身后。左峰看到 309 医院开的假条，说他会和教务处沟通，让我不用参加军训了。那张薄薄的假条，竟然真的成了我的护身符。

从行政楼出来，夕阳把东区的槐树林染成了一片金红。

你执意要送我回宿舍，其实你这一天已经很累了吧。

我心里满是感激，却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惆怅。不用参加军训，意味着再过两天我就要买票回家了。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你了。

回东区的路上，我看着一排排的槐树，那种“劫后余生”的高兴和“即将别离”的失落，在晚风里绞在了一起。

快到女生宿舍楼下时，你停住脚步，叮嘱我好好休息，说你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去军训了。

我点点头，轻声说：“孙玮，谢谢你。你也累坏了，早点睡。”

说完这句告别，我们僵持着却谁也没挪动步子。

我坚持让你先走。你拗不过我，终于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下，挥挥手示意我快进去。我乖乖点头，钻进了树影里。

余光看到你慢慢走远，直到消失在视线的尽头，我才慢吞吞地回到宿舍。

31.错落的军训名单与那个未竟的拥抱

那天从医院回来，你竟然直接把 309 医院的挂号单拍在了宿舍的桌子上。直到研究生毕业、准备离开北京去广州前，我才从王策口中听说了这件事。

你那样坦荡，甚至带着一点近乎挑衅的意味，但你却从来不会亲口告诉我。

＊ ＊ ＊

我没打算立刻买票回家，心里贪恋着，想多陪你一刻，便是一刻。

可两天后，参加军训的分组名单公布了，班级全部被打乱，分成了好多连。莲莲她们说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自己也去看了下，发现真的有我的名字，可是我什么军训物品都没有准备呢。

第二天就要去军训的地方了，隔壁宿舍的同学遇到我，约我一起去药店买点中暑和防蚊的药，说晚饭后一起去。我说好，心里想着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从食堂出来，暮色已深。操场上踢球玩耍的人渐渐少了，我

从一食堂吃完饭就急急地往宿舍赶，路旁的槐树落下一地碎影。

我正纠结着要不要告诉你，脑子里想着你，走着走着就出了神。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嘿”。

我以为是幻听，继续往前走。然后又是一声，我才回头。

你定定站在我身后，说你刚打完球，看到我急急地走，叫了我，我完全没有反应，径直走掉了，你才又叫了一声。

你哪里知道，我走神是因为正在想你，而你竟然真的就在槐树旁出现了。那一刻，我有些羞赧地低下了头。

我不敢告诉你，我走神的时候多了去了，但是基本都是因为想你。

你问我票买好了吗。我摇头并低声说：“名单上有我，我得去军训。什么都没准备，正约了同学去买点避暑药。”

你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怒火：“胡闹！我去找李刚。”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你已经怒气冲冲地朝主校区走去，步伐

快得惊人。

我叫你，你也不理我，小跑着冲上去拦住你。

你倔强地不肯停，只丢下一句：“别担心，我来搞定。”

我一路小跑地追着你，你终于停下了脚步。我告诉你：“我已经给左峰打过电话了，他说这是学校统一公布的，没法改，但我可以在病号班，每天待在树荫下就好。”

你还是气难消的样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你先准备着吧，我还是得去找李刚问个明白。”

“防暑的就不用买了，我给你带过来。”

“你不用自己用么？我自己买就好了。”

你摆摆手，随口扯了个理由：“你不知道我妈给我寄了多少呢，多得根本用不完。”

“哦。”

我看着你，心底泛起一阵酸涩的甜蜜。

回到宿舍，我急急地开始准备军训的东西，跑到超市里一顿

狂买，衣服、日用、书本、零食、写了名字和连队的脸盆。

整整装了一大麻袋子，我完全拎不动。

出发前夜，你给我带来了一大包防暑物资，整整又是好几排藿香正气水，还有厚厚一叠创可贴。你知道藿香正气水有多难喝吗？苦涩辛辣的味道，简直是某种酷刑。

“这么多呀。”

“我妈寄得太多了，这东西虽然难喝，但管用。”

你告诉我，你又去找了一次李刚，可还是没能争取到我不去军训。

我都无法想象，一个电力学院的男生去找一个经管学院的辅导员理论的画面。你叹了口气，叮嘱我到了军训基地如果有什么事，一定要及时联系你。

我反过来安慰你：“没关系，去就去吧，病号班不用真的训练，就当换个地方看书了。”

看我这么释然，你眼里的焦灼才终于平息下来。

其实我没有说出口的是：如果回家了，我就见不到你了。如

果去军训，至少我们还在一起。

想到这里，心里竟然生出一丝期待和开心。

直到我研究生毕业，你给我的那些藿香正气水和创可贴都没能用完。也许它们早就过了期，在漫长的岁月里，静静躺在柜子最深处。

你早已离开了我的生活，可你留下的这些药却一直陪着我度过本硕。看着它们，心会隐隐作痛。

＊ ＊ ＊

七月的北京，太阳毒辣得像要把地皮烤干。

早上，我们按照不同的连分配了汽车。大包小包的行李塞满了车厢，大家像搬家似的，把所有不安和期待都带上了路。

下车后，所有学生都拖着重重的行囊，站在一个巨大的水泥操场上。

全校师生齐声喊完口号后，连队便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人潮汹涌，我拼命朝你的方向张望，可目之所及全是清一色的迷彩绿，根本分辨不出谁是你。

轮到我们连出发了。当所有人渐渐远去，喧嚣的操场归于寂静时，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拖着那个巨大的编织袋，在发烫的水泥地上一步、一步地挪动。

偌大的操场，只剩下我这一个移动的黑点。

那一刻，连我自己想起那个画面，都觉得搞笑又心酸：刘灵枫呀，全世界都走光了，就剩你一个人在原地磨蹭。

我也在想，孙玮，茫茫人海里，你有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如果看到了，我可真是糗大了。

快挪到分岔路口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怎么是你呀？”

回头一看，是电力十班的一位男同学。

他看着我涨红的脸，主动提出帮我拿。我本能地拒绝了，那个袋子重得离谱，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拖累别人。

“真的很重的呢，不用了，我能拖过去，拖着不重呢。”

可他很坚持：“我还能拿得动呢。”

他把自己的袋子扛在肩头，一手提起我的袋子，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他显然低估了这袋东西的重量。

我更不好意思了：“我们两个人一人一边吧。”

到了岔路，我赶紧让他放下：“放下吧，剩下的路我自己拖过去就好。你们电力男生宿舍住得远，快赶上去吧。”

他没有再坚持，放下后叮嘱了两句便匆匆离开了。

在那个全然陌生的连队里，能遇到一位帮我提袋子的老同学，心里已是极大的慰藉。

直到黄昏时分，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找到了宿舍。

宿舍墙皮脱落，床铺散发着陈旧的气息，军服酸臭得必须清洗过才敢往身上穿。

那时候的手机还没那么全能，充电插头成了稀缺资源，要等好久才能等到一个位置。在那段没有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时光里，大家安顿下来后的消遣，也不过是面对面的闲聊，或是翻开一本已经揉皱的书。

我终于安顿好了行李，心里却在不停想：孙玮，你们住的地方离我远吗？

我一边忙碌，一边焦虑地盯着手机电量。忙乱了一整天，始

终没等到你的音讯，失落已经堆到了嗓子眼。

可我盯着屏幕，呼吸仿佛停滞了一秒。

我回去后一定要去找你，我要拥抱一下你，别生气呀，我说的是真心话，虽然不太尊重你。晚安了，刘小枫同学。 2006/07/02 21:22

在那个保守又羞涩的年纪，一个拥抱的承诺，比任何誓言都要来得灼人。我在心里，紧紧抱住了你。

＊ ＊ ＊

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接到了李阳的电话。她是我新宿舍的舍长，在电话里热烈地邀请我：“等军训结束搬回校区，我们住一个宿舍吧，大家都特别好相处，想先找你聊聊。”

李阳是个典型的北京女孩，爽朗、幽默，像一团跳动的火。她是除了王策外，我来自北京的另一个好朋友。

这通电话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吹散了军训基地的霉味，也吹进了我荒芜已久的心田。

那是新生活在向我招手。

32.迷彩色的“搜索游戏”

军训生活在一片迷彩色的喧嚣中拉开了序幕。

因为身体里那个尚未治愈的“小麻烦”，我被分配到了病号班。这意味着我脱离了操场上那一波波如热浪般的口号声，却也陷入了一种近乎荒芜的孤独。

我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一小片树荫下，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搬着小塑料凳，坐成一排，像一群被遗弃的观众，看着那些在烈日下站得笔挺的同学。七月的阳光把地面晒得滚烫，蝉鸣一阵高过一阵，远处操场上的口号声随风飘来，忽远忽近。

出门前，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微积分》。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失策。

复杂的公式像是一群扭曲的蚂蚁，怎么也钻不进脑子里。无聊到了极点，我便开始研究树干上的生灵，偶尔发现一个半透明的知了壳，小心翼翼地抠下来放在书页上，对着那空洞的躯壳发呆。

但我更多的时间，是在玩一个只有我一个人了解的游戏——

寻找孙玮。

操场上是一堆堆绿色的方阵，远远望去，像是一片片被风吹乱的草丛。

我坐在凳子上，微微眯起眼，试图在那密密麻麻的迷彩服里，辨认出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那是你吗？那个转身姿势最标准的？或者是那个在休息间隙低头整理帽檐的？

那么远的距离，所有人又都穿得一模一样，我的视力在那样宏大的底色面前显得如此力不从心。可是我乐此不疲。我会在心里各种分析：按照班级序列，电力系应该在左手边第三个方阵……不对，那边阳光太晒了，你们可能会换位置。

我其实毫无头绪，却固执地觉得，只要我看得足够久，空气里总会浮现出某种关于你的微光。

这种无聊的等待里，唯一的亮色是认识了一个北方计算机系的女孩。她性格爽朗，说话带着一股子北方人的干脆劲儿，这让我这种南方姑娘觉得很有趣。我们两个每天坐在小凳子上，一边躲避教官的视线，一边小声咬耳朵，分享着这枯燥生活里零碎的乐趣。

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每天解散返回宿舍的那一小段时间。

虽然男生和女生的驻地是分开的，但那间狭窄拥挤的小卖部成了唯一的“灰色地带”。

我会故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到处晃悠，像是一只在寻找领地的猫。那种期待感在胸腔里跳动，我总幻想着转过那个水泥墙角，就能撞见你。

有一次，奇迹真的发生了。

我远远地看见了你，穿着那身军装，即便在一群男生里，你的存在感依然那么强。那一刻，我内心慌乱得像是被突然抓包的小偷。

后来又有一次，我们在小路上迎面相遇。

那种走向对方的感觉如此真实，我们越走越近，我甚至看清了你脸上细小的汗珠。可纪律森严，教官的哨声就在不远处，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目光交汇，又迅速错开。

食堂也是我最期待的地方。

所有人都要站在餐盘前等教官指令开饭，吃饭都是馒头，肉

菜不多。大家像雕塑一样等着那一声“开始吃饭”，都饿坏了。我担心你军训了一天，眼前这点饭菜能不能吃饱。

在那个短暂的、全场静默的时间窗口，我的“搜索游戏”又开始了。我站在人群中，目光掠过一排排陌生的绿色，疯狂地捕捉你的影子。如果那天足够幸运，我能看到你侧身的轮廓，但更多时候，我只能望着满眼相似的绿色，直到希望一点点落空，再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

我的军训生活，就这样在《微积分》的符号里、在对蝉鸣的观察，以及每天在人群里寻找你的目光中，悄悄溜走了。

那些等不到的消息，和那些远远瞥见的侧影，构成了那个夏天最闷热、最焦灼的回忆。

33.戛然而止的军训与七月七日的深情

七月的北京，阳光毒辣得像要在大地上烧出一个洞来。

病号班的树荫，成了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我坐在塑料凳上，隔着一片刺眼的日光，看着你们在操场上机械地重复着走方步，汗水把迷彩服浸成了深绿色。我明明什么也做不了，却忍不住心疼起你来。

随后几天，你们开始学打军体拳，动作整齐划一，口号声震天响。后来听说教官在你们班列队时提到了我，说：“瞧瞧人家病号班的同学，想学军体拳都没有机会，你们这群人还不好好练！”

我听了直想苦笑。我哪是想学什么拳法，只是希望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 ＊ ＊

我的军训生活，在那个雨夜之后彻底变了样。

北京的雨下得急，夜里的寒气顺着单薄的行军床钻进来。第二天起来，我就开始发烧。

你从短信里知道我还要值夜班，急得语气都硬了。

那是 2006 年 7 月 5 日的早晨，9 点 15 分，我的手机震动，是你发来的：

我好着呢，你才重要，管好自己，不用管我。

2006/07/05 09:15

我看着屏幕，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疼爱自己的大人，心里泛起酸楚。我想听你的话，“管好自己”。可身体已经不由我做主了。我撑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军训基地的校医院。

校医院的老师一见到我，推了推眼镜，惊得直接站了起来：“你怎么在这儿？辅导员不知道你的情况吗？怎么把你弄来军训了！”

她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开了证明，强制让我返校。

那一刻，我像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木偶，一刻都没耽误地收拾了那个沉重的行李袋。

离开基地的路上，车子在蜿蜒的山坡上绕行，窗外的山路像一条灰色的蛇。那些风景于我都是陌生的，构成了我对北方的某

种印象。

我看着那些离我越来越远的迷彩方阵，心里空落落的。

我的军训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了，甚至没能正式跟你告别。

回到空荡荡的学校，我成了那个提前进入暑假的人。

按理说，我该立刻订票回新余。可我的私心像野草一样疯长，我想见你，我想等你军训结束，哪怕只是在校门口看你一眼再走。

我把回家的车票定在了你们归校的后两天，7 月 15 日。

那几天，学校安静得仿佛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

李阳给我打了电话，知道我情况后说：“没关系的，你好好照顾自己，宿舍其他人也没人在意的。”人还没去，关怀先至。

夜晚成了我最盛大的节日。

当教官宣布熄灯解散，你的短信和电话就会穿过大半个北京城，落进我的枕边。那是我内心深处最开心、最期待的时刻。

＊ ＊ ＊

2006 年 7 月 7 日，那是你的 20 岁的生日。

那一年的这一天，军训并没有给你任何庆祝的机会。我的人生中，再也没有机会为你亲手点燃生日蜡烛。

那时，我心里想着，暑假要给你准备一个迟到的生日礼物。

我躲在学校的宿舍里，握着手机，看着日期跳转。

那天晚上，21 点 43 分，我收到了你的一条短信：

我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想你真的很爱你真的怕失去你

2006/07/07 21:43

五个“真的”。连用的，不带停顿的，像是压了很久，终于在那天晚上，一口气说了出来。

孙玮，你可知道，在那个寂静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寝室里，我也一样害怕，怕最终失去你。

我什么都没能为你做过，甚至总是给你添“麻烦”，你本不会这么辛苦。

34.食指交错与“雨停了”的温柔

电话里，我撒了一个拙劣的谎。

我告诉你，我只能买到 15 号回家的票，所以要在学校多待几天。我始终没有勇气承认，那张推迟的车票，仅仅是为了等你回来。

电话那头，你沉默了片刻，声音低沉而炽热：“等我回来，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一分钟。我要握着你的手，食指交错。我不要和你分开。”

面对这样炽热的话，我只觉得耳朵发烫，心跳也乱了节奏。笨拙的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只能红着脸，安静地听着。

短信里也都装满了你的思念，还有你笨拙的幽默。

晚安吧，小木，今天打电话惹你不开心真是不好意思，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吧。 2006/07/11 22:47

你开始叫我“小木”了。看来你也学会给我取绰号了。既然如此，我便在心里偷偷回敬你一个早就属于你的外号：暗黑王子。

有时，我在电话里表现得像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把你气得够呛。可挂了电话，你发来一条短信：

以后会有人给你打伞的不管什么伞。雨停了。

2006/07/12 07:13

和你在一起 不安全也很好 等会打电话给你 不要说不行

2006/07/12 12:09

我真的很想见你 不管了我今晚去找你 你记住不管你成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你 因为我喜欢的是你的所有

2006/07/13 19:13

看到“雨停了”三个字，我心里忽然一软。也许，我心里的那场雨，也真的快停了。

＊ ＊ ＊

你回来的那天晚上，月色寂寥。

我趁着室友们忙着收拾行李、洗漱嘈杂的时分，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

东区操场边缘，有一排单杠和双杠，旁边散落着几个斑驳的长凳，你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我静静看着你，你比军训前黑了一些，也更清瘦了，带着一种粗砺的英气。

你却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语气慎重得让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我有件很严肃的事情要跟你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是告别吗？是要说再见了吗？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你低声开口：“我的有一科的成绩……比较差。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

我愣住了，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又是这个啊，那一瞬间，我又无奈，又心软。

傻瓜。我什么时候在意过这些呢。我在意的,从来都只是你。

夜风微凉，我们坐在那个经常坐的长凳上。近旁那盏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笼罩在一片暖光里。

我任你握住我的手，你指尖摩挲着我的掌心，那是你承诺过的“食指交错”。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你看着我的眼睛，那种渴望与期待几乎要把我灼伤。

我低下了头，避开了你的视线。

我多想说出那个“好”字。

可话到了嘴边，我还是说不出来。你真的已经认识我了吗？不开口，至少现在你还能在。

你看我一时没有回答，没有再进一步，只是说不要有负担，先好好准备回家。等我坐火车时，你会来送我。

最后这两天，分别将至。你总是静静地盯着我看，就这样待在我身边，却不怎么说话。

你说这样待在我身边就已经很好了。

后来你发来一条短信：

今天有很多话想说的 我憋了一天了 可见到你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和你在一起让我很平静什么气愤呀难受呀都没有了很舒服。不要怪我不说话

35.西站的那个转身，我曾去追过你

你出来吧 我在候车室门口。

2006/07/15 12:36

那天北京西站的人潮几乎要将人淹没。

我固执地不让你送，总感觉这混乱焦灼的车站，不是你该来的。

可当我站在那个巨大的时钟下，手机震动了。

你和这里简直格格不入，我看着你那张好看得有点过分的脸，在这灰扑扑的车站里显得那么干净，不自觉地红了脸，低着头走过去。

你问我：“钱带够了吗？”

听说我带得不多，非要往我手里塞一百块钱，明明那时候你也是个还没经济独立的大学生，却已经想好了让我接受的理由：“这是借给你的。”

我故意像个小财迷一样，当着你的面把那一百块钱展平，小

心翼翼地塞进钱包的最内层，又拍了拍，调皮地冲你挤挤眼睛：“谢谢孙老板！等我回了北京，给你带好吃的呀。”

你被我逗笑了，原本紧绷的脸部线条终于松动下来。

你坚持要送我上站台，当时只有持票才能取送站票，但我看着那密不透风的取票口和送站口，想到你要在这个人肉丛林里挤得满头大汗，我便心疼不舍。

你拗不过我，只能站在候车厅外，目送我走进去。可是，就在我踏入候车大厅的那一秒，看着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我突然不想，一刻也不想和你分开。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手里死死攥着那张车票，逆着人流往回用力奔跑。我想去追你，想去牵住你。可是那是 2006 年的北京西站啊，眼前只剩下如潮水般涌动的陌生面孔，我再也找不到你的身影了。

又是一个转身，我就再也找不到你。

＊ ＊ ＊

手机屏幕亮起，你说：“我家人在等我，今天要出去玩，你

放心回。”

我盯着“家人”这两个字，心头微微一颤。

车站外，属于你的那个世界正温厚地张开双臂，等待开启一场明媚的远行。而我站在玻璃窗这一侧，感觉到一种无形的、甚至有些冰凉的界限。不是贫富，也不是家乡远近。

我站在你身边，却在那层透明的差距面前，自惭形秽地悄悄退了一步。

忍不住发了条信息逗你：“孙玮，你是不是偷偷修了‘读心术’啊？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你回得很快：“哈哈，别老瞎想，脑细胞会死很多的。”

孙玮，你可知道，我那些死去的脑细胞里，装的全是你。

＊ ＊ ＊

上了火车，我收到你最后几条短信：

干嘛说的那么那个 我会好好地 我还有目标呢 是吧。我感受到你的心意了 真的。很高兴真的。

2006/07/15 13:53

好好休息 好好玩 好好保护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去自由自在，别老瞎想脑细胞会死很多的。

2006/07/15 14:06

晚上睡觉小心点上铺空调冷风，让我知道你好着。

2006/07/15 21:34

晚安了我的……

2006/07/15 21:39

“晚安了我的……”

后面是省略号。你没有说完，但什么都说完了。

＊ ＊ ＊

16 号上午，妈妈和弟弟来接我。

我回来了，比香港回归还让人振奋，兴奋的我一个劲地吃东西，成了一个十足的快乐闲散人员。

妈妈看着我那副没心没肺、大声说话的样子，皱着眉纠正：

“你要做个阳光女孩，要自信点，还有，说话声音能不能小点？”

她哪里知道，我在北京经历的是怎样的身体透支和情感拉扯。

看到我瘦了憔悴了那么多，她心疼地嘟囔：“这哪是去上学，简直是去劳改。”

你发来短信：

哎 本来就是来劳改的 他们非说咱们是来上学。好好休息吧 有妈妈在身边很好。

2006/07/16 11:15

不要吃太多哦 高兴也不能胡吃 是吧。

2006/07/16 11:26

你已经说晚了，我已经是沙发上的豚鼠了。

你妈说的不对 上了大学不一定要有“修养”尤其是在妈妈身边 撒娇耍赖什么的。我想象得出你吃东西的样子。

2006/07/16 11:34

看来你已经接受了我妈妈单方面对我的投诉。

那几天，我们只能靠短信沟通。

16 号晚上，你的相思病犯了，短信一条接一条：

你用你的手机发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

2006/07/16 22:40

你就发一张一张就好

2006/07/16 22:45

我想呀

2006/07/16 22:45

你的手机如果能发图片，就能发相片，发一个给我吧 不要不会呀。

2006/07/16 22:54

还好我有你们女生合影 先看着吧

2006/07/16 23:51

＊ ＊ ＊

17 号晚上，你发来：“我好着呢，我来找你怎么样。”

我吓得一激灵从床上跳下来，光着脚跑到窗边往楼下看。

可随即我就自嘲起来：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家的地址呢，你又怎么会这么疯狂呢。

但我真的突然闪过那个念头。

我忽然想起家乡流传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优秀的外地男子，爱上了一个新余姑娘，姑娘因为自觉无法相配逃回家乡，男子辗转打听，一路追到新余，后来竟成了一段佳话。

那一刻，我也荒唐地想过：如果你真的出现在楼下，我一定立刻冲下去。不再犹豫，不再推开你，就作为你的女朋友走遍新余吃遍新余。

就等你的短信了 你说过得怎样

2006/07/17 21:44

开玩笑的你好好玩吧 我很好 今天去学英语了还不错

2006/07/17 21:48

我爱你

2006/07/17 21:58

我好着呢，我来找你怎么样

2006/07/17 22:40

知道 我今天睡觉学英语逛书店买了 CD 和书 看书就这么多

2006/07/17 22:45

我什么时候 可以给你打电话

2006/07/17 22:51

我是说打那种插卡的公用电话 你告诉我号码 我打过去 好吧 要找个离家近的安全的 要不然还是不打的好

2006/07/17 22:58

＊ ＊ ＊

18 号，你把八个字拆开来发：

我希望

2006/07/18 10:32

我能

2006/07/18 10:34

照顾你

2006/07/18 10:35

我盯着屏幕，看着那八个字被你拆成三条短信，一点一点发过来。

你越是这样说，我就越觉得自己笨拙。你感冒、发烧、想家的时候，我甚至常常不知道该办什么才好。

那就好 我不想你想着我有病 以后去医院别问了。

2006/07/18 10:32

别让不熟的人送你回家会出事的 话说回来认识的人也不可靠 反正别出事就好。

2006/07/18 21:18

别玩太晚 你跟别人不一样 病还没有好

2006/07/18 22:01

＊ ＊ ＊

你发来一个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冷笑话，我还是被逗笑了。按理说，能被你喜欢，是我多大的骄傲啊。

今天地铁上有一人脸紫青色的 他旁边的人就说 一千度近视骑车还不带眼镜 就算你没戴眼镜 那么粗的电线杆 也应该看到吧 怎么就撞了上去呢 那人说我是看到了 不过我看到两个，本来我想从中中间穿过去的... 2006/07/18 22:11

高兴就好 我就不担心了。等你回来。高兴的回来。

2006/07/18 22:31

我再看会书 你能这样高兴太好了，把过去的都抛开吧。晚安。

2006/07/18 22:54

＊ ＊ ＊

19 号晚上，你发来：

越看你越觉得好看。晚安了。

2006/07/19 21:59

你觉得我好看，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我摸着自己憔悴的脸，看着镜子里那个因为生病而有些失色的女孩，心里酸涩难言。孙玮，如果有一天你看清了真实的我，还会说出这种话吗？

第四部 错过之后

36.郭旭朗的告白与我接不住的温柔

在家的日子，总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瞬间。

电视新闻里正播着领导视察农村灾情和小学校园的画面，我弟弟随口嘟囔：“领导们就爱往农村跑。”

我妈一边往嘴里划拉饭，一边漫不经心地接话：“那是，农村空气好，又凉快呗。”

我笑得前仰后合，追问老妈还有什么高见。她头也不抬地继续吃饭，淡定得像个隐世高手：“小孩子懂什么，当然谁来都说好。”

我乐不可支，一边抹眼泪一边问：“妈，你怎么讲笑话自己都不带笑的？”

弟弟在旁神补刀：“高手讲笑话，向来是面不改色的。”

我真是汗颜，有道理哈。

那时候我虽然还在生病每日大把地吃药，但也是真的快乐。

有天我妈嗑瓜子，随手把瓜子壳往楼下马路扔。我说她：“妈，

你怎么能往马路上扔啊。”

她说：“我要是不扔，扫街的阿姨那不就失业了？”

我被这股歪理邪说噎得说不出话，又忍不住笑。

在这种平凡的快乐里，我偶尔会失神。你说你会时常翻看班级合影，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也很想你。

＊ ＊ ＊

7 月 20 号，我收到了郭旭朗的信息。

他是隔壁班的班长。

回家了没有，我有事和你说。

2006/07/20 17:22

我也回家了，我……我……发现我……我说了以后你要好好考虑啊！你有男朋友吗？

然后是长长的表白和回复，我只节选了一部分：

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很特别奇特，是从来没有的，我很喜欢你！已经憋了半年了，你愿意做我的另一半吗？你对我没感觉没

什么，我对你的感觉我不会弄丢的！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感觉，我也相信大学四年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这种感觉我会自己一个人保留的。2006/07/20

我记忆中的郭旭朗，是隔壁班很受同学认可的班长。微积分课上，我们时不时讨论题目，他经常穿浅色和白绿色的衣服，整个人有一种意气风发的少年感。

大学快结束时，他曾再次郑重地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人生伴侣。那份认真，让我至今想起，仍觉得震动。后来听说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由衷为他高兴。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但它像一缕新的雾，落进了我本就千丝万缕的混乱里。

＊ ＊ ＊

那天，我独自在新余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在街角的摊位前，无意间瞥见一位老奶奶正在编织花绳手链。那是红蓝相间的双色线，质朴却很漂亮。

看着那两根丝线在指尖缠绕、交叠，再缠绕、再交叠，像极了两个陷入热恋的人，拥抱着融入彼此，永不分离。

我买下了一对。小心翼翼地收好，打算开学后，寻一个合适的机会送你一条，就当是送你迟到的生日礼物。

＊ ＊ ＊

7 月 20 日，我收到你的信息。

字里行间那股亲昵，几乎已经像是在对女朋友说话，让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想你，我也需要你。”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不懂得如何安慰你，恨不能飞奔向你。

好多话想说 应该是倾诉 看样子还是自我倾诉吧。想你爱你晚安

2006/07/20 22:35

没有不高兴吧 我以后不说让你肉麻的话 不过你要知道爱在心中

2006/07/20 22:54

我奶奶身体更不好我妈哭了说想我了 我感冒有点发烧 就这些你随便选一样帮吧。想妈妈想奶奶想你。

2006/07/20 23:00

你就是这样，奶奶身体不好，妈妈哭了，自己还感冒发烧。你没有郑重其事地把这些烦扰压到我面前，却在那条短信里，用一种笨拙又坦率的方式把它们都列出来，说“随便选一样帮吧”。

那时候我第一次隐约意识到，原来你也会有需要安慰的时候。可面对那句“随便选一样帮吧”，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参与。

我在日记里写道：*“他也许并非那么幸福，一个男生要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我，他需要我的抚慰，需要我的温柔体贴。我为什么不懂，一丝一毫的温暖都没有给他，他需要我。”*

远在千里之外，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为你做什么。每次收到你的信息，我既开心，又有些着急，总觉得自己连几句像样的安慰都说不好。

我已经收到你的关心真的足够了，你认为这对一个喜欢你的人来说会认为是废话么？你的关心最真切最幸福不是么。

2006/07/20 23:19

太晚了 赶快睡 再瞎说瞎想小心你做梦梦见我 我要好好开

导开导你。想你。晚安。

2006/07/20 23:28

我自己又何尝没有想过，能不能再靠近你一点，坦然地回应你的亲昵。你也许已经站在恋人的门口，而我还在学着承认自己喜欢你。

37.断联的真空期与自卑疯涨

七月的新余，热得很有声势。

家里的西瓜买了一车又一车，冰箱里也塞满了雪糕。我像一只终于回窝的大懒猫，吃吃喝喝，找同学玩，把在北京透支掉的那点元气，一点一点养回来。

那段时间，家里和亲戚偶尔凑在一起打“升级”，那是你教我的游戏，我现在已经熟练了很多。我们常去姨妈家，她做饭好吃，房间外的绿化也好，夏天待在那里，竟然也有一点凉快的意思。

我一边出牌，一边想你。七月里的想念，像夏天偶尔吹过来的一阵风，轻轻的，甜甜的。

那时候你的短信还会来，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是甜的。隔着一千多公里，好像总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我。我以为整个暑假都会这样过下去。等我回到北京，一切还能继续。

可进入八月以后，一切开始不对劲了。

手机原本密集的震动声，突然消失了。你像是从人间蒸发了

一样，那份一直以来灼热、霸道，甚至让我有些无法负荷的靠近，戛然而止。

一开始，我还劝自己，也许你只是忙。也许你回家以后也有很多事，也许你只是暂时不想说话。

可一天，两天，三天……十几天过去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给你发出去的信息，也像被扔进很深很深的水里，连一点回声都没有。

夜里根本睡不着。睡着了又醒过来，不知道几点，第一个动作就是摸手机。屏幕暗着，放下，又摸，还是暗着，什么也没有。天亮了再看一次，还是没有。

吃饭，不知道吃了什么。

看电视，不知道演的什么。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我整个暑假满脑子都是你，日记里也写满了对你的责怪、担心和想念。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凭什么伤心成这样。我们明明连“在一起”都还没有真正确认，可我就是难过得快要喘不过气。

那个教我打牌的人，是不是已经决定不再理我了，这个念头，每天都要在我脑子里转上十几遍。是不是我那天的抗拒惹恼了你？是不是你后悔了？是不是你已经在追别的女孩？是不是你终于看清了我？……每一个“是不是”都像一根针扎着我的心，扎完一遍，又从头再扎一遍。

为了在死寂里抓住一点什么，我惶恐地以为是自己那天的抗拒惹恼了你，于是卑微地发去道歉。

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我的气呀，如果有，我就说下面的话：我知道我错了，知错能改什么什么来着，我去祭拜了我太婆，觉得我太坏了，该打该打的，有错不改会犯更多错，你也知道承认错误是要勇气的，能不能原谅我呀。

2006/08/07 19:44

发完，依然没有回音。

我在“你爱我”和“你不爱我”之间疯狂拉扯，我嘲笑自己的痴心妄想，忍着痛想要收回对你的感情，告诉自己别再付出真心了。

但是心真的好痛啊。

真的真的真的好痛。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辗转从王吉松那里打听到，那时你丢了手机。可在那段真空期里，我对此一无所知。

那我到底算你的什么人呢？

这个 8 月的失联，对你来说或许只是意外；对我来说，却像一场没有宣判书的审判。

孙玮，我不知道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你也从未解释，也从未告知。我在日记中怪你：“*听不到我的抱歉，你就开心了吗？不担心我恨死你嘛？*”也理解你，说：“*你不会因为那么小的事不理我的，孙玮会舍不得我伤心的。*”

你不在的那个 8 月，那些曾经让我相信“你真的很在意我”的东西，忽然全都消失了。

虽然一直是你在追我，可我心里始终知道，我大概是配不上你的，因此连多问一句“你去了哪里了？”，都像是在奢求。我无助的站在原地，痛苦、自嘲与怀疑，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吞没了我。

孙玮，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快要活不下去。一个声音在那段日子里变得好响，响到我无处可逃。它一遍遍对我说：看吧，你本来就不值得被这样爱。

＊ ＊ ＊

那段失联的日子，梦境成了我唯一的慰藉，也成了我最深的梦魇。

8 月 3 日，我梦见你挡在我身前，对一个要杀我的人说：“她是我要保护的人。”

8 月 7 日，梦里的我们坐在一起，相对无言，唯有寂静。

8 月 10 日，梦见在一个湛蓝而幽静的湖边，我站在远处给你打电话。你像往常一样默默看着湖上的风光，却再也不理我了。

＊ ＊ ＊

后来你若无其事地回来，重新问起我们的关系。可你不知道，我已经在那个八月的黑暗里，独自坠落过一次。

我翻到八月断联时的日记，里面写满了混乱的句子。

我写：*“爱是幸福与煎熬的总和。天堂和地狱都住在我心里。”*

那时的我，一面赌气地写：*“哼，太可恶了，丢下我一个人，你觉得快乐了，自由了，解放了，舒展了？为什么要让我伤这么久的心，一想到你就心痛，为什么不联系我，让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你不怕我在误解中死去吗？”*

一面又忍不住猜测你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过得好不好。

“甘肃也很热的，你见到妈妈了？奶奶好些没？他们一定很想你。此时你又在哪里做什么？书房看书，客厅看电视……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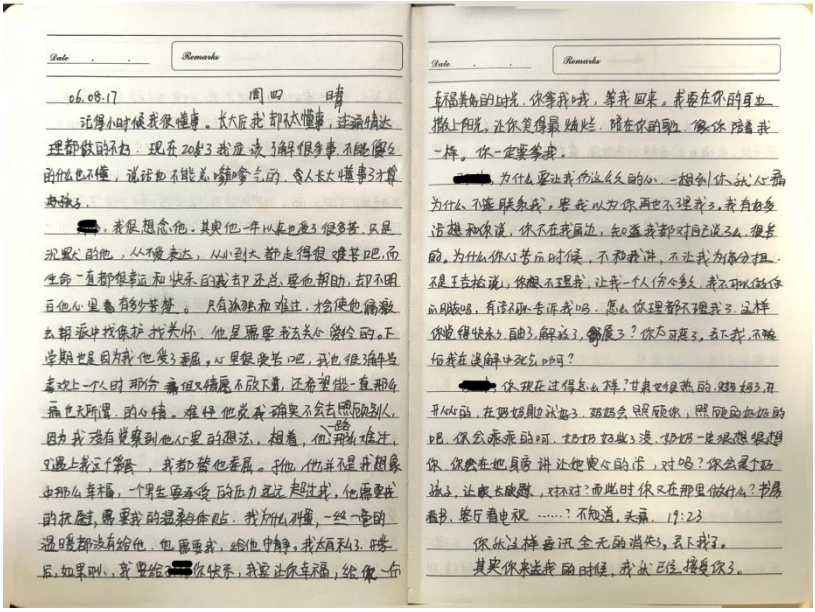
我在日记中承诺：*“开学以后，如果可以，我要给孙玮你快乐，我要让你幸福，给你一份幸福美好的时光，你等我哦，等我回来。我要在你的身边撒上阳光，让你笑得最灿烂，陪在你的身边，像你陪着我一样。你一定要等我。”*

那时你听不到，可我还是在纸上一遍遍嘱咐你：你一定要等我。

在那样反复的拉扯里，我也确认过自己的心意，郑重地写下：

“其实你来送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接受你了。”

只是你再也不知道了。



（我曾写下的无数关于你的日记）

* * *

在现实的死寂中，我只能反复翻看你离开北京前发来的那些短信。许多句子，我几乎背了下来。

这些短信，在那个失联的 8 月，是我能握住的全部证据，证明你对我的感情，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

那些短信里，有你等我多说一点的失落：

好了没烧 今天很开心 因为你关心我嘛

2006/07/21 22:27

为什么就说这句话就不说了 我等你好久的。

2006/07/21 22:32

你一直在等我多说一点。可那时的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多说一点。

还有你在夜深时分，忍不住想我、想见我，却又找不到合适理由的笨拙：

没睡吧 如果没睡的话那就不好了。我也不知说什么 就想看看想想你。

2006/07/22 23:34

睡了呀 好 你等着我去找你。晚安。

2006/07/22 23:48

我做梦梦见你了 没别的意思

2006/07/23 09:28

才起床 小猪 肯定被你妈养的白白胖胖的吧。

2006/07/23 09:39

有些话，你几乎已经说得直白到让我心慌：

我好想你呀 给我点希望吧

2006/07/2416:31

还好还好 就是想你的时候就不好了。

2006/07/24 17:13

还有那些轻轻一问，却足以让我在多年后仍然心痛的句子：

会梦见我吗?

2006/07/24 22:13

哎 我问你 你会想我么

2006/07/25 22:16

我只回了两个字：会啊。后面还有一句：比我让你知道的，

要多很多很多。我没有告诉你，我从来没敢让你知道那么多。

太幸福了我 晚安吧 晚安吧

2006/07/25 22:23

我看着“太幸福了我”那几个字，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你总是操心我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睡好，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怎么样有什么不开心的没

2006/07/26 21:11

真是的 能不念么 你要是有事 我可待不住。

2006/07/26 21:46

晚安 我的...

2006/07/26 21:54

而最让我不敢多看的，是你想来接我、想抱我的那些话：

在看小说 在想你 还有点饿

2006/07/28 21:36

我正想出去吃点东西 你什么时候回来

2006/07/28 21:43

我要去接你 我要抱你

2006/07/28 21:50

你想我去接么 接一下也不行么 你不想见我么

2006/07/28 21:59

而我不让你来接。不是因为我不想见你。恰恰相反，是因为那时的我虽然想你想得厉害，却唯独不想让你见到我忙乱、狼狈、失控的样子。

好的 我去吃东西了 吃胖点要不然抱你的时候咯着你了

2006/07/28 22:10

没生气吧 我一时高兴就说了

2006/07/28 22:19

我为何要生气 我是有点过火。好了睡吧晚安。

2006/07/28 22:40

“晚安 我的……”

后面是省略号。你没有说完。

我看着那个意犹未尽的“晚安 我的”，看着你为了接我、抱我而笨拙的努力，心如刀割。

你在等我。而我却躲在自己筑起的那堵墙后面，远远地看着你，不敢靠近。

＊ ＊ ＊

8月17日，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段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路过你的世界，遗落了一颗种子。然后它在你的心里开始生根发芽，直到某一天，让你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与负荷。

而我也在问：什么时候你趁时间不注意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它曾那样懒洋洋地潜伏着，但一直没有生长过。可那时的我，并没有对它多加注意。

直到我的世界开始下雨，它才开始懒洋洋地有了动静。在我

的风雨中，它迅速生长着，让我这个从未习惯被呵护的灰姑娘，感到忧愁，觉得自己负担不起。

因为它为我挡过雨，也为我撑起了太阳。

我不忍拔去，也拔不去。

这两颗爱的种子……会开花结果吗？

2006/08/17

38.痛苦的泪水与破碎的重逢

8月底的北京，风里已经开始有了秋前的干燥，像一切都快要变了。

我为了早早结束在新余对你的思念，成了宿舍里第一个返校的人。我满心以为，只要见到你，就能驱散断联这个月的阴霾。

我正站在两个学院、两种生活的交界处，心里其实是雀跃、憧憬的。电力学院的愁云就要飘远，我感觉到内心那种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紧绷，好像终于能松一松了。

一切都要好起来了。

可我没想到，重逢的序幕，是以那样一种崩塌的方式拉开的。

＊ ＊ ＊

8月27日那天，手机终于再次跳出你的名字。可那语气，已经不再是“想你爱你”的缠绵。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生硬。

我的号没变

2006/08/27 21:19

睡吧 睡吧 人世间最美莫过于睡觉

2006/08/27 22:50

什么时候搬宿舍

2006/08/28 21:23

用不用帮忙

2006/08/28 21:26

今晚去找你

2006/08/28 21:29

28 日那天晚上，我在旧宿舍里等了很久，你没有出现。

失落感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回荡。

你消失了整整一个月，我几乎思念成疾，发出去的信息全都石沉大海；可重逢之后，你没有解释，没有出现，那些积压已久的委屈和思念，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说出口的机会。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疼。

我们之间,又只剩下几条冷冰冰的短信,和一通隔着电流的电

话。仿佛被偷走的不是你的手机,而是我刚刚才生出来的那一点点勇气。

你听不见我正在跟上来的脚步声。你若不回头，我原本会一直跟着你走下去的。

电话之前，你先发来了短信。我满心期待见你，想知道你这一个月是否对我也思念，可点开信息的那一刻，却毫无防备地撞见了你心里那个正在权衡的问题。

那行。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考虑我们关系会是怎样?

2006/08/28 21:35

我不想放弃

2006/08/28 21:38

你呢 别勉强

2006/08/28 21:41

什么意思?

2006/08/28 21:51

然后，你打来了电话。

那通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二十年来，我始终不敢回想。我只记得，你的声音陌生而冰冷，像是在逼我当场交出一个答案。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想象过无数次重逢的样子，我以为你会来见我，至少让我看你一眼。所有的期待在那一刻骤然落空，我脑子里一片乱，只觉得怎么你忽然既陌生又遥远了。

所有委屈、思念和恐惧都堵在喉咙里。最后，我听见自己说出了那句话：“如果你现在就这样要答案，那就是不行。”

话一出口，我便哭了。那明明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我自己都来不及反应，就已经亲手把你推远了。

挂了电话，你发来了短信。我从那些冰冷的文字里，只读到了失望和决绝。

我真的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想让我缠你就直说就照你希望的去生活吧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贱。

2006/08/28 22:01

别这样我不缠你了还不行么 以后也不了

2006/08/28 22:12

最后一条短信熄灭在 22 点 12 分。

你甚至没有来见我一面。

我握着手机，站在那间我住了一年的旧宿舍里。四周是散乱的纸箱和积满灰尘的床板，空气里透着一股陈腐的味道。

我蜷缩在单薄的被子里，终于彻底哭出了声。心痛得几乎失去了呼吸，那种生理性的抽搐，让整张铁架床都随之颤抖。

泪水像没有尽头。我一直哭到天亮，哭到窗外的梧桐树影由浓转淡。

那一夜，是我后来许多年里都不敢回头看的黑暗。

原来结束可以这样轻易。

而我，也该起床去搬家了。

29 日，你发来最后一句：

你把钱给我们班女生让他们给我就行了。

2006/08/29 18:14

我站在经管学院明亮的教学楼前，身边是朝气蓬勃的新伙伴，耳畔是李阳温和爽朗的笑声。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一部分，早已永远留在了电力学院那栋破旧、阴冷的旧宿舍楼里。

我们之前那些小心翼翼的努力靠近，好像就在这短短几十分钟里全部散掉了。它们和我整个八月的思念，一起沉入黑暗里。

＊ ＊ ＊

那时我在笔记里这样回应：

“孙玮，你能不能多等我哪怕十天的时间？

我马上要去到新的学院，开始新的生活了，在电力学院的愁云马上要飘远了，那时我的心会开始舒展呼吸。

我希望你能坚定地和我一起走未来的路。可是你冷漠的表情和决绝让我很伤心。”

我以为你会再等我一下下的。

真的，只要一下下。

39.思西与思东：你在西，我在东

九月以后的北京，步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天空是透明的钴蓝，流云洁白得近乎虚幻，清爽的北风穿过银杏叶，将我裹挟在一种宏大而冷清的美好中。

我眯起眼，仰望那片广袤得令人心惊的天宇，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想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只为告诉你：“喂，今天的阳光真好。”

傻瓜，你当然知道。

可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

＊ ＊ ＊

9月，搬到主校区的经管学院宿舍后，生活像是忽然换了一种颜色。那片压抑的灰色天空渐渐隐去，王策、李彦茗，以及那些让我长期紧绷的人和事，都被留在了东校区。

我遇到了李阳、黄颜、朱朱和熊。这个被我戏称为“动物园”的寝室，成了我大学里快乐的港湾。我在新宿舍里如植物般舒展，汲取着迟到的阳光。

经管学院的女生大多聪慧、有趣，漂亮又大气，也很少带着审视的目光看人。舍友们从不在意我的病，甚至当黄颜云淡风轻地提起她父亲也曾患过同样的病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本压在心头的大山，竟然也可以被这样轻轻放下。

我们一起 K 歌、一起在宿舍臭美、一起大声欢笑、一起做傻事。我的友谊世界重新变得彩色，四周充满了喧嚣而真实的烟火气。她们用笑声把我一点点托起来，哪怕她们并不知道，我心里还有一处正在塌陷。

为了补上大一的课程，我经常往返于东校区，也认识了同样转专业的刘立恒和张新明。

我的生活确实在一点点变好。

可唯独与你有关的那部分，从此停在原地。

置身于这明亮、友善的新环境里，我时常会想：孙玮，如果你是在这时候问我要答案，该多好？

现在的我不再那么沉重了，终于有能力给你一个明媚的微笑。我站在新的阳光下，像一个最平凡、最快乐的女孩子。

如果你这时向我伸手，也许我终于可以坦坦荡荡地拉住你了。

我很想很想你。

＊ ＊ ＊

我托莲莲把那一百块钱还给了你。

那张曾在西站被我小心塞进钱包最内层的钱，终于也回到了你那里。

我后来想，或许应该把钱交给书江或李泠。莲莲从未相信你是真心，也从不知道我是这样的喜欢你。

其实，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最不应该的是，连你也不知道。

＊ ＊ ＊

老天终究没忍心一下收走我们所有的交集。

在那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校选修课上，我终于再次见到了你。阶梯教室宏大而空旷，我独自黯然躲在最后一排的阴影里，看你从前门走入。

是你。

真的是你。

可你并没有发现我，也没有回头。

你时常逃课，而我从没逃过一次。那门课，成了我唯一可以合法等待你的地方。

＊ ＊ ＊

9 月 12 日，李书江来找过我。我心里还藏着一点期待，希望从她口中听到关于你的消息。可她只是叹了口气，留下一句：“你们不在一起，真是脑子有病，你们真的很相配。”

这句话刺穿了我勉强维持的平静。

13 号那天傍晚，我在思东楼门口看到一个极像你的身影，可我没戴眼镜，不敢确信，也不敢靠近。

我担心你伤心，担心你过得不好。可我已经没有身份再走过去问你了。

也许是书江让我内心动摇了，15 号，我鼓起一点卑微的勇气，试图笨拙的挽回，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课上，隔着几排课桌，

发了一条短信，大概是些希望你开心的话。

你回来的文字，却像锋利的刀片：

有些事情忘不掉 有些事情想不起 你自己好就行了 不用考虑我了 不然违背本意就不好了。

2006/09/15 21:43

麻烦 我不缠着你 你应该谢天谢地了 现在还反过来管我？是不是自我麻烦？

2006/09/15 21:54

“麻烦”。原来，我已经成了你口中的“麻烦”。

我盯着渐渐暗下的手机屏幕，手指僵在那里，半天没有动。我拖着沉重的身体从教学楼走回宿舍，我最怕的不过是成为你的“麻烦”。在床上辗转反侧，我该如何回复你呢，我不知道。

那两个字好冷啊，冷到我突然明白，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也不希望我再靠近。我一下失去了所有继续找你的勇气。

从那天起，无论我多么想你、想见你、需要你，我都强迫自己沉默。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你，一次也没有。

＊ ＊ ＊

我看起来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白天，我能上课，能补课，能和舍友们说笑，也能在人群里显得很正常。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忧郁流泪，有时候，我甚至真的会笑出来。只是笑声落下以后，心里会忽然空一下，像有什么东西短暂地沉了下去。

可一旦独自走在校园里，路过思东，路过明湖，路过那些与你有关的地方，四周便会一点点安静下来，连颜色也慢慢褪去。

我们像两颗错开了轨道的星辰，在同一个校园里，各自盘旋。

我开始留意浇花水珠里细碎的流光，留意草叶在风中的轻颤，也会站在银杏树下，看一片叶子缓慢落下。我仿佛只能靠这些微小的美，撑过一个又一个想你的下午。

可有些下午，实在太长了。

＊ ＊ ＊

那年秋天，《秋天不回来》火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像一场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吊唁。

那个季节仿佛天生属于离别，凉意入骨，吹散了所有重修旧好的勇气。秋天过去后，那首歌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可那阵寒意却在我心里，这么多年,始终未曾消减。

＊ ＊ ＊

此后，我常去那棵槐树下想你。

见槐花如见君。

＊ ＊ ＊

你曾对我讲过你的哲学：世界因“你”的存在才获得真实，其余的喧嚣，不过是意识之外的虚影。

原来这句话，这句话竟以另一种方式刺向我。

是啊。整个世界，只要是和你有关的，它才存在。其他不管多热闹、多真实，都像隔着一层假象。

可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你了。

我像掉进了一口很深的井里，一点点往下沉。身边没有人发现，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更不知道应该向谁呼救。

渐渐地，我甚至把这种痛苦当作一种惩罚：不去找你，不向你求救，也不允许自己重新靠近你。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偿还我曾经的迟钝、退缩。

我无数次想向你求救。可你的离开，早已变成一道我不得再靠近的“终身禁令”。

＊ ＊ ＊

9 月 22 日，你主动发信息问我：

今天上课老师点名没?

2006/09/22 18:28

可毁了

2006/09/22 18:34

老师没你那么 stupid 吧！应该

2006/09/22 18:39

I’m always honest

2006/09/22 18:44

Just joking

2006/09/22 18:45

Perfect！I see

2006/09/22 18:52

你用轻松的语气调侃，竟比冷漠更让我难受。

孙玮，我们好像真的退回到了“普通同学”的位置。你还会和我说话，还会开玩笑，可我再也不敢确认，那些曾经给过我的温柔，是否还在。

我们种下的那颗种子，终究没有开花。它只是静静地埋回土里，再也没有等来春天。

＊ ＊ ＊

大学剩下的光阴里，我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

我走遍每一个我们曾经停留过的角落，像是在一遍遍举行无人知晓的告别。我对着风说：“结束了，忘了吧。”可第二天醒来，仍旧会想起你。我捡起鹅卵石掷向明湖，看着它激起一圈涟漪后迅速沉没。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一个人时，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眼泪，难道真是绛珠仙子转世，非要把这一生欠下的泪都还完才肯罢休？

＊ ＊ ＊

我想你的时候，就去思东 106 自习。那里还留着一些与你有关的气息，仿佛只要我坐得足够久，你就可能再次推门进来。

我曾在心里预演过无数次这样的奇迹：门忽然开了，你站在那里。言情小说里有那么多离奇的转折，为什么偏偏不能有一次，落在我的现实里？

这次寒假回家，我听靖哥说，你现在经常在思西 106 自习。

你在西，我在东。

我们像是各自退到校园的两端，各自守着一间 106，却再也没有走进同一扇门。

我甚至希望你真的是个薄情寡义的人。至少这样，你就不会难受。就让我一个人疼好了。

＊ ＊ ＊

你还记得 2006 年 5 月 8 日吗？

天空黄得像一张被烧旧的照片。你穿着白色的夹克，像一束突然照进来的光，出现在毛主席像前。

那一天，散落已久的种种迹象第一次在我心里连成了答案：你可能喜欢我。

我在笔记里写道：

“*何日望君来*

我依然在护栏那里，等你。春夏秋冬，我在清晨的风中等你，我在夕阳的余晖中等你，我在明媚的阳光下等你，我在漫天的白雪中等你，我在独享寂寞中等你，我在人群里的笑语中等你。

我在等你什么呢？我在等你发现我，发现我一直在等你。

但回忆的路是如此的绵长，我无法解救自己。”

这种守候，后来几乎成了我的日常功课。我明知你不会来，却还是一次次在那里，像在惩罚那个搞砸的自己。

在我无数次的静默守候里，别说孙玮了，就连一只小鸟、一片落叶都很少出现。

那里是如此冷清。

（我曾日复一日的枯坐在这里等你）

40.一封你此生大概不会看到的信

那时候，我给你写过一封信。

准确地说，不止一封。那些话被我写了又撕，揉碎了又重写，反反复复了无数遍。可无论哪一种，终究都没有递到你手中。

那时候的我，还不会完整地解释自己。能写下的，也不过是一些断裂的句子。那些凌乱的字迹停在纸上，像一个被困住的人，曾经无声地想要向你靠近。

那些信，写于十月五日，思西五层。

我在开头，一遍遍写下你的名字。

* * *

孙玮：

今天是十月五号，我在思西五层给你写这封信。

写完你的名字，我就许久不知道下一句了。

我知道昨天已非常遥远了，但请你帮助我，让昨天变得更遥远吧。它在我心里太幽深，我像是一个囚犯一样，看似自由，却

更不自由。

孙玮：

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我已经撕掉好几页纸了。天啊，真的比我想象的难好多啊。

孙玮：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写不下去了，于是……

解铃还须系铃人。

孙玮：

要怎么开头呢?

我只知道我一定要和你说。因为这么许久以来，我一直无法释怀。我说过希望你得到幸福，我现在不知道你是否幸福，但我希望是真的。

我想现在写这封信，也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私和害怕。我想释放自己。不管会是怎样，我希望这一次是坚定的结果。

我想真正地尘埃落定。一直以来，我都很困扰。

我是个胆小鬼。有一次，我看到网上的一句话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除了天使不会是别人。”

可我却害怕未来的不确定，害怕你和我是否真心。我是个胆小鬼，丢下了你，一个人一走了之。

对于一个背叛者和怯弱者，无论你是憎恨，或已是漠然，我都接受，并希望你快乐。

* * *

胆小鬼，背叛者，怯弱者。

那时的我，恨自己，把所有的词都压在自己身上。

我想向你求救，可我说不清，却仿佛失去了联系你的资格。于是只能一遍遍写你的名字，一遍遍停住。仿佛只是把“孙玮”两个字写下来，就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

可最终，那些信还是没有送出去，和我写下的关于你的日记，一起在漫长岁月里慢慢泛黄。

而你此生，大概也不会看到。

41.梦里集市：思念是我无法横渡的河

2006 年 9 月 25 日，秋分初过，细雨如织。

我开始让自己沉入忙碌的学习里。经管学院的课程排得很满，转专业后要补的内容也很多。身处一个拥有两个全校第一的“学霸宿舍”，连偷懒都显得不太合群。

忙碌成了最好的避难所。

* * *

2006 年 9 月 28 日，梦境依然与你有关。

在那个嘈杂、喧嚣的梦里集市，你蜷缩在一个清冷的角落，过得不好，像是被世界遗忘的孤子。我穿过人声鼎沸的长街，冥冥中有一股无名的力量指引我去到你身边。梦里你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穿过那条长长的集市。

就在巷口，我转身看见了你。

你抱着自己，孤单的坐在那里，缓缓抬头望向我。我们从彼此的眼中确认了我们要找的人，梦里的时光停滞了。

* * *

2006 年 9 月 30 日，我和运管的同学去昌平调研。一路上太阳耀眼，路途很远，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道和树影，还是忍不住想你。

要是没有失去你，我本会多开心啊。

我甚至能想象自己叽叽喳喳地和你讲这些新鲜事，而你安静听着，偶尔接我一句。

宿舍熊欢是异地恋，她的男朋友是她高中同学，现在在武汉华科读书。黄颜的男朋友是我们班长汪敏。这二对，他们也笨拙、也误会，也时不时闹别扭，但是又恩爱有加。

我时常羡慕他们，他们可以在相爱里学习相爱，而我却只能在失去里，慢慢学会爱是什么。

* * *

2006 年 10 月 13 日，我手机卡丢了。

那一刻，我心底竟然升起万分之一的痴念：孙玮，万一你就在这一秒给我发信息了呢？

* * *

十月里，我竟在校园里撞见你好多次。

思源楼前最寻常的一个下课时分，整座校园人潮如织。就在那万千面孔交叠的瞬间，我隔着遥远的距离，一眼就看到了你。你也正越过层层叠叠的陌生身影，撞上了我的视线。那一刻，人来人往都成了虚影。

我没有停下脚步，只是顺着本能，沉默地朝你的方向走去。你也稳稳地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们越走越近，人流成了最完美的掩护。

最后，我们擦肩而过。

没有回眸，没有驻足。

像两颗错位的行星，短暂重合，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道。

* * *

后来几天，偶遇像坏掉的机关，一次又一次弹出来。

周二晚上英语课，我刚走出 8 号楼，你正迎面走来。当我抬头看到你时，你技术性地转过头不看我了。

心痛让我无法前行，我找了一处椅子坐下。我对自己说：“你讨厌见到我了，对吗？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让你看到我了。”

晚上在三食堂我又见到你了，但是你没有看到我。

***

10 月 14 日，我在机房看到了你，你似乎在认真地听着什么，应该也没有看到我，看到又如何呢，只会让你心生厌烦。

周四，我上完晚自习走出思源楼，你和修远也正好出来。我躲起来跟在你们身后，你们没有看到我。

我真羡慕每一个还能自然走在你身边的人。而对我来说，哪怕只是听见你开口，都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看着你和修远并肩而行的背影，那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

那段日子里，看到你和看不到你，我都同样难。

看不到的时候，我四处去等你；可一旦真的撞见，无论是擦肩而过、远远一瞥，我整个人都会重新沉下去。

然后，我得一个人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那地方有时是教学楼里一段没人的台阶，有时是路边一张空椅子。我坐下来，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心在一寸一寸地坠落。

要坐很久。坐到那阵难受慢慢褪下去，坐到天色暗下来，我才起身回宿舍。回到那个热闹的“动物园”，我立刻就能笑着接住舍友的话，没有人看得出，我刚刚经历过什么。

可下一次再撞见你，一切又会从头来一遍，我无法从这个循环中逃脱。

***

后来我在电力班级群上看到你的 QQ 签名：

“绿叶对太阳说：绿叶上的露珠是我含泪的回答。”

是泰戈尔，我知道你经常引用他。我曾对你说过，我和你不是黑夜和太阳的关系，最后，却真的变成了黑夜和太阳。

***

十月底的天空清澈湛蓝，阳光温热而干净。

11 月，我找了一份在大钟寺派出所的勤工助学，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心里就好受些了。

11 月 1 日，深夜的明湖边极静。我独自站在月色里，恍惚间竟觉得你就在身旁。那种感觉，就像曾经无数个夜晚我们并肩而坐时一样，静谧、舒适，被一圈幽深的树影温柔地包裹着。

远处的灯火依然撩人，透着暖意。只是北京的深秋到底薄情，夜风凉透了衣衫，也吹醒了旧梦。

我该回宿舍了。

***

11 月中旬，流言像冷风一样钻进来。

莲莲找到我，有些迟疑地说："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李彦茗在外面说你的坏话，说你一边吊着孙玮，一边又跟以前的同学不清楚。她说你所有的'清纯'都是演给孙玮看的。"

我心痛，却只是能自嘲地笑了："她还真是看得起我的演技。"

顿了顿，又说："莲莲，你知道的，我从未耽误过任何人。"

那一刻，我本该愤怒，心里却先沉了下去。

我不要这种需要自证的清白。

也许真正刺痛我的，并不只是流言本身，而是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把握，相信你一定不会这样看我。那些话并不高明，却落在了我最脆弱的地方。

我甚至自暴自弃地想，如果这些污蔑能让你更轻松地离开我，那也好，至少你不会那么疼。

＊＊＊

11 月底，日子在经管的补课中飞逝，王嘉木邀我去看“天之交女”演出。

他帅气、真诚、明亮，也足够温柔。那段时间我们常常一起吃吃玩玩，倒也冲淡了不少心里的阴霾。

因为王策的原因，我发誓要警惕任何友谊发展成恋情的可能。我在心里对自己许诺：即便已无法和你一起，我也不会再对别人，有一样的心动。

＊＊＊

11 月 30 日，《政治经济学原理》课上，因为要给运管的汪敏

送个东西，我不得不走向你。虽然你和汪敏不认识，你们竟然坐在一起。

我一步步走向你，那是许久以来，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端详你的脸。你很开心地和王吉松他们聊天，开朗了许多，衣着也随性了些，不再是以前那种冷冷清清的样子。

我匆匆一眼，便转身离开了。

那段时间，我依然是个无可救药的“发呆症”患者。

经管学院的生活明明越来越忙，我却常常在宿舍阳台一站就是数小时，痴痴地期盼你能路过。楼下的路空空荡荡，我的心也是。

我知道你不会来。

可我还是会傻傻地等。

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时间像停在那里，而你正一点点从我的世界里走远。

***

2006 年 12 月 26 日，考试周。天空阴冷得像一张褪色的幕布。

我又来东区上课了。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大楼依然伫立，而你却早已从我的物理世界里撤离。

伤感如潮汐排山倒海而来。

在那一刻，我既害怕痛楚，又沉溺在痛苦中。我无法脱身，亦无法自救。孙玮，我还能向你呼救吗？你的影子无声地覆盖了我所有的去处。走到哪你就跟到哪里，想起你我就好想哭，连呼吸都有重量。

我曾在窒息的锥心之痛中祈求，你能慈悲出现，像对待暗恋你的女孩一般，也对我“大砍一刀”，给我这无望的思念划上一个终结的句号。

可你没有来。

42.2006 年 12 月 30 日，西直门的初雪

2006 年 12 月 30 日，清晨，我独自背上书包，穿着一件粉色格纹外套，从学校南门出发。

我开始在北京这座城市漫无目的地徒步，时而向前，时而折返，任凭某种直觉牵引着。我只想一刻不停地往外走，像要走到世界的尽头。

我穿过烟火升腾的胡同，看小贩在蒸汽里忙碌；我随性遛进公安大学，在一草一木间捕捉寂静；我停在一处无人的河边，枯草连天，天地开阔，坐在长椅上发呆，任由思绪飘散，再走向下一个无名之地。

没有眼泪，只有我静静地陪着我自己。我打量着擦肩而过的每一个陌生人，猜想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万物在这一刻与我相遇，又在下一刻远去。

我看着每一棵树。有的尚存青绿，有的已经凋零。那一天，我独自感受着北京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内心竟有一种久违的平和。

当然，如果能和你一起压一天的马路，或许会很甜蜜。于是，我偶尔假装你就在身旁。这种假装不止发生在这一天。往后任何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都会偷偷邀请你到来。

我从清晨走到日暮。冷风刺骨，我揉搓着双手，耳朵被冻得生疼。疼痛竟让我生出一丝奇异的快感，在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还真切地活着。

傍晚，北京刮起了凛冽的寒风。精疲力竭的我随意登上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绕路就绕路，正好继续看风景。辗转换乘，终于在夜色沉沉时回到了西直门。

我站在天桥上，灰暗的天空下起了 2006 年的初雪。

人们都说，初雪这天，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在这一天向爱的人告白，爱情就会实现。

我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不知道是因为精疲力竭，还是心弦被触动，我竟然又开始流泪。

学期末将至，我就要离开这片有你的土地。

风那么冷，天空那么阴沉，雪那么安静。我忽然像是迟到了

很久，才终于碰到一点你的心情。

原来等不到回应，是这样的。

原来被一次次推开，是这样的。

原来一个人站在寒冷里，等一扇不会打开的门，是这样的。

我站在天桥上，第一次认真地想：我是不是也曾让你这样难过过？

雪落下来，一切安静得像是已经来不及了。

＊ ＊ ＊

2007 年 1 月 12 日，《政治经济学原理》考场。

随着终考铃声刺耳地响起，我知道，我们此生最后的物理链接，也随之断开了。

我坐在位置上没动，特意等到你交完卷走出教室后才起身。你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步履匆匆。你来得比我晚，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刘弈身后。我立刻又想起了那个“麻烦”，觉得你大概是想离我远一点。

考完试，我一个人坐在齐秀园那张长椅上发呆，那是你曾手把手教我叠星星的地方。寒风过境，我冻得浑身发抖，好冷啊。

＊ ＊ ＊

考试结束后，校园一天天空下去。

那几天我依然在校园里游荡，试图在每一处长椅、每一片残雪里打捞你的影子。直到深夜，我坠入了一个荒诞的梦。

梦里，李泠神色如常地对我说：“我有男朋友了，想问问你的意见。”

我回她：“好啊。”

她语气平淡地吐出那个名字：“是孙玮……”

然后，一片煞白，就没有然后了。

那一刻，我听见梦里的那颗心，轻轻碎掉了。

＊ ＊ ＊

2007 年 1 月 29 日。明天，我就要回苏州过年了。

26 号靖哥离校，我才从她那里得知，你和她定了同一班火车

——T75 次。我去西站送行时她告诉我的，却终究没有见到你。

直到那天早上，我和李阳在三食堂遇见了你。

你就在我的左手边，隔着一条狭窄的走廊。当时我没戴眼镜，只看到一个轮廓很像你、却又比你消瘦的人，毫不犹豫地认为那不可能是你，从认识你到现在，我已经被自己的错觉骗到免疫了。

但是我错了。我随便选了一个位置坐，你走过来，坐在了离我仅一廊之隔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你，正大声对李阳说："你帮我拿筷子和勺子呀。"

李阳是个爽朗的北京女孩，平日里总有种本能要照顾我的热心。因为我拿错了餐食，李阳大声叮嘱我："去吧，好好说，别傻乎乎的。"她的声音那样响亮，坐在近旁的你，大概也听到了吧。

走出食堂时，我猜你还没吃完，肯定不会跟上来。恰好路人问我三食堂怎么走，我回头顺手一指，身后空荡荡的，果然没有你。

可当我指完路回过头时，你竟然已经出现在我前方两三米处，

背着那只标志性的红色书包。

我就那样走在你的阴影里，目送你走向思西。

＊ ＊ ＊

在那之后，你像是在校园里隐身了一样，相见寥寥。

每当发现那个背影不是你，我既庆幸那不是你，又遗憾那真的不是你。

即便写下这么多文字，我仍然无法完全确信，我们弹指一挥间的相遇，是否对你产生过意义，你对我的喜欢是否真实存在过。那时我因吃药而色素沉淀，脸色灰暗，还长着青春痘，我总觉得，你怎么可能真的喜欢这样的我。

可心底又有另一个固执的声音：似乎我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已经那么喜欢我了。就像你什么也不用做，我早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你了。

如果那时的我，还有什么很小、很遥远的愿望，那就是：随你生活在某个城市，共享每一场晨曦与黄昏，一起融入这世间的喧嚣与寂静。

那曾是我最温柔、也最不敢说出口的愿望。

43.借书的余温，与梦里那句“救救他”

2007 年 2 月的春节，我在苏州的潮湿与阴冷中泅渡。

写作的时间终于与故事的时间重叠。笔尖下的回忆，一点点追上现实。比起痛苦，我更不愿意忘记你。于是开始用这些近乎流水账的文字，一针一线地缝补关于你的碎片，可每缝上一针，心还是疼一次。

原来思念真是一种酷刑，但不再想你，我做不到。想起你时，我仍会觉得呼吸艰难。其实从前在你身边，我也常常因为那种要命的心跳而不知所措，我害怕它，却又无法真正从中逃开。

2007 年 2 月 8 日，听说甘肃下雪了，靖哥老家白银也下了小雪。孙玮，你到家了吗?

2007 年 2 月 10 日，苏州难得没有下雨，我却又哭湿了枕头。

2007 年 2 月 11 日。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寂寥下去。

2007 年 2 月 18 日，我去了拙政园，又去了寒山寺。许愿的时候，心里仍然全是你。

我愿你一生顺遂，无灾无痛。

＊ ＊ ＊

你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早早便定下了考研的目标。那时的我对前途尚且迷茫，却因你一句“借书”，跑遍了校园为你搜罗资料。

转眼到了 2007 年 10 月 13 日，北京的夜冷得刺骨。你约我还书。

在哪？还书 2007/10/13 20:47

我在西门 2007/10/13 21:01

那我等会找你去 2007/10/13 21:02

西门哪 2007/10/13 21:04

外面一点 2007/10/13 21:05

你在哪 2007/10/13 21:07

思西，你快到思西给我发短信吧，我去找你 2007/10/13 21:09

我到了。2007/10/13 21:11

你把书递过来。我那双冻得通红的手，在触碰到书皮的刹那，感知到了一丝独属于你的、温热的体温。

那卷书握在手里，真暖啊。

可随着我们相对无言地站着，我指尖的寒气终究浸透了纸页，那一丝属于你的余温，终究也冷了下去。

你问我未来的打算。我违心地说：“也许直接工作吧，不想读太久的书。”

你听完，沉默了一下，没有追问。

其实，我对未来还很迷茫。

因为你向我借书，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我能和你一起读研呢？如果你读博，我也能陪你远赴天涯呢？

可这些已无立场述说的话，在那个寒冷的北京之夜，一个字也没能越过牙关。

后来听说你第一次考研失利，我难受了很久。要是我能陪你多好。可是你已有女友，我再也找不到安慰你的身份。

我虽然还困在原地，却也学会了绝不让你看出一丝端倪。

最近还好吧 2007/10/14 20:07

嗯，还好啦。刚做完作业，结课了作业不少呢，你也是吧 2007/10/14 20:40

有事说话，随叫随到 2007/10/14 20:48

好的 我你有空的时候吧 2007/10/14 21:03

随叫随到。

我还可以吗？

＊ ＊ ＊

2007 年 10 月 19 日凌晨四五点，我在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哭中惊醒了整个宿舍。

梦里，时光诡异地重叠。我们回到了高中，你坐在我后座。我们带着此时此刻爱恋破碎后的心境，尴尬地沉默着。可当我低头，却看见草稿纸上写满了你写给我的信；抬头时，正撞见你偷看我时那抹尚未散去的、惊慌的笑意。梦打碎了现实中的安静自持，我们还相爱的秘密，在梦里无处躲藏。

转眼，梦境坠入了动荡古老的战乱年代。学校动荡，坏人横

行。我被搜捕得魂不附体，但心里没有任何犹豫，就是死，我也依然要回学校找你。

我发现你被关在一个阴森的集中营里，脸色惨白，病骨支离。我冲过几个想擒住我的大汉，来到你身边，你手里紧紧攥着一份报告单，死活不让我看。我抢过来，你却决绝地将其撕碎。

我知道你的心脏出了大问题，心急如焚，你为了不让我涉险，竟然逃走了。

我在雾气蒙蒙的荒原上疯狂追赶，却再也寻不到你的背影。

我只有一个念头：你不能死在这里。我要把你送到现代，送到你父母身边，去接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治疗。我在脑海里疯狂搜索顶尖的心脏病医学资料，却无论如何也记不起那些复杂的单词。

那一刻，我恨死自己了，恨自己以前为什么不多学一点。

梦里没有互联网，可老天似乎都在帮我。我冲进海关，借到了手机，假冒你母亲的身份套取你爸爸的号码。你似乎很烦："你不是知道吗，干嘛问我？"我听到你焦急的声音，更加担忧。

我颤抖着拨通了你父亲的电话：“请问，是孙玮的爸爸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彻底崩溃，对着电话号啕大哭：“你快来接孙玮啊，他生病了，心脏很不好，病得很严重，快带他去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快救救他，快救救孙玮……”

我一直哭到醒来，心跳得飞快。

我缩在被子里，轻声问下铺的黄颜：“你醒着吗？”

“嗯。”

“你刚才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喊‘不要挂电话啊’，然后翻来覆去地动，后来哭了起来，最后坐起来了，我还担心你梦游了呢。”

朱永丽也醒了。

她说我整晚都在重复两句话：“救救他。你救救他。”

全宿舍的人都被我吵醒了。

后来在校园偶遇你，看你无恙，我才如释重负。

梦里的我没有任何犹豫。只要能救你，什么都不顾。

而现实里的我，却连一句“我想你”都说不出口。

44.后海的残荷与单车后的你

2007 年 12 月 8 日，北京的冬天，冷是透进骨子里的。

你约我去恭王府，然后去后海。

那天，我翻遍衣柜，只找出一件白色的羽绒服适合这个天气，脚上蹬着一双有些破旧的红棉鞋。在大三那个尚未真正学会恋爱的年纪，我对“美”这件事仍然笨拙。对面宿舍的女孩子已经学会了描眉画唇，而我们宿舍除了书本，似乎只剩下素面朝天。

后海的荷花早已凋零，残茎枯槁，支离破碎地立在冰面里，像是一场盛大欢愉后留下的残骸。蓝得透明的天空倒映在冷冽的湖心，美得惊心动魄，也萧瑟得让人想掉泪。

你站在岸边看着那些残荷，笑容比从前淡了。可你舒展的眉头，那副神情，竟还是一如既往地像个孩子。我偷偷按下快门，拍下了你的样子。

那天我们都带了相机，我不知道你拍了什么，只觉得那一天像是一场迟来的纪念。

中午，我们在一家冷清的小店里吃了一碗咸得很的老北京炸

酱面。店里午后的寂静，放大了一切细微的动作。

我想起莲莲曾说，看着我们坐在食堂一起吃面，和谐得像一对少年夫妻。那天你说起了兰州的大碗拉面，说起了那个独特的习惯：先用手抹一下嘴，再用纸巾擦手。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你莲莲的话。

后来许多年，我竟一直记得这个小动作。它像一根细线，轻轻一碰，就能把我带回与你相对而坐的旧时光。

（那年冬天，和你一起看过的后海残荷）

九龙壁前，我隐约感觉到，也许你是在向我告别。

下午的阳光拉长我们的身影，我们并肩走着，看着影子，我觉得我们居然还有点般配。

我偷偷按下了快门，在光影交错中，留下了我们此生唯一一张没有任何身体接触、却又紧紧相邻的“合影”。

那天让我觉得，我们错过的不只是一个答案。还有那种本该轻轻松松的日常。

从前的我，虽然也拘谨，但还是可以在你面前叽叽喳喳。一年多的沉默与误解横在中间，我依然喜欢你，却再也不能在你面前轻松地做回从前那个自己。

也许，这就是你给我的告别。虽然我很舍不得，但也知道，自己该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在心里轻声地和你告别：再见了，我的王子。

那时我在心里悄悄想：若真有来生，换我来等你一次。若要错过，也请换你来拒绝我。

至少，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候。

* * *

后来，听闻你有了女朋友。

也就是在那段日子，我从东门走过来，撞见了你们。

我远远地看到她骑着自行车，而你，就这样坦然地坐在她的后座上，任由她有些吃力地蹬着车子载着你。

我被定在原地。

原来你也可以这样自然地进入另一个人的日常。可以坐在她的车后，可以被她载着走，可以和她一起穿过校园里那些再平常不过的路。

而那些我曾无数次想与你分担、却始终不敢伸手触碰的琐碎人生，终于由另一个人替我抵达了。

我停下脚步，退到路边，静静等待你们经过。

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余光瞥见，你的目光似乎也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车子掠过，风也跟着过去了。

李彦茗后来告诉我，因为你们志趣相投，在一起很快乐很幸福。我听着，竟然没有太多反驳的力气。

从你成为我同班同学的那天起，到那一刻擦肩而过为止，我记忆里与你并肩的多数时刻，自己都是低着头的。每次与你并肩，我的心跳都像过载的引擎，疯狂冲击着胸腔。

可她却可以那么自然地载着你，和你一起穿过校园。

＊ ＊ ＊

说来荒诞，我只吃过李泠的醋，就因为她坐在你旁边看你打牌；就因为梦里她说你是她男朋友，我就嫉妒得不行。

可真正看见你有了女朋友，我反而没有想象中那样失控。

你本就不属于我。

后来，我也知道，你身边一直有人陪伴。你那么好，理应被人认真喜欢，也理应走进属于自己的幸福里。

我当然会有遗憾。只是那遗憾里，也有一点很轻的祝福。

我爱的人曾喜欢过我，这已经很足够了。

＊ ＊ ＊

我失去了和你相恋的可能，也没能留住和王策的友谊。

那几年，好像所有人都在离开。

＊ ＊ ＊

你恋爱后，我受几个同学邀请，去了北戴河。北戴河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你送给我的石头和贝壳，我还珍藏着。

同行的一个男生说：“要不，我做你男朋友吧？”

我想了想，说：“那就试试吧。”

你曾说过，做别人的女朋友没有那么难。也许，我也该试试看了。

可站在湿冷的海风里，我忽然觉得很空。

＊ ＊ ＊

幸好，往后余生，我没有再遇到像你这般能够夺人心魄的人。

你和我说话，我都会脸红低头；被你抱一下，几乎要心脏骤停。

我后来常常想，我的心脏明明很健康。

只是那时的它，真的太喜欢你了。

（我们唯一一张二人的“合影”）

45.为自己出征，与最后的目送

我的心脏虽然很健康，但在漫长的自我放逐里，我的心还是一点点病了。我越来越难以独自承受，也终于不得不承认：仅靠自己，我已经走不出来。

孙玮，我该一个人去治病了。

这一次没有你陪，我也要学会独自生出勇气。

＊ ＊ ＊

开学初，我走进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那里的预约机制像是在跟我玩“时间差”：这周的崩溃，要等到下周才能在心理老师面前“复现”。

在等待的缝隙里，我已经独自坠落过好几次，又在下一个清晨伪装成一个完好无损的正常人。那时我多希望有人能够发现，我已经掉进一口漆黑的深井，既无法自救，也不懂得怎样求救。我这不是一场短暂的难过。我是真的病了。

可一周后，当我终于坐到心理老师面前，那些痛苦早已被我

强行压了回去，显得像是小题大作。我表现得太过正常，连心理老师也没有察觉，觉得我挺正常，甚至让我别再约了。

其实，我是个连面对医生都不愿全然卸甲的人。

最痛苦的一次，我已经无法继续独自硬撑。我在晚上九点冲进咨询室，哭着哀求那位刚下班的老师给我加个号。

他留下来陪了我四十五分钟。最初的四十分钟里，我几乎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老师没有催促，也没有追问，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我像个坏掉的水龙头一样哭到停不下来。

而且来诊室之前，我其实已经哭光了好几包纸巾了。

第二次咨询，我除了哭泣，也终于小心翼翼地聊到了你。

我问他，为什么面对两情相悦的爱情，我第一反应竟是害怕？其实我心里隐隐希望，他能像推一把秋千那样，给我一点去找你的动力。可他没有劝我，也没有替我做决定，只是推荐给我一本很薄的小书——《为自己出征》。

那本书击中了我。

那一刻，我还不能完整地解释自己。只是隐约觉得，自己就像那个穿着厚重盔甲的骑士，可穿得太久，竟和身体长在了一起了，它保护过我，也困住了我。

读到那里时，我竟又哭了。

回忆里的心理咨询，大部分时间，我就是一直在哭。那里真是一个很适合一直一直哭下去的地方。

像书中骑士的泪水一点点融化盔甲一样，我那些决堤的眼泪，也在缓慢瓦解自己身上那层看不见的东西。

再见心理老师时，我们聊到了童年。

他问起我的过去，问有没有特别伤心的事情。我很肯定地说：“没有。”

在那一刻，我甚至连自己都骗过了，却骗不过心理老师的眼睛，那个斩钉截铁的“没有”，反而像是一种欲盖弥彰。

但我还是想起了一件事。

有次在苏州和妈妈聊起初中时被爸爸冤枉的经历，我哭得泣不成声。

那是初中时，仅仅因为有个男生喜欢我，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我爸就冤枉我恋爱，甚至威胁要“打死我”。那时的我满心委屈：别人喜欢我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惩罚我？那种无处申辩的惊恐与委屈，让我恨透了那个男生，也恨透了“恋爱”这个词。

我站在 20 岁的关口，感觉无力挣脱那种痛苦。

在咨询室里，泪水又不争气地决堤。

也许从很早以前开始，“被喜欢”这件事，就已经和恐惧绑在了一起。我无法决定别人是否喜欢我，却要承受它带来的惩罚。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动”。不动，则不伤。

也许后来，面对你的喜欢，我才会那样害怕。

孙玮，对不起。

我还没能好好长大，所以没能好好爱你。

咨询室到最后，我也快要离开北京了。老师问我：“你发现了吗？你哭的时候，嘴角是在上扬的，看起来像是在笑。”

我愣住了：“我连哭，都像是在笑？”

他告诉我，我心里可能有很深的防御。那些被我斩钉截铁地否认掉的伤害，也许并不像我说的那样不存在。原来我连痛苦都要包裹上一层“我很坚强”的伪装。

＊ ＊ ＊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一点点学着拆掉那身盔甲。有时拆下一片，就疼一次。可我也只能这样，慢慢把自己重新捡回来。

我离“快乐的猪”越来越远了。

如果一直做那只快乐的猪，我或许没有足够的智慧理解这段感情；可等我终于从猪变成人，却已经错过了与你相爱的唯一窗口。

此题，注定无解。

如果你我不曾相遇，我也许可以心安理得地平静过完一生。可你偏偏惊扰了我的深林，让我再也不能装作自己从未听见过风。

后来，我试着学你的样子，淡定地去处理琐事，去独自看病。每次害怕时，我就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偷偷向你借一点勇气。假装你就在我身边，这竟然也能真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我想，在我最难熬的时光到来之前，命运先把你带到我身边。

这已经是它少有的仁慈。

＊ ＊ ＊

有人问：“爱而不得”和“未曾相识”，你选哪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答案是“爱而不得”。哪怕要再经历一次这些苦楚，我还是祈求遇见你。

那曾经是我最诚实的答案。

＊ ＊ ＊

幸运如我，曾遇到一颗为我奔赴的流星，

我多想问它：你能不能停住，不要走？

可流星终究要奔向自己的轨道。

那我便只剩一个愿望：

愿它奔向幸福，哪怕那幸福，早已与我无关。

第五部 回声

46.梦里，迟到的“我愿意”

今生，我只能在梦中与你重逢。

但就在那片我无法掌控的领地，你总是温柔的。

在我所有关于你的梦里，你是那个最安静、最安全的所在。

＊ ＊ ＊

记得 2020 年前后，我曾清晰地梦见过你，孙玮。

梦里的校园格局全变了，细雨绵绵，冷清的校园空无一人。一条环绕广场的河流，既有溪水的清冽，又带着大海的潮汐。

雨水落下来，我像个重获自由的孩子……在雨中肆意奔跑，看着海浪卷起又落下，在浪尖与沙滩之间跳跃往返。

等我玩累了，很开心地笑着。

雨势渐大，我钻进了一处温暖干燥的巨大岩石下躲雨。我望着雨幕发呆，你突然从左边闯入我的视线，也跑来这里避雨。

那一瞬间，我像现实中无数次撞见你一样，彻底僵住了。紧张攫住了呼吸，我本能地半低着头，不敢看你。你背着大学时的

书包，没说话，只是沉默地陪我看着漫天雨色。

你看了会儿雨，目光慢慢移向我，然后转身正对着我。

你突然开口打破平静，声音如初：“你现在，还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那一秒钟，大学时光与现实岁月在雨中交汇。我第一反应竟然还是怀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当年的拒绝，等我答应后，再狠狠推开我？

原谅我。哪怕在梦里，我也没能立刻相信自己会被这样纯粹地喜欢。

但那只是最后一丝怯弱。我给出了这辈子最坚定的回答：

“我愿意。”

哪怕下一秒你会说“我开玩笑的，只是想让你尝尝失去的滋味。”我也绝不后悔。至少这一次，我没有躲。我终于仰起头，第一次毫无闪躲地迎上你的目光。就算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也由我来承担。

我只是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站在那里。

你伸手将我轻轻拥入怀中。

我这才知道，你的怀抱，比那个慌乱的夜晚更温暖，更安心。那一次我心跳得太快，什么都没感受清楚。这一次，我终于把它感受完整了。

你把我搂得更紧了一些，像是在确认这一刻的真实。

那一刻，许多年来的伤心郁结，像被雨水慢慢冲散了。

我们岩下依偎着牵手，开心地聊天，笑话当年两个人怎么会那么傻，明明差一点就可以走到一起。那些曾经的担忧，在甜甜的空气里悉数烟消云散。

可是，雨还没停，梦境就开始坍塌。故事的后续变得模糊，你的声音渐行渐远……

我醒了。

故事的最后，一如既往，我无法留住你。

可那一句“我愿意”，我终于说出口了。

哪怕只是在梦里。

47.时间长河里的刻舟求剑

有一年我路过你的故乡兰州，去吃你念叨过的拉面。

可惜啊，我没吃到肉。

就像你曾描述的那样好大一盆，老板问了一句什么“汤面”，我只会傻乎乎地重复：“嗯，普通的牛肉面。”老板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最后，我吃了一碗没有牛肉的牛肉面。

孙玮，都怪你。谁叫兰州的牛肉面点餐那么复杂，我这个笨蛋点了一碗“牛肉面”，碗里竟然真的只有面。你大学时只顾着教我怎么擦嘴那种小事，怎么就没教教我，在你的故乡点碗面，最好还要配一个本地熟人。

我不知道你家住在“黄河铁桥”的哪一头，于是我像个不知疲倦的钟摆，在桥的两端反复穿行。我想，只要走得次数够多，总有一步能和你当年的足迹重叠。

＊ ＊ ＊

2018 年左右，你说你也去过我长大的城市——新余。

你在我们电力的微信班级群里说：“我去新余出差了。”

有同学居然还能记得，说：“这不是刘灵枫的老家吗？”

你说：“好像是哦。”

那个曾在 2006 年暑假无数次幻想你会突然降临的城市，终于在很多年后，以这样轻描淡写的方式，和你发生了关系。

可你真正来到那里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你走过我成长的路，我走过你生活的城。我们却在错位的时光里，完美避开了彼此。

我们在同一个时区，却有着一辈子的时差。

＊ ＊ ＊

后来，我因为出差回到北京。住的地方种满了成排的槐树。我面上和南方的同事谈笑风生，内心却被那些熟悉的树影刺痛。

离开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槐花盛谢十年，梦里杨柳依稀。痴情人来复去，尘缘尽归途没。只叹情深缘浅。北京。北京。

——2016年8月5日于北京小汤山

＊ ＊ ＊

有一次在吉隆坡，茶喝多了睡不着，翻来覆去，又想起了你。

我的房东说，我大概是“文艺病”又犯了。

＊ ＊ ＊

回忆过去，算不算在时间的长河里刻舟求剑？

昨晚我又梦到你了。

梦境的迷雾里，我总在逃避某种莫名的追踪。你不知是否有意，总会出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自顾自地忙碌着。只要你在那里，那些让我害怕的东西就会慢慢退散。

我们互不打扰，各做各的事，空气里却安静得像从未分开过。

可结局周而复始：等我不再害怕，你通常就会起身离开。而那个胆小的我，还是没敢追上去和你对视一眼。

＊ ＊ ＊

这十几年的光阴里，我见过王策两次。

第一次重逢，他似乎终于放下了当年的执念，孑然一身返回北京。我隔着南方的风，真心希望那个曾经如此憨厚、如此赤诚的男孩子，余生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

2022 年，王策再次来广州出差。我去越秀区见他，陪他在珠江边漫步，在甜品店“虚度光阴”。他还是那么真诚，带着点憨态可掬的少年气，仿佛时光在他身上按下了暂停键。

看着江边悠闲的钓鱼佬和广州遮天蔽日的榕树，我恍惚觉得自己回到了十多年前。

王策说，现在连小学同学都能一眼认出他。我笑着接话：“何止啊，要是你在广州街头路过，我也能一眼把你认出来。真没看出来你还会‘逆生长’，老天爷对你真好，现在真是特意来补偿你。”

王策沉默了半晌，闷闷地回了一句：“那有什么用，我希望这些补偿，能给年轻时候的我。”

那一刻，我接不住他的话。

我们聊了班里那些四散天涯的同学，却心照不宣地绕开了那个叫“孙玮”的禁区。

得知我也步入高校任教，准备远赴异国读博士时，他轻声应道：“挺好的。”

他大概也想到了你。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再往下说。

＊ ＊ ＊

后来，我也曾在网上看到过你的消息。看到你继续走在电力领域里，走得很远。那些论文、那些研究、那些我无法参与的人生，都让我觉得：果然是你。

当年你在物理课上当着全班的面宣告对物理的“深恶痛绝”，后来却成了电力领域的专家。

我想你也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吧。这些我没有参与的人生，愿你一路有人同行。

48.无人知晓的麦田

2014 年，我和闺蜜一同去丽江旅行，我再次听到了你的消息。

李彦茗提起你，她漫不经心地问我：“当初你们为什么没在一起啊？”

那一刻，我心头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愤怒。

你为什么问得这样随意。

我甚至想反问：难道当年的散场，没有你的一份“功劳”吗？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都是微乎其微的因素。

在我心中惊天动地的悲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我们的故事，也许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两个大学生无疾而终的暧昧，轻如鸿毛。只有我这个傻子，把这粒尘埃当成泰山，放在心里。

我看着窗外丽江明媚的阳光，垂下眼帘，轻声叹道：“也许是我当时没准备好吧。”

李彦茗告诉我，她也曾问过你。

而你的回答是：“是我把她逼得太紧了，所以她才没有答应。”

孙玮，原来我们都曾笨拙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却没有真正问过对方一句：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试一试？

直到这里，我意识到那个关于“爱而不得”和“未曾相识”的问题，也该有新的答案了。

我仍然感激今生遇见你，可当我终于看见你曾在这段感情里可能承受过的疼痛，我反而舍不得再这样许愿了。

如果命运真的还有一次重新安排的慈悲，我愿它把你送往一个没有我的春天。

＊ ＊ ＊

我们的故事，终究不是言情小说。

没有天降的机缘，没有共同好友的撮合，也不会因为彼此有情，就自动生出一个转折。

它就像某片无人经过的麦田，曾因一个人变成金色，又在漫长的风里，慢慢沉寂。

没有观众。

没有回响。

也没有人替我们，把那句迟到的话送到对方面前。

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长亭折柳，而是我们早已在毫无察觉的时候，和很多人见完了此生最后一面。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我已忘记最后一次见到你，究竟是什么场景了。“失去”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无数个瞬间反复发生的结果。

而这颗曾因你而真切跳动过的心，便是你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我已坦然接受这份清醒的痛苦，它至少胜过麻木的快乐。因为你，我的一部分再也做不回那只快乐的猪了。

49.关于你的日记，我终于停笔

2007 年 2 月那个清冷多雨的寒假，我蜗居在苏州的阁楼里，心绪纷乱，几乎一刻不停地落笔。那时的我，有太多话堵在心口，却没有一句能说给你听。我想你，却没有立场联系你；我想向你求救，却连开口的资格都失去了。

写下来，是我那时唯一还能为这段感情做的事。

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记住你，却是我一个人的重负。独自拥有这段记忆，究竟是恩赐，还是惩罚，我已无法回答。可我也知道，若不是当年落笔，这一切大概早已随风而散，连我自己都会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此后多年，这些文字被我搁置在旧电脑深处，直到 2026 年的初春，才被重新翻开、整理，成为现在的模样。

整理时，我仍决定尽量保留它们最原始、最笨拙的模样。只是留在书稿里的痛，终究不及当时的万分之一。作为一本书，它只能抵达这里；而那些曾经让我痛到无法发声、也无法向任何人求救的部分，终究无法完整进入纸页。

＊ ＊ ＊

很多年后，我已经能够用近乎平静的语气，和故人闲聊，隔着照片看一看旧日的校园。

我有一位远房表哥，曾先后求学于北科大与中科院，后来留在了北京。

今日，他重访京大，特意拍下校园的照片传给我。我贪心地嘱咐他：“去明湖转转吧，帮我拍拍现在的湖畔。”因为我和孙玮曾并肩坐在那里，也因为想再看看那棵槐树。他遗憾地回复，因是去谈合作，已经离开了校园。

看着那些熟悉的草木与红砖，我心里泛起一阵微苦的怀念。我告诉他，关于那段岁月，我竟一笔一画写下了这么长的回忆。

他满是好奇地追问：“那我呢？我是否也藏在你的字里行间？”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写的是那段懵懂的大一大二，那时我还没和他这个远房亲戚相认呢。

我对他说：“不要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才是真正的幸运啊。

因为人类的文字，大多是用来寄托遗憾的。若非心底有无法放下的执念，是很难熬过漫长岁月，写下这十几万字的。”

好啦，现在，他也进入我的文字里了。

＊ ＊ ＊

孙玮，我后面的人生也遇到了很多优秀、有趣而独特的人，相信你亦如是。但再也没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让我如此遗憾。

对不起，孙玮。

其实从一开始，你喜欢的人本就非常非常喜欢你。

只是这句话，来得太晚了。

那份从未真正抵达你的心意，最终成了一条无声的暗河，在我生命里流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流向它该去的地方。

我们的故事之于我，一如星辰坍缩：光芒虽逝，引力永存。

那个曾被你守护过的“小木”，早已独自穿过了那一年的凄风苦雨，一个人走过了漫长的路；而我心中那个耀眼的少年，也永远定格在了 2006 年的那个秋天，我们再也无法回航的秋天。

行文至此，那些在光影里飞舞的尘埃，终于静静坠落。

我松开了时间的绳索，不再去追逐那束早已熄灭的光。

谢谢文中所有出现过的人，谢谢你们，路过我的青春。

＊ ＊ ＊

风到此停驻，水到此止步。

多情应笑我，念念皆无声。

关于你的日记，我终于停笔。

2026 年初春，于广州

番外一 如果那封信送到了

这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春天。

在这条时间线里，那条红蓝手链终于送到了你手上，那封信也终于抵达了它该抵达的人。

＊ ＊ ＊

一、借书

2007 年三月，春天，北京的槐花还没有开。

刘灵枫站在经管学院宿舍楼的走廊上，把刚洗完的头发用毛巾按了按，低头看手机，是黄颜发来的消息，问她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火锅。

她回了个好，把手机揣进口袋，往宿舍走。

经管这边的宿舍楼比电力那边新，走廊宽，采光好，下午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打进来，把地板照出一段暖黄的颜色。她喜欢这里，宿舍里常常乱哄哄的，却是温暖的。

她推开宿舍门，李阳正趴在床上啃苹果，看见她进来，说：

“有人找你，说要借书，在楼下等你。”

宿舍楼门口，他站在台阶下面。黑色的外套，书包背着，手插在口袋里，抬头看见她从楼里出来，没有说话，就是看着她，像是在确认什么。

上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她已记不清了。

“考研的书，”他说，“王策说你有，能借吗？”

“有，”她说，“你等一下。”

她转身上楼，拿了书下来，递给他。他接过去，低头看了看，说：“谢了。”

“没事，”她说。

她看见他手腕上那条红蓝相间的手链，她大一暑假买了两条，一条送给他，说是迟到的生日礼物。自己那条早就丢了。她以为他不过是收下了，未必会戴。

“你居然戴着，”她说，话出口才意识到自己说了。

“嗯。”他把书夹在臂弯里，往外走，两步后回头，“用完还你。”

“不急。”

他走了。她站在台阶上，看着影子被拉得很长，拐过弯，不见了。

＊ ＊ ＊

那天晚上，她和黄颜去吃火锅。

黄颜夹了一片毛肚，涮了涮，说：“今天怎么了，魂不守舍的。就因为见到他了？”

她把筷子放下，说：“没有。我们之间早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两个真是够别扭的。”黄颜把毛肚夹进碗里，“你要是真难过，就别只偷偷难过。去见他一次，哪怕去他面前痛哭一场。”

刘灵枫没有说话。

黄颜给她涮了一片牛肉，放进她碗里：“吃饭。”

二、那封信与这次换我来表白

那封信，她写了很多遍。

2006 年的 10 月 5 日，在思西五楼，一个人坐到快要关门，把那几页纸写完，装进信封，然后被她压在新书架的最下面。

两天后，她一个人在宿舍，李阳她们都出去了，宿舍很安静，阳光把窗帘染成淡橘色，风把窗帘吹起来，又落下去。

她从书架最下面把信封拿出来，拆开，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在最后一行下面，加了一句：

如果你看见这封信，请你知道，我等了自己很久。对不起，我现在才来问你：你还愿意等我吗？

她把信重新折好，装回信封，站起来，把外套穿上，把书包背上，走出宿舍。

＊ ＊ ＊

她去电力学院找他，不是很确定他在不在，走到那栋楼下，往上看了一眼，然后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你在电力学院的楼上吗？

他回得很快：在，怎么了？

她：我在楼下，你能下来一下吗？

他没有再回，过了大概三分钟，她看见他从楼门里走出来，还是那件黑色的外套，下楼梯，推开门，看见她站在台阶下面。

她把那个信封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他，说：“给你的，很久以前写的，你看看。”

他低头，接过去，看了看信封，没有打开，抬起头看她。

“你现在看吧，”她说，“我在这里等。”

她没有看他，在台阶旁边的花坛边上坐下来，她听见风把树叶吹动的声音，听见远处有人说话，听见自己的心跳。

过了很久，他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来。

他把那封信叠好，重新放进信封，握在手里。

“最后那句话，”他说，“是新写的。”

“嗯，”她说。

“什么时候写的。”

“你来借书之后写的。”她说。

“你写这封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

“不敢再打扰你，”她说，“觉得自己不配。”

他沉默了一会儿。春天下午的阳光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并排

投在地上，两道影子之间留着一点距离。

“现在呢，”他说。

她抬起头，看着前方，叹道：“现在觉得，等待真的很辛苦。”

停了一下，她又用小得快听不见的声音说：“万一你也需要我呢。”

“所以，”她说，“我来了。”

她没有看他，就是看着前方，远处有几棵树，叶子刚长出来，嫩绿的，很浅的颜色，在阳光里看起来有点透明。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吗，”他说，“你说不行那天晚上。我回去把你的短信都翻出来想加锁收着。”

他停了一下，语气很平地说：“但是丢手机之前的信息，全没了。”

她低下头，说：“对不起。”

他没接这句话。又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要不这样，

下辈子换我来表白，你来拒绝我，公平一点。”

“要不，”他说，语气很轻，带着一点她一时辨不清的意味，“你试试，我这辈子就直接拒绝你？”

她心里跳了一下。她在来之前就想过了，只要能迈出这一步，就已经足够了。

她抿着嘴，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深吸一口气，抬头看着他，说：“我很喜欢你，孙玮。我还能和你在一起吗？”她停了一下，努力放平声音，“你可以拒绝我了。”

他没有立刻说话。

“你确定？”他说。

“确定，”她说。

“上次，”他说，语气懒洋洋的，像是在翻一件陈年旧账，“也没想到你会说不行，结果你说了。”

她心里猛地往下沉了一下，已经猜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心里泛起阵阵酸楚。

“那要是我答应了，”他说，“你可不能再说不行。”

她愣住了。

他看着她：“我们在一起，这不是你要说的吗？”

“就，”她说，“就这样答应了？”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答应？”他说。

她眼眶忽然有点热，低着头没说话。

“你刚才，”她说，“是故意吓我的。”

他只是轻轻笑了下，说：“谁让你上次真说了不行。”

她盯着他，说不出话来。

三、明湖边

明湖的水在傍晚是很深的蓝色。

他们沿着湖边走，柳树垂下来，槐树还没有开花，空气里已经有了一点淡淡的甜。

她走在他右边，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

“孙玮，”她说，“你有没有后悔过，等我。”

“后悔倒没有，”他走了几步，“来了就好。就是那时候，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

她低下头：“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伸手握住她的手：“现在知道了？”

“嗯。”

她想，以后每次闻到槐花，就会想起这一天。

槐花还没有开。

可是，在这条没有发生过的时间线里，春天已经来了。

番外二 如果我们曾经拥有日常

2007 年初春，综合食堂。

下课的铃声刚过去不久，食堂里像开了锅一样。我坐在长条凳上，双手托腮，正对着桌上的牛肉面发呆。

你走过来坐下，刚从电力精工实验室出来，额前的碎发有些乱。你没有多余的小动作，只是把那本厚厚的《英文优秀论文集》稳稳地放在桌角，把校园卡压在书皮下，露出橘色的一角。

你坐在那里，整个人像在喧闹的食堂里划出了一小块安静的地方。

你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面前几乎没怎么动过的面，淡淡问：“面不好吃？”

“不是。”我立刻坐直，像终于等到了可以倾诉的人，“我是在等孙大才子来给我解惑呀。我是在认真研究咱们食堂大师傅的刀法。你看这牛肉，薄得多有水平，几乎已经进入了原子量级。”

我继续一本正经：“所以我决定给它起一个新名字，叫‘量子牛肉面’。你觉得怎么样？”

你没接这种毫无逻辑的槽，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在那儿胡闹。

你轻笑了一声：“我跨过半个校园，不是来听你研究牛肉的。”

我笑着说：“你从那么远的实验室走过来，辛苦了，奖励你一点甜的。”我剥好一瓣橘子，递给你。

“你去了经管以后，话更多了。”

“有吗？”我眨眨眼，“那可能是因为我最近被养得太好了，说话都傲娇了。”

你没有接话，只低头看了我一眼。

我却觉得，你分明又想笑。

我托着下巴看你：“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眼光特别好？”

“嗯。”

“这么敷衍呀？”

“对，你眼光确实不错。”

你把校园卡收回书里，站起身。

“走了。”

“去哪儿？”

“自习室。”

“我还没吃完呢。”

你看了一眼我的碗：“你已经研究完了。”

我不服气地拿起筷子，象征性地夹了一口面：“我这是被你打断了学术进程。”

你低头看着我，语气依然淡淡的：“那篇英文论文，语法还没改。”

我立刻警觉：“所以你是来抓劳动力的？”

“嗯。”

“你承认得也太快了吧。你这是压榨劳动力！”

你把论文集夹在臂弯里，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来等我。

“小长工。”

我瞪你：“哼。”

“你不是愿意吗？”

我愣了一下。

食堂里人声鼎沸，餐盘碰撞的声音、窗口阿姨的喊声、同学们的笑声混在一起。可那一刻，我好像只听见了你这句话。

我低头，追上去，轻轻拽了一下你的衣袖。

“嗯，我愿意。”

你没有说话。

只是放慢了脚步。

你推开食堂沉重的玻璃门，顺手抵了一下，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待我走过去，你才松开手，不紧不慢地跟上来。

食堂门口的风迎面吹过来，带着初春一点微凉的气息。

那一刻，世界很普通。

普通得像我们真的拥有过这样的日常。

＊ ＊ ＊

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在我心里，它发生过。

像一条没有被选择的支线，安静地停在时间的另一侧。

番外完

附录：

本附录所收录的短信，均来自当年手机、日记及记忆中保存下来的真实记录。

2006 年 7 月以前，我也曾将许多短信誊抄在另一本本子上，只是那个本子在当年便已不幸遗失。因此，书中保留下来的短信并不完整，却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回声。

知道了。2006/07/16 22:58

晚安吧 2006/07/16 23:51

晚安了小木。

2006/07/17 23:11

今天去医院了么 怎么了你

2006/07/17 23:23

没什么事吧

2006/07/18 10:02

搞笑我睡了 2006/07/18 23:36

不好意思又发错了。2006/07/18 23:37

你还好么 2006/07/20 22:25

我也好 2006/07/20 22:29

收到 2006/07/20 23:11

早点睡吧你 晚安 2006/07/20 23:11

那睡吧 我也没什么事 晚安了。2006/07/21 22:38

今天 李彦茗走 老大小强要值班我去送送她吧 2006/07/22 13:33

原来你和她那段时间都还在北京吗？我并不知道。

好家伙这么能睡，不过我还没睡醒呢 我不去送了 他的时间跟我合不到一起 我还有课 2006/07/22 15:11

没打扰到 我还能睡着的。强吧技术这是 2006/07/22 15:23

那你玩吧 2006/07/22 15:25

我一天保证十二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睡的我头晕 2006/07/23 09:50

特大的雨 2006/07/24 16:56

没有 今天不上课 2006/07/24 17:02

去人大了 你还好吧 2006/07/24 17:07

你说以后要介绍你人大的同学给我。可这些“以后”，后来都没有发生。

还好还好 就是想你的时候就不好了。2006/07/24 17:13

你快吃饭了吧， 我也该吃饭了 但我要顶着大雨去吃。2006/07/24 17:18

遵命 2006/07/24 17:21

没有 今天很高兴和同学去游乐场玩了 挺好的 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去吧 很好玩的 2006/07/26 21:20

再也没有机会一起去了。

我知道 刚才没看着 2006/07/26 21:37

你没有事吧 是不是中午没睡 以后睡觉就好了。2006/07/26 21:39

干嘛呢 2006/07/28 21:32

饿 2006/07/28 22:04

生气了 2006/07/28 22:22

收到 2006/07/28 22:27

会啊。
比我让你知道的，
要多很多很多。